

目 录

- 姜应芳起义史料辑录 竺柏松辑 (1)
- 姜应芳起义资料 罗启光辑 (47)
- 陈拱歌 陈纹藻整理 (54)
- 阎锡山在山西 山西省政协供稿 (91)
- 清末民变年表 (上) 张振鹤 丁原英 (108)
- 山西五卅运动宣言 山西省博物馆张献哲供稿 (182)
- 沪案演讲稿 山西省博物馆张献哲供稿 (195)
- 张敬尧在天津的地产 吕万和辑 (208)

JINDAISHI ZILIAO

No. 3 1982

- Extractions of Historical Data Concerning Jiang Yingfang's Uprising.....Compiled by Zhu Baisong
- Some Data Concerning Jiang Yingfang's Uprising.....Compiled by Luo Qiguang
- Song of Chen Gong.....Compiled by Chen Wenzao
- Yan Xishan in Shanxi.....Contributed by Shanxi Provinci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 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Mass Uprisings in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Part I)Zhang Zhenhe and Ding Yuanying
- The Declaration of the May 30th Movement in 1925 in Shanxi.....Contributed by Zhang Xianzhe of Shanxi Provincial Museum
- Manuscripts of Lectures on the Massacre at Shanghai in 1925.....Contributed by Zhang Xianzhe of Shanxi Provincial Museum
- Zhang Jingyao's Landed Estates in Tianjin.....Compiled by Lu Wanhe

姜应芳起义史料辑录

竺柏松辑

说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贵州省东部天柱和清江（现剑河县）地区爆发了一次以侗族农民为主体的反清大起义。起义历时十三年（1855年—1868年），前期（1855年—1862年）著名领袖为姜应芳和龙海宽，后期为李恒吉和陈大六。

姜应芳，天柱坌溪（现织云公社坌溪大队）人。起义后，自称“奉天伐暴灭清复明统领义师定平王”，提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你莫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来分田”。在汉寨根据地，曾实行“将各村粮田插牌分种”。姜应芳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姜应芳起义的口头传说、民间歌谣、抄本、实物资料和官方记载都相当丰富。1976年10月至11月，我和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75级21名学员去天柱、剑河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问。兹将所得史料选录如下。凡文中（ ）内的文字都是原作者加的夹注。较长的注，我把它移在本页下，并注明系原注。〔 〕内的字是我作的校正，【 】是我增补的字。这些资料，虽然我尽可能作了一些注释，但在文字和叙事上仍有费解或不甚清楚之处，为保持资料的原始面貌，不敢遽加改动，仍按原样刊出。

江口屯“洗甲碑”碑文

按：此碑为当时援黔楚军总兵李光耀攻破江口屯后所立。碑立于江口屯河边悬崖半腰一山洞中，人很难上去，故碑至今仍完好保存。此碑文是实地摹写记录下来的。

江口屯，一名九龙山。咸丰间，李、陈诸逆踞为巢，僭号召苗、教，荼毒楚、黔。同治戊辰，提师拔之，江水为之赤流。时十月甲子日^①也。吁！予本不嗜杀。然为戡乱计，遂使逾万之众同归于尽！后之人，其顺逆存亡之理，试仔细思量。

湘乡李光燎题

按：碑文左下方尚刻“朱际平题”五言绝句一首：

昔闻江口名，
今见江口水；
江水长悠悠，
千古之有理。

江口屯题壁诗

按：《江口屯题壁诗》亦名《江口屯怀古》，广泛流传于天柱汉寨和剑河江口屯附近的侗族村寨中，至今不少侗族老人仍能吟唱。这些诗不著撰人姓名，据传亦为镇压江口屯起义军的李光燎所作；但也可能为以后的一般封建地主文人所作，论点荒谬，但反映农民起义的事实。这里的四首诗是我根据凯寨侗族老人姜大良（现年七十二岁）的口头吟唱和原天柱县政协罗肇辉先生（已去世）等的笔录互相参校整理而成。

—

耕夫尽属痴汉，
不仿儒教吃饭；
只宜去祭先农，
怎么来祝圣诞？
夫子莞尔而笑，
颜渊喟然长叹；
樊迟见之喜欢，
咱的弟子能干。
孔子周游列国，
只可用他挑担；
不关世情改换，
只因爱担卵蛋！

① 即十月二十一日，公元为1868年12月4日。

二

百年称寇^①此山头， 滚^②得蛮王拜冕旒；
 丽日青松苗殿阁， 斜阳荒草叛骷髅；
 萍魂飘泊三蒿水， 树血染成一段秋；
 几见深山留胜迹？ 白云红叶两悠悠！

三

绝顶山头王气终， 蛮家割据总成空！
 两江天堑三军破， 一屯云横四面攻；
 肇乱皆缘姜逆叛， 削平全仗楚英雄；
 称戈几辈今安在？ 都付苍烟落照^③中！

四

几辈英雄数载休， 半场空据此山头！
 蛮家寇盗埋荒冢， 楚国征衣成古丘；
 人事已从草泽谢， 骷髅仍向剑江浮；
 可怜逾万生灵血， 染就寒林一段^④秋！

中和团兵苗变劫记

龙 绪 昌

按：龙绪昌是天柱县冷水寨（现水洞公社所在地）人，据说是一个庠生，生卒年月均不详。从本文内容可知他是冷水寨地主团练“中和团”的一员，亲历“燹劫”，“目睹手注”，因此带有“实录”性质。据本文写到1872

① 有的传抄本“称寇”作“窃踞”。

② 有的传抄本“滚”作“浪”。

③ 有的传抄本“落照”作“夕照”。

④ 有的传抄本“一段”作“一色”。

年张秀眉被捕后结束，可以推知大致写于1872年以后不久。作者的地主阶级立场十分明显（如所说的“保身计”、“十则事”），但同其他有关资料对照，发现其记载较为真实。本文由近七百句十字句构成，适于说唱，颇有特色。

本文从未出版印行过。一百多年来，它在天柱县冷水、汉寨附近侗寨被辗转传抄而保留到今天。是了解、研究姜应芳起义的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我在天柱县看到的传抄本主要有两种：一是黄桥的王绍周本（据王在抄本后记，1936年他在高渺龙球成家照老本抄来）；另一种是冷水龙运生本。本文系以龙运生本为底本，参校了王绍周本，并对之作了分段、标点和必要的注释。

善则流芳百世 恶则遗臭万年

自序

尝闻天下之安危，国运之兴衰。一反一复，一治一乱，古之常也。即表诸本朝，自顺治宏开基业，德周恩普，天下大定。至咸丰初登龙位，下有长毛叛首，僭称太平王，虎踞南京，战夺天下七都省，有争王图霸之志；下有叛苗贼酋，敢呼“张元帅”，霸占台拱，攻破黔疆十余县城，有掳财抢物之心。

今我所记之事，从甲寅、乙卯台城肇乱，攻击郡县，城陷官亡，先予略表。及至咸丰末年，汉寨教匪黄巾贼乱，予等齐团，协同官兵攻破坝平，剿除黄巾，渠魁潜逃。因谋复仇，深入贼巢，暗勾匪类。待至咸丰之末、同治之初，暗渡清江八卦河，潜入犁元坡，攻破黄桥，烧杀岑卜一带，玉石俱焚。自此以下，势如破竹，致有三烧冷水之惨，三破天柱之乱，而乌合之众，虎踞汉口，四路掠杀。惟我寨，贼呼为“冷水虎丁”，三拒贼王，三场大战，神惊鬼哭，而尸横遍野。始则一获一失，继则一拒一胜。予等筹十余载之机谋，保上下屯之众庶，饥不甘食，寝不安枕。而斯劫之中，有水火刀兵之殃，瘟疫摆子之苦，复有豺狼虎豹之患，更加凶荒之惨，而地方之民，所存无几。即云我寨，清平时，甲分两保，

户按八百，今定乱之后，仅存一二。

思予等既御苗匪，复办军需，方见太平。是以我寨父老佥请于予，将斯一劫已往经过之事，一一录记，遗诸后人。先记南京太平之乱，次及我寨黄巾贼反。而上方苗匪之叛，并遭一劫之苦，行行非虚。内有或战或守之策，遗喻后人效之；而投降顺苗之则，遗喻后逢者止之；后有十愁之事，遗喻后人乱时对之。今将我三寨所遭之大劫大难，借以纂成一本劫记，并诸苦楚，致令后人闻之，虽铁石心肠，无不痛心疾首，而泪下数行也哉！

龙绪昌谨记

兵燹纪实

顺治王，龙飞位，民安国泰，
刀归库，马放山，宇宙清平。
至咸丰，登龙位，天下大乱。
太平王，起叛兵，四海纵横，
占七省，霸南京，开科取士。
咸丰王，下圣旨，四路兴兵。
曾国藩，杨载福，统兵百万，
困南京，断粮道，大战数春。
曾大人，施妙计，深开地道，
筑火药，在里面，约时并行，
举号旗，同放火，地道震破，
石城墙，飞崩颓，大破南京。
水陆道，截长毛，擒杀无数。
叛太子，逃边界，九龙山屯。
太平王，十余载，大乱天下，
曾国藩，东西征，才把功成。
太平王，统残兵，意欲逃遁，

杨载福，撞出阵，接队交兵。
不数合，太平王，被擒归案；
到辕门，斩首时，引颈受刑；
笑三声，大数定，难把功成^①。

有讥太平王诗曰：
叛夺七都计网筹，四方多难几春秋；
僭王妄把乾坤定，岂忆雄躯剑下休！

去此事，表贵州，苗因粮乱；
趨客户，逐屯堡，四路烟尘。
韩大人名超，统兵丁，血战数载；
奈孤军，难取胜，苗叛更兴；
破州城，并府县，只是逃遁。
弃老少，抛妇女，惨遭戮刑。
至咸丰，十一年，我境亦变。
有汉寨，刘发保，吃斋哄人。
白莲教，迷人心，个个投顺。
坝平村，造黄帕，敢起反心。
龙海宽 玉岩等，称王作霸；
在坝平，立反旗，灭清复明。
不一时，坝平地，反旗一遍。
数万人，刀枪矛，剑戟纷纷。
天柱县，闻飞报，心惊胆战；
调将官，吴宏贵、宗发开们。
设良谋，施妙计，勿容久停；
统雄兵，登汛地，把营扎驻。

① 以上五行叙述太平王（即洪秀全）结局的文字，显系当时传闻污蔑之词，与史实完全不符。

调皮厦，龙光锡，几百义丁。
 于正月，十四日^①，分路进剿。
 吴宏贵、宗发开，左右进兵。
 龙光锡，断中道，三面攻打，
 杀得那，白莲教，四散五零。
 跑东西，奔南北，满地枪炮。
 炮打死，矛杀毙，活擒归案，
 到辕门，皆斩首，号令万民。
 得反叛，花名册，一一搜捕。
 投贼者，出银两，悔罪投诚。
 论国法，本皆要，九族同罪；
 改前过，洗后染，免加诛刑。
 有渠魁，龙海宽，漏网在外，
 入贼穴，勾匪类，仇谋相侵。
 壬戌岁，咸丰终，同治登位。
 至三月，十八日^②，暗度卡门，
 进本境，众生灵，一时无措。
 有老少，并妇女，四路外奔。
 众苗贼，到此地，一朝半夜，
 恐围困，转巢穴，复作良民。
 谢县主，闻飞报，苗入境界，
 富隆阿^③旗下人，任都司，亲出马，统兵起程。
 到皮厦，听奸计，剿冷水村。
 到四月，初二^④早，围杀不情。
 孰知道，天好生，大雾迷面；

① 阳历为1861年2月23日。

② 阳历为1862年4月16日。

③ 即富珠隆阿。

④ 1862年4月30日。

计毙者，不满十，竟老弱民。
 苗闻知，是官兵，初杀冷水，
 出大队，截归路，杀败官兵。
 至次日^①，高盈雾，苗兵数万，
 枪总总，炮林林，海角喧声。
 龙光锡，招义丁，保守乡寨。
 文三党清江大广人氏，提长枪，冲锋纵横。
 排阵势，迎贼战，分兵两路。
 文三党，打盘街，身受伤痕。
 龙光锡，扼阳峡，中枪阵故。
 战亡后，散队伍，各奔逃生。
 有渠魁复仇，大地遭殃之诗为证：
 黄巾贼乱始当年，剿洗戎行志不坚；
 猛虎离巢脱锁去，张牙舞爪乱黔边。
 漏网贼，统苗兵，追杀前去。
 一路上，如破竹，势比山崩。
 至四月，二十三^②，初破天柱。
 围四门，把城破，内应开门。
 谢县主，失了城，逃脱性命。
 众百姓，携老少，哭泣悲声。
 我冷水，众首士，泣禀道宪；
 转批准，休失所，顺贼保民。
 是三月，赴思州，投进此禀；
 十九递，二十批，案卷尚存。
 陈道台名思训，是恩官，当赐本靶；

① 1862年5月1日。

② 1862年5月21日。

到后来，大兵至，可保生灵。

稟曰：

“为烧杀无辜，纵贼害民，逼变不变，吁天怜恤事：缘民等不幸，居柱邑西北边界，与清江逆界址毗连。所守隘卡，实为一县咽喉，为十一里必守之路。奉示设团，日夜堵剿，较之别寨，独称苦楚。犹幸贫富困乏，不敢略松。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五日^①，教首刘发保与宗发开约七团之人会议，大半良民，未知所议何事。其会匪等不敢明言而散。继后，民等略知土、教两匪意欲滋事，致请官练百余人，于去岁正月十三日^②，攻打汉寨数家；十四日，连破坝平。其中或密办，或擒拿，斩首数十人。案经荡平，地方赖以稍安。不料派落皮厦、汉寨守御之犁元坡卡哨，遭姜、龙两逆统苗匪于本年三月十七日夜，突然破卡而来，烧杀黄桥等处。黑夜之间，措手不及，在高佑、高渺、客寨、高脚、高盈雾等地连敌数仗，杀死苗匪数百^③人，民寨阵亡者有龙清和、吴国才、王占元等数人。总因一时仓惶，未能取胜，致苗匪冲入冷水寨中，民等四散逃奔。匪向寨内老弱残废未能跑脱者，勒逼要饭。既后即欲放火。因知民等逃奔在外告急求援，不敢久住，立即奔回。

民等归寨，当经本团本村照粮摊派，每石粮出米一石，出钱四千文，共请练勇四百五十名。分扎要隘，守卡堵御，俟粮足协同进剿；并议雇请长练，按户出丁，以期万全，以保无虞。如宗发开、刘尚义、吴应春等，虽云带练，均属滥痞出身，素惯抢砸。借以苗匪至寨为由，串同杨春^④芬等，勒索不遂，唆哄县主，忙^⑤逼民变。而谢县主竟受笼络，统领民等所招堵守隘口之兵练四百

① 1860年12月26日。

② 1861年2月22日。

③ 王绍周抄本（以下简称王本）作“数十”。

④ 王本“春”作“清”。

王本“忙”作“官”。

余名，于四月初二日^①约子时分，天尚未明，反将民冷水九十九甲，通地烧杀一空，炮火连天，杀死老幼数百人^②，掳掠妇女、猪羊牛马、银钱货物，不计其数。害民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凄惨难言。因此各处隘口，并无一人守御。姜、龙两逆匪徒，见火焰冲天，乘间蜂拥而入柱境。宗发开等按兵不动，任其杀烧居民，为害更无底止。似此凶残，无异借磕烧杀逼变。安知民等自咸丰五年办团以来，迄今多载，虽与清逆连界，赖恩鸿福，平安无异。一旦被其烧杀无辜，纵贼入境，早经出外，其余寨内遭被烧杀之人，俱属良民。每思吃皇水土，当报皇恩。民寨虽被烧杀，逼变如此，尚且难变，焉敢平空投逆，自招蹂躏之理？今县主既受笼络，势必将错就错。天柱既以〔已〕无天，又恐黎民不平。愚民无父无母，何所依归？伏乞仁天大施恻隐，俯念民瘼，明察暗访，驱逐逆党，大冤得伸，恩沾再造。不然，黑白不辨，复益冤沉，万难甘心，死不瞑目。为此哀叩钦命大人台前作主，赏准投诚，救民涂炭，恩沾不朽施行^③”。

陈道台思训批示：

“尔等本系良民，因被滥团、朦官办理不善，以致于此。本府早已洞悉。是以大开生路，悉准悔过投诚。仰即赶紧联团复业，随同剿抚，切勿观望迁延自误，有负轸念民瘼至意。其各凛遵，切切此批。”

先说那，姜应芳，称王作霸；
在汉寨，扎皇城，号令严森。
妄取名，“九龙山”，威闻四海；
左将军，右元帅，侍候龙廷。
龙海宽，分三营，虎踞冷水；

① 1862年4月30日。

② 王本为“百数余人”。

③ 王本为“施行沾恩不朽”。以王本为是

坐上屯，称大王，斩杀纷纷。
赏将军，封元帅，令旗一面；
统人马，破天柱，取胜回营。
两逆叛，在此间，龙盘虎踞；
攻黎属，侵楚地，杀气腾腾。
斯贼叛，为土匪，滋闹本地；
反故乡，烧邻里，亦逞英雄。
我三寨，四股中，三股顺贼；
有一股，逃在外，去投官兵。
黎平府，袁宏基，出粮出饷；
杨清芬，招难民，要想功成。
到摆洞，扎营寨，一宿已过；
第二日，冷水兵，杀下山林。
杨清芬，摧战鼓，排开阵势；
一声号，冲出营，两下交兵。
杨清芬，败下阵，兵不顾将。
杀得那，难民们，九死一生；
跋山走，涉水奔，归不起队。
冷水屯，顺贼兵，得胜回营。
至八月，湖南兵，各路进剿。
赵都督^①，统本部，初复柱城。
周总镇^②，戈协戎^③，合兵一处；
数十营，扎润松，欲候投诚。
孰不知，九龙屯，贼兵出队；
偷军营，盗战马，胆大包身。

① 即赵福元。

② 即周洪印。

③ 即戈鉴。

飞字营，靖字营，亦不追赶；
 待天明，出大队，来把山平。
 于八月，十八日^①，大破汉寨；
 调雄兵，遣能将，一阵列成。
 开马队，舞双刀，身佩鱼箭；
 六响炮，插腰间，各逞英雄。
 打先锋，冲前队，虽死不怕。
 劈山炮，及火箭，攻打卡门。
 九龙山，众贼兵，出关迎战；
 见军器，甚凶险，胆战心惊。
 败进屯，无计较，四门紧闭；
 姜大王，悄逃走，计穷力倾。
 有大破九龙山之诗为证：
 火焰齐天贼势惶，男焚女化鬼神伤；
 盈郊白骨成灰土，予^②忆当年苦战场。
 说大兵，把皇城，层层围困；
 四下里，放火箭，烧得可怜。
 众生灵，见火烈，东奔西跑；
 跑不出，只烧得，手缩脚伸。
 哭泣声，鬼神愁，天昏地暗；
 真好比。盘蛇谷，火烧甲兵。
 杨清芬，闻大兵，四路进剿；
 带难民，扎平秋，亦欲同侵。
 冷水屯，顺贼兵，探觉的信；
 派贼队，退清芬，败走无门。
 赶不及，收队伍，闻破汉寨；

① 1862年9月11日。

② 王本“予”作“吊”。

只骇得，三营内，坐卧不宁。
龙海宽，转逃入，苗疆境内；
到后来，姚开益，赚出黎平；
稟上司，回文转，斩首示众；
将首级，解天柱，晓谕良民。
回言说，大兵进，士方出首；
合众等，来告恩，去投官兵。
子负母，妻负儿，拖拖扯扯；
欲潜迹，无处躲，进退无门。
将前头，稟道宪，批准本靶；
首士们，去投诚，战战兢兢。
幸恩沾，陈道宪，文咨统领；
众百姓，虽投诚，是我准行。
各大宪，没奈何，不敢责究；
只得是，谕万民，改过自新。
前八月，二十五^①，大兵扎进。
高盈雾，扎皮履，周戈三^②军；
赵都督，扎美鲁，旌旗招展。
早操演，晚传令，诰诫谆谆；
众烟户，办军粮，朝夕不怠。
田坝里，放战马，吃踏不清。
后八月，初五日^③，大兵拔退。
方县主，升天柱，朝朝杀人。
大兵后，发大瘟，十死八九；
非瘟病，即摆子，只见埋人。

① 1862年9月18日。

② 王本“三”作“二”。

③ 1862年9月28日。

第二年，谷米贵，挖蕨食菜；
 一升米，卖青钱，几^①百余文。
 方县主，做清官，文钱不要；
 人告状，自接纸，新造衙门。
 执王法，如山重，居心似水；
 复旧业，振纲常，德政可称。
 二门上，立大鼓，伸冤击叫；
 上面写，“鸣冤鼓”，随事随行。
 至同治，有三年，苗^②又作乱；
 兴人马，统大队，二反柱城。
 至五月，二十一^③，二破天柱。
 方县主，要尽忠，大堂公廷；
 众亲兵，不忍见，抢夺上轿。
 苗追逼，走不脱，尽忠东门。
 有诗为证：
 赤胆捐躯一志诚，声名万古鬼神惊；
 炎天不腐全身体，只为忠烈一念精。
 说方官，尽忠时，炎热暑盛；
 两月余，来收尸，面貌犹生。
 可怜那，跟班爷，陪官殉难；
 主仆人，忠臣庙，鬼伏神钦。
 自此后，田县主，迁居远口；
 县城里，无人住，草木森森。
 容飞鸟，隐虎豹，刺蓬满布；

①王本“几”作“一”。平常米价为一升四十文。

②“苗”王本作“民”。

③1864年6月24日。《平黔纪略》作五月二十五日（1864年6月28日）。

可①刍蕘，可②雉兔，园囿深林。
 一县城，十余载，绝无人走；
 无田坝，无路途，一派山林。
 至四年，江口屯，乌合乱下；
 人合马，扎皮厦，数万③有零。
 欲烧杀，我三寨，掳掠牛马。
 我冷水，虽知道，佯为不闻。
 在二月，二十七④，春工当令；
 我冷水，众首士，夜集欧门。
 暗调离⑤，龙玉普，选兵拔将。
 杀头阵，争踊跃，各逞英雄。
 众举议：打头敌，赏钱三串；
 在阵上，得首级，给三千文；
 有本能，活擒贼，赏钱五串；
 夺贼旗，抢贼炮，给二千文。
 立合同，准向前，不准后退。
 议清楚，写飞信，四乡调兵。
 是壮丁，那家有，勿论几个。
 黑夜来，归庵堂，不准张灯。
 派几人，出路头，盘查奸细；
 只准进，不准出，恐漏信音。
 夜尽时，传下令，四更造饭；
 至五更，点队伍，去杀苗人。
 有大获全胜之诗为证：
 战败逆贼四海闻，抛戈弃甲走无门；

①② 王本“可”均作“有”。应以王本为是。

③ 王本“万”作“千”。似以王本近实。

④ 1865年3月24日。

⑤ 王本“离”作“商”。

生擒杀戮盈郊聚，案报功勋在黎平。
龙玉普，提长枪，前后督队；
壮丁等，舞长矛，一丈有零。
你踊跃，我争先，各逞其勇；
到皮厦，天将晓，苗阵列成。
分一队，从前进，两面攻打；
我冷水，把前进，对敌贼兵。
两下里，喝声应，惊天动地；
苗大炮，甚凶险，黑雾腾腾。
打回合，苗死战，大战不已；
奈我兵，无炮火，难入阵门。
统兵人，督队伍，一声大叫：
倘如散，老合幼，有死无生。
舞双刀，杀向前，督兵前进；
舍身打，杀入阵，把苗杀奔。
只见苗，层盖层，一阵败下；
杀进阵，有等处，血满尺深。
只杀得，皮厦寨，尸横满地；
出路头，两道旁，遍地尸身。
战大王，抢夺身，战兵三口；
走脱了，陈大王，快马一乘。
调旧芒，断归路，来之不快；
不然是，江口贼，十死九分。
追赶到，天堂寨，苗兵回马；
两道旁，伏炮火，待吾前进。
岑胜禄，向前去，与贼交战；
正着手，被伏炮，一炮穿心。
实可怜，岑胜禄，死于阵内；

江口贼，落荒跑，败走无门。
 收队转，点首级，五六千个；
 活擒贼，一千几，杀做一坑。
 奈彼时，天柱城，尚无县主；
 赴黎平，把功报，案今尚存。
 真可惜，岑胜禄，一员上将；
 到阵前，一当百，虽死留名。
 捡彼身，尚拿着，首级几个；
 众兄弟，抬回家，众皆泪淋。
 四大团，买衣衾，棺椁全套；
 备三牲，开酒醴，祭奠英灵。
 众首等，设礼堂，鼓乐各所；
 三上香，九叩首，哀喧祭文。

词曰：

时维大清同治四年岁次乙丑，月建己卯^①，祭日壬辰^②，四团众首等谨以刚鬣、酒醴不腆之仪致祭于卫国捐躯阵故岑公讳胜禄老人之灵柩前而泣曰：岑公呀，岑公呀！战寇捐躯为国家。悲风徐徐，凄雨霎霎，魂飞魄散往天涯。命丧绿野，血染黄沙，一方老幼泪如麻。生时可法，死亦堪夸，姓名千古著中华。三牲刚鬣酒醴花，祭奠英魂个个嗟。痛隔阴阳，无以为家，英灵不昧愿来纳。哀哉，尚享^③！

（上为汉寨、王寨、全处、高酿绅首祭奠文。另有亲友祭奠吊文、挽联颇多，未及备录）。

有诗为证：

御寇捐躯为靖邦，乡村老幼泪行行；

① 月建己卯，为同治四年二月。

② 壬辰为阴历2月26日，而根据前文岑胜禄死于2月28日，所以祭日当在28日以后。

③ 王本下有具名：“雷、毗、槐寨众首等拭泪叩奠”。

魂归天上乾坤古，姓著人间草木香。
 众首等，礼祭毕，扶柩安葬；
 各村寨，老合少，凄凄凉凉。
 至五月，大兵来，二复天柱。
 杨昌江^①，奉圣旨，进剿苗疆；
 来擒拿，曹协镇，当堂斩首^②。
 深罪尔^③，带兵练，暗勾苗王。
 黄伯海名元龄，升天柱，家称百万；
 所带的，义从营，给衣施裳。
 施棺木，送药材，为官清正。
 紫云桥，坡顶上，屯扎营房^④。
 戈协戎，扎东门，文笔坡上；
 周总镇，飞字营，扎南教场。
 龙运昌光锡弟、龙泽汉^⑤、朝祺、正茂^⑥冷水人。
 见县首^⑦，叙贼情，留宿计商；
 与各营，各大宪，筹策进剿。
 暗谕知，一切事，至家商量。
 值六月，二十二^⑧，首等在县；
 二十三，领告示，札谕回乡；
 二十四，约众人，庵堂议事。
 闻飞报，烧黄桥，百姓受殃；

① 杨昌江，号劭白，天柱人。咸丰丙辰（1856年）进士。历任直隶静海、成安知县，后入湘襄办军务，带慎字营援黔。同治四年初奉周洪印命诛曹元兴于晃州便水驿。

② 此十字龙本无，今据王本补。

③ 王本作“茲因他”。

④ 王本“房”作“防”。

⑤ 王本为“杨大展”。

⑥ 王本为“欧正茂等”。

⑦ 王本“首”作“主”。

⑧ 1865年8月13日。

众首等，出庵堂，登坡观望。
烧汉寨，及皮厦，火焰煌煌；
忽一时，至槐寨，杀人放火；
未一刻，到盘街，红旗扬扬。
红紧身，红战袍，苗子打扮；
佩双刀，舞枪矛，二^①丈余长。
我冷水，壮丁等，出郊迎战；
打回合，各进退，难胜彼强。
壮丁少，一复八，何能取胜？
让苗贼，来烧掠，诈退两旁。
齐奋力，复杀入，一场大战；
舍身杀，一当十，苗走落荒。
奈苗贼，第二日，满开大队；
旗滔滔，枪屡屡^②，数万有零。
壮丁等，见势大，不能取胜；
搬老少，并妇女，逃奔他方。
此一遭，是苗匪，二烧冷水；
幸喜得^③，是荒月，田有余粮。
待苗退，又转来，扎棚居住；
派队伍，守口子，收获进仓。
遭连年，瘟瘴病，十磨九难；
至收获，平半分，无人来帮。
又怎奈，家家户，瘟病摆子；
这几年，男和妇，九弱一强。
至同治，五年时，江口复乱；

① “二”似为“一”之误。

② 王本“屡屡”作“渺渺”。

③ 王本“喜得”作“当时”。

兴人马，统大队，反出苗疆。
 及八月，十三日^①，三烧冷水；
 分两路，来围寨，攻其不防。
 令一路，出高渺，前来诱阵；
 令一军，出皮厦，后袭我乡。
 我壮丁，至高渺，与贼交战；
 不觉苗，施诡计，诈败遑遑。
 赶向前，十余里，转眼望后；
 见火焰，知中计，回转兵装。
 壮丁等，见失所，流离四散；
 思老小，及妇女，不知存亡。
 收队转，到洞青，两叉路口；
 遇苗匪，唱凯旋，得意扬扬；
 负货财，牵牛马，个个得利。
 壮丁等，对闯时，气满胸膛；
 恨不能，一枪矛，杀他几个。
 冲入阵，苗即败，不敢还枪。
 争踊跃，打冲锋，苗散几股；
 你奔东，我奔西，遍教投降。
 洞青坡，高盈雾，尸横满地；
 两边寨，及四野，总是死僵。
 有一股，奔高赧，赶下岩洞；
 又一股，跑唐股^②，追下山岗；
 有一股，走庵背，赶下救老；
 又一股，奔小长，杀转他方。

① 1866年9月21日。

② 王本“股”作“美”。

收队转，得首级，数千^①余个。
众首等，许赏钱，既后免将。
牛和马，及包袱，多半抢转；
扎草棚，暂居住，策计久长。
三大寨，五小寨，首等举议；
扎屯坐，有苗来，免受其殃。
众首等，见县主，稟请官示；
到后来，大兵至，才有主张。
有苗来，攻一屯，七屯接应；
或背攻，或旁战，苗走落荒。
有扎屯可以御患之诗为证：
世乱纷纷不计年，黎民涂炭广遭冤；
筹谋结屯方无患，扰攘干戈害乃蠲。
在丙寅，秋八月，廿一^②黄道；
踩布麻，高湾荡，扎屯围墙。
我三寨，众首等，共同议商。
龙玉普，来出头，承首举议；
派日工，运石土，打梅花桩。
头道墙，砌垛口，暗坑一道；
铺细棍，上掩土，内按竹枪。
二道墙，挖乱坑，安三角叉；
如踩着，有倒鬚，不死必伤。
三道墙，约高过，人身一半；
挖壕沟，酿水道，宽而且长。
砍楠竹，削壕竿，见户收取；
剥硬木，修角叉，一家一夯。

① 王本“千”作“百”。

② 1866年10月10日。

卜良辰，二十七，入屯居住，
派人守，卡子门，盘查不良。
屯门口，架吊桥，出入来往；
有贼来，撤转去，任你豪强。
自入屯，大小户，家家兴旺；
买皮履，开汉寨，多少田庄。
归屯后，无兵灾，钱米颇广；
至同治，有七年，苗乱三江。
张元帅^①，九大伯^②，兴兵数万；
破王寨，反黎平，到处投降。
人和马，扎大腮、广平一带；
得包袱，开牛马，放遍山岗。
孰知道，席宝田，领了圣旨；
统雄兵，数十万^③，征剿苗疆。
上贵州，至广平，适遇苗队；
列阵势，开大战，胜负不分。
你一来，我一往，血战不已；
打冲锋，分进退，杀气腾腾。
席宝田，有侄儿^④，英雄大将；
见战兵，难取胜，一马冲前。
杀入阵，未数合，中枪阵故；
众兵将，告奋勇，抢夺尸身。
苗贼队，敌不住，一阵败下；
逃过江，涉波涛，沉流江滨。
这一阵，黑苗子，折兵无数；

① 指张秀眉。

② 九大伯，也叫九大白。

③ 此系传闻夸大之数。实际只一万人。

④ 即席启庚。

席统帅，亦损兵，千数余名。
张秀眉，收队转，屯兵三寨；
九大伯，引败兵，亦往我乡。
投诚银，赏亲兵，不准滋闹；
回苗江，过各屯，买卖公平。
席大人，征苗江，贵州统带；
战必胜，攻必取，四海扬名。
朝明战，夜暗攻，破竹之势；
只许进，不许退，军令严森。
由沅州，进邛水，攻打簸洞；
破寨头，复台拱，闻风投诚。
调三军，取江口，三复冷水；
由归攸，进岑卜，龚李二军。
李观察，由款场，扎进浦洞；
抵江口，与贼屯，对垒屯营。
副统领，扎江口、岑假一带；
三面攻，绝归路，约日开兵。
我三寨，并九寨，运送粮草；
各大宪，给米银，不差分文。
此乃是，戊辰年，同治七载；
军机官，选十月，廿三^①良辰。
开大队，破江口，涉水而进；
夹攻打，踊跃战，杀进壕坑。
两军中，开枪炮，崩山之势；
打岩石，如雨点，多带伤痕。
贼屯内，放飞杆，杀出墙外；
众勇兵，背草包，遮体攻城。

① 1868年12月6日。

这一阵，只杀得，天昏地暗。
 开花炮，打进屯，贼不知因。
 落下地，似碗大，开花炸破；
 贼不知，蜂拥看，炸毙贼人。
 陈大六，带健将，开杀血路；
 出屯门，冲不去，速打转身。
 闸子门，关不及，枪炮连进；
 副统领，开大队，拥抢进门。
 放火箭，抛火蛋，烧其棚寨。
 众兵丁，杀进屯，剑戟纷纷；
 满屯里，但只见，人头落地。
 下截屯，见官兵，杀入屯内；
 无心战，弃刀枪，各奔各生。
 两边屯，如壁陡，皆是河道；
 男和妇，滚下去，涌塞江滨。
 只杀得，内外屯，血翻脚背；
 死尸首，横旷野，堆积不清。
 众官兵，掠妇女，连路嚷嚷；
 陈大六，被活擒，囚解进京^①。
 李大人，勒石碑，永留古记；
 刻天河，洗甲兵，今古犹存。
 有平江口屯之诗为证：
 虎踞贼巢几度春，清城柱境两遭倾；
 孰知一旦征灭后，血染红赤数万程。

* * *

江口英名天下晓，荡平劳著李、龚兵；
 至今江畔遗碑在，留示千秋莫效今。

^① 原注：被哨官潘继光捉。继光是松柏洞人氏。

再表说，李大人名金榜，拔兵大广；
戈大人名鉴，扎岩峒，会合李军^①。
破柳富，打北兜，行营扎定；
下札谕，饬三寨，运粮给银。
不觉苗，偷关出，高酿一带；
下摆洞，过丕胆^②，烧杀不停。
设良谋，烧九寨，扫上大广；
断粮道，使官兵，不战自奔。
龙玉普、欧正茂、朝祺、泽汉；
在庵屯，建清醮，速修信音。
耑快马，报北兜，知会统领；
副中营李光衡，接来信，当即开兵；
李禧溢，传军令，连夜赶到。
开满队，扎三寨，保障黎民。
有九寨，闻官军，屯扎冷水；
来告急，求援救，接应他村。
副统领，接来函，当即传令；
发号令，开队伍，乾粮随身。
三更后，到平秋，一宿已过；
闻苗贼，路临境，早把饭吞。
开队至，十二盘，迎接苗战；
长蛇阵，速排开，一马冲前。
杀苗贼，败下阵，滚坡跌坎；
两边山，丛杂树，倒地翻根。
连追赶，数十里，苗奔四散；
乱逃遁，潜各寨，皆被生擒。

① 原注：金榜在岩，我饷银〔艰〕，坐船下洪江，储四代领众。

② 即现锦屏城魁胆公社。

有残贼，归原路，越归故土；
 席统帅，闻漏网，先断归程。
 至此地，闻苗退，兵装撤转。
 副统领，身带伤，统兵回营。
 青龙脑，戈总戎，屯兵一带；
 李大人，架浮桥，暗渡江滨。
 破反号，马大营，南包等处；
 复清城，进台拱，会合席军。
 至同治，有八年，岁在己巳；
 遇饥荒，米大贵，饿死多人。
 足金银，壹两五，买米一斗；
 四碗升，二百四，买米一升。
 到后来，八十文，难买一碗；
 拿银碗，做叫化，是此年春。
 有妇女，忍饥饿，但求人要；
 五斗米，换一个，亦且逃生。
 大兵后，发瘟疫，人死多半；
 加饥劫，叹世人，又死一层。
 第二年，遭虎劫，不拘早夜；
 将断黑，虎进寨，拆棚咬人。
 去砍柴，并割草，必须早转；
 如到晚，不回家，定被虎吞。
 站门内，解小手^①，咬人无数；
 关了门，床上睡，被虎拖奔。
 有饥荒、虎咬二劫之诗为证：
 凶岁迭遭大数民，山君肆虐岂饶生？
 肉充赤口声方已，血染黄沙气未倾。

① “手”当为“溲”。

受饿须图免饿奔，逃生赏〔？〕似丧生氓；
 捐躯勿论行藏辈，载道只闻哭泣声。
 自此后，烂脚瘟，真正可畏；
 起初时，似小米，只忆疮疼。
 两三日，烂至骨，形如灯盏；
 药不效，神不灵，多把命倾。
 至辛未，及壬申，渐把屯散；
 造房屋，归寨坐，太平安生。
 席统帅，征苗疆，损兵折将；
 瓮谷陇，把兵进，败走无门。
 官军队，走狭谷，苗占高处；
 放滚木，井擂石，似雨纷纷。
 熊①大人，当分统，英雄上将；
 虽有翅，不能举，束手受刑。
 向前走，前无路，伏贼挟战；
 往后退，后无门，救援无兵。
 熊大人，困核心，愿把忠尽；
 黄大人②，邓大人子垣，亦把命倾。
 各营兵，十余日，归不起队；
 收残兵，回营寨，十死九分。
 席统帅，闻兵败，熊官丧命；
 各营官，进辕门，去请罪刑。
 席统帅，方升帐，连斩数将；
 折兵将，是汝等，怕死贪生。
 龚总戎，毛参军③，苏都两鲁；

① 误，当作“荣”，荣大人，即荣维善，时领提督衔，下同。

② 指黄润昌，时领按察使衔。

③ 指毛树勋。

再调兵，四路剿，才把功成。
毛老伯，设险计，笼络张帅，
是苗疆，一狠手，大有威名。
毛老伯，哄张贼，歃血饮酒；
笼强贼，讲硬话，海誓山盟。
张秀眉，杨大六，三人结拜，
两下里，遇来往，兄弟相称。
毛老伯，称言道，如兄如弟；
我三人，盟誓时，义气兰金。
至如今，席统帅，征进此地；
劝年兄，投诚转，共辅朝廷。
二年兄，虽反叛，弟当保本；
如执迷，恐有日，无处栖身。
张秀眉，杨大六，开言答道：
毛年兄，你听我，再把话论。
我两人，去投诚，统领赦罪；
一切事，要年兄，一体应承。
我三人，土为香，再盟洪誓；
如两下，怀异心，必犯咒神。
毛老伯，开言道，二位谨听；
乘会日，到我营，去走一寻。
张元帅，杨大六，只忆实信；
带亲兵，贰百余，上马登程。
将近寨，毛老伯，假意曰道：
我先去，把令传，免致惊营。
张元帅，杨大六，不知是计；
毛老伯，向前去，安排计成。
到营寨，即传令，五营四哨；

二贼来，必定要，两虎双擒。
先吩咐，各将官，军器预备；
二贼到，公棚里，烟茶不停。
我转身，众将官，一齐动手；
把二贼，双擒获，绵绵勋名。
后吩咐，众兵丁，预先准备；
待贼兵，进营来，谨慎用心。
蛮苗兵，贰百零，棚留两个；
听号响，备利刃，齐径斩刑。
不一时，旗滔滔，二贼来到；
进辕门，放三炮，迎入中军。
毛老伯，下帐来，参迎几步；
进公棚，将坐下，略叙寒温。
毛老伯，抽身转，将官动手；
把二贼，活擒拿，龙斗虎争。
二贼首，知中计，背合迎战；
众将官，难推倒，二贼英雄。
毛老伯，心危急，抽刀相助。
杨大六，拔马刀，抽扯不登；
开洋炮，也不响，两^①必数尽。
杨大六，叫张贼，任你^②生擒。
张元帅，叫一声，毛兄且听；
你违了，歃血酒，海誓山盟。
我二人，气数满，终难逃遁；
不然是，杀出去，大闹纷纷。
真堪怜，苗亲兵，至死不晓；

① “两”似为“谅”之误。

② “你”似为“他”之误。

听号叫，二百零，个个归阴。
 毛老伯，获二贼，喜出望外，
 押二贼，把功报，奖赏官升。
 禀统领，造囚笼，起解进省，
 过州城，并府县，整齐钱行。
 各衙官，备洋烟，公胶等样；
 二贼首，称本帅，必用海参。
 至中途，解差等，略有稍懈；
 张元帅，跳出笼，欲想逃奔。
 押解官，会亲兵，前往追赶；
 数十人，同围拿，又把贼拴。
 转囚笼，杨大六，大夸不已：
 既被擒，休怕死，又图来世；
 逃出去，复遭擒，体面何存？
 我如跑，无人挡，刀斧不怕；
 吾只怕，炮打死，埋没英名。
 从此后，一路上，晓行夜住；
 到湖南，长沙省^①，斩首辕门。
 有斩张、杨二贼之诗为证：
 各振威名在黔疆，封金挂印自称强；
 双英并陷牢笼计，斩首横飞到夜郎。
 二贼首，斩灭了，苗叛无主；
 进鸡颈^②，复丹江，古州荡平。
 表席帅，平贵州，功劳汗马；
 赵皇亲^③，生妒忌，瞒昧功臣。

① “省”似为“府”之误。

② 即鸡讲。

③ 赵皇亲，不知是否指赵福元，待考。

席统帅，所取虎（？），详文稟报，
赵大人，皆称道，我招太平。
有朝臣，韩大人，直諫赵氏；
你既言，先招安，彼地何形？
赵都督，听此言，无言答对。
虽招安，仅边隅，何算安民？
韩超道，这苗地，我先平过；
你所倒，仅篴洞，寸土难征。
席统帅，接韩文，才把京进；
奈赵家，是皇亲，韩奉屈情。
席统帅，怀深怨，不把兵用；
留营官，在贵州，依法而行。
朝明剿，夜暗攻，兵威重振；
两年内，战苗江（疆），扫清荡平。
有州城，并府县，各衙官长；
命苗民，男剃头，女不拖裙。

闻贵州，九反地，不得永靖；
说几段，保身计，后人知因。
百年后，逢此乱，再为翻看；
所注事，总是实，并无虚文。
吾痛劝，后辈人，莫投苗叛；
值反乱，谅难住，远走高奔。
如投苗，有父母，难尽孝道；
如投苗，有兄弟，手足无情；
如投苗，有妻室，无恩无爱；
如投苗，交朋友，假义虚情；
如投苗，有子孙，义方无训；

如投苗，有诗书，难以教人^①；
 如投苗，虽贤士，故作俗子；
 如投苗，纵文能，变作武身；
 如投苗，禁远行，行必丧命；
 如投苗，无王法，以强为高；
 如投苗，无礼义，则上下乱；
 如投苗，无主宰，五伦不分；
 如投苗，没衣冠，被发左衽；
 如投苗，遭蹂躏，有冤无伸；
 如投苗，忍饥寒，逃不出境；
 如投苗，官兵至，当作叛民。
 又还有，十则事，遇乱之计：
 第一则，莫投苗，自招蹂躏；
 第二则，反将来，远走速奔；
 第三则，逃困苦，催计叨坐；
 第四则，失所人，正道安生；
 第五则，积余货，待归故土；
 第六则，旋梓里，又把田耕；
 第七则，欲固守，扎屯居住；
 约各寨，扎连盘^②，接应交兵。
 第八则，选固地，垒墙凿池；
 有苗来，攻一屯，各屯救临。
 第九则，请官示，方有主宰；
 到后来，大兵至，可称良民。
 第十则，打苗子，切中繖尾；
 是我等，屡交战，十战九贏。

① 以上二行龙本无，今据王本补入。

② 王本“盘”作“盘”

三大寨，五小寨，协心可守；
如孤地，不可居，困必无生^①。
三大寨，五小村，分结八屯；
察奸计，清歹人，可守能耕。
大乱后，必凶年，刀兵虎豹；
染瘟病，迷摆子，劫劫相侵。
忍饥饿，受熬煎，苦不自止；
烂脚瘟，为蛇劫，虽药不灵。
记当年，十愁事，神人先报；
于清平，未乱时，晓谕凡尘：
第一愁，男和女，不得清吉；
第二愁，湘广地，大水连天；
第三愁，本乡人，各欲自闹；
第四愁，四川地，路起狼烟；
第五愁，有酒饭，无人来吃；
第六愁，有棉衣，无人来穿；
第七愁，有大路，无人来走；
第八愁，有田地，无人来耕；
第九愁，有衙门，无官来坐；
第十愁，有一万，死脱八千。
这十愁，当初出，世人不信；
至乱后，十愁事，不差毫分。
此一本，未刻书，目睹手注；
可留与，后世人，口读心惊。
有贵州在咸丰、同治年间初乱之诗为证：
乱肇黔疆岁若何，甲寅乙卯起干戈；
官亡城陷不知几，颠沛流离廿载多。

① 以上两行龙本无，今据王本补入。

又有席宝田平乱诗：

席帅行兵岁战多，明征暗度把关摩；
苗民向化千军转，赢得升平唱凯歌。

闲览不胜胆战心惊，特援笔俗写二首^①：
干戈扰攘廿多年，东逃西奔最可怜；
作客异乡抛故土，没有梓里种田园；
清城柱属皆糜烂，叛贼蛮苗尽威严；
讵料三军围四面，一齐攻破血成川。

又曰：

可恨当年叛贼苗，昂昂志气甚无聊；
称王作霸安营屯，挂帅封侯为帝朝；
虎踞龙蟠欲万载，魂飞魄散在一宵；
阅观几辈英雄汉，结果终归剑下消。

龙本抄者按：此本系岑卜潘森照（号明斋）照冷水龙运生藏本抄来；在民国丁卯年（1927年）瑞藻又照明斋謄本重抄。

罗肇辉抄于1961年11月21日。

苗叛纪略

陈 荣 瑚

按：本文是传抄本。作者陈荣瑄系清朝光绪年间清江凯寨（现创河县南明公社凯寨大队）的一个乡村秀才，其父是参加镇压侗族起义军的凯寨地主团体“义胜团”的头头。作者是根据其“家严道及”而写的。是研究起义军后期活动的一篇有价值的史料。

天下之治治于君子，多缘于小人；天下之乱乱于小人，

① 此二诗清冷水龙，刻一木补入。

多缘于君子。如咸同年间，苗匪^①之叛，多缘于生齿之繁，衣食不足，在上苛征勒捐以致之也。如前清我清江厅主杨，勒捐漂寨秀士杨大章，以至逼死。吾忆黔省自古称鬼国，至永乐间始称名为贵州。山多田少，苗广汉稀。忆自戊申、己酉以至甲寅、乙卯年，人民极多。坡则遍种登岭，土则无处不闢。饥寒交迫者甚多，朝暮盗窃者不少，足食之家百仅有一。于是，穷则会盟成党，无所不为；富者稟官严拿，疾之已甚。台拱苛加征收，厅主吴逼粮并抽百货，被苗杀于大堂，柱邑抗不完纳。县主不[又]加丁勒收，团首叶朝清约众抗丁不上，人心沸沸，苗寇纷纷。革夷李汪为“黑号”，概包黑帕，蓄头发；偏寨张老九^②称红家，头包红帕，为“红号”，荆竹园首皆裹白，称“白号”；大平山，头尽包黄，称“黄号”。造铁盔而披戴，假钢刀以称雄。伪言赵子龙出世，削木为斧而统众。后被毛树勋杀溃。掠劫乡村，无不受伤受害；奸淫妇女，真正无法无天。初则革汉留苗，继则争屯争堡；始谓穿窬小盗，终为当道豺狼。逆苗四起，威震列邦。台拱四面皆苗，被敌而走；清江一城无粮，煮皮以炊^③。我处幸有协台，扎驻浦洞司，按户抽丁防堵。余官清团安总理，统军身往拿擒（公往我等寨拿获逆苗八十名）。周围城寨已烧空（城破，余公一门尽节），惟我乡村而苦战（从远口以上都来帮我寨抵苗）。镇远、吉州皆攻破（戊午年破镇城，府主吴公登甲一家尽节），野遍横尸；都匀、平越俱戕焚，河尽流血。柳雾凶耗失守，蒋、沈尽忠，游击、县丞皆尽节。我父与姜恩荣、姜仁凤等等饷带团，练乡兵称为“义胜团”，克服柳城，即将二公蒋、沈安葬，而后奏凯而归。是时柳城已官，稟悉派员而未到（稟上司派员究，未肯来到任者）。幸赖韩公（名超，后升授贵州巡抚），营扎邛水、瓦寨，兼理镇远、思州，兵分四路抵苗。悯我一乡苦战。勤劳王家，

① 有清一代，苗、侗不分，侗族亦被称“苗”。本文所说的“苗匪”多指天柱、清江以姜应芳、龙海宽、李如松（即李恒吉）、陈大六为首的侗族农民起义。

② 即张秀眉。

③ 原注：丙辰年岑松丁老保统苗破城，城围日久，无粮则煮钉鞋吃。

莫如我寨；忠义君国，孰过吾侪？富则倾囊捐资，穷则出人效力。自葬蒋、沈二公，文申三司之后，公保恩荣以守备，赏戴我父（名世勋，号燮堂）以蓝翎。众皆欢腾。更喜致身于疆场，忠汉团结一心，逆苗闻风丧胆。

殊有寇魁姜应芳、龙海宽等，统带上游潘老耗、张秀眉诸逆，执牛耳以为盟，附骥尾而创霸。盘踞高拐，呼为“熊飞之山”，言诸苗腔，杀遍显高、八卦，掳下款场、邦洞。凤城失守，县令逃逸（谢官跑）。巢踞汉寨，山归“九龙”。至是到处投苗，唯有我村抗衡。烧毁岑卜，逼近我寨，带团往救，死丧多人（苗烧岑卜，恩荣带团去救，死者三十七人）。于是父哭其子，子哭其父，妻哭其夫，兄哭其弟，伤心惨目，天地为愁。嗣后我父与恩荣等军于玉屏，适逢谢令逃往该处，责以弃城而走，殊属赧然。

当是时，父老吁天无路，撞地无门。稟悉，求救于韩公，复呈文求援于总办（姓陈）。痛恨四围皆苗，救援已苦无卒，密札饬以扣[私]办。顺苗权以保家。嗣庚申^①年，朱红映^②、赵麻子（系同治王三王爷之舅氏），协同进剿。七月，军进天柱、邛水，寇散走，复其城。营扎润松、洛寨。逆苗暮夜窃马，追兵跟踪捕围。九龙寇匪虽众，攻打势如破竹。八月，攻破汉寨，尸横遍野，骨堆成山。姜、龙（应芳、海宽）均被擒拿，潘、张（老耗、秀眉）各自逃归（朝上游），仅存余党李如松^③李子金、李子银、陈大六、熊老旺等，蒙协宪（姓曹^④）招安，均入营标用事，驻扎浦洞雅寨。李、陈（如松、大六）营为死党，粮运天柱供曹之食。各城失守，已无官住县。何元（姜肇甲之友）而代理。我父与荣、凤（恩荣、仁凤）驻扎塘防、汉寨，堵守岑吉（即今所谓犁元坡也）、显高。未几，恩荣物故（辛酉年死）。

① 误。应为壬戌，即1862年。

② 此系依音而杜撰之名，实为周洪印。

③ 即《清实录·穆宗显皇帝实录》卷248第4页所说的“巨逆李恒吉”。

④ 即曹元兴。

山为之崩（侗语呼为“盘恺排棒”是也。）何元交卸，时乾下车（方官时乾）。苗又蜂出于款场，凤城失陷，方官捐躯（死于雷寨井内）。曹无粮运以为食（无处运粮），示民合办而暂居，身入荆竹，自言去求救兵，不知曹意如何，一去不返。遗下李、陈，占居我寨，任意猖狂，无所不为。掳掠乡村妇女，强逼为妻；遴选高大民房，任凭入坐。通地坟墓被掘，谁家苗匪不住？于是，我大伯陈世连与族兄荣照（华奎之父）、二兄荣祺（兴国之父）等睹此现象，不屑与居，连宵逃于黎属（时甲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①，我寨不约而同是夜同去六十余户），泣诉请兵，效包胥之哭秦庭。谁知援兵未至，吴大邦（大洋人）则从渝洞杀人，蒋开德（系都司职）则由孟攸进兵。诸逆分途抵抗，吴、蒋皆溃。苗分三路以追击，遇庙神象，宰头作撑而炊；逢寨民房，拆板当薪以炬。无论老少，斩杀不遗；任是银钱，掳掠殆尽。各村均被焚毁，百里火光接天。思念家乡，莫不堕泪！或入黎平以佣工，或入靖州而避难；无异哀鸿失所，犹如孤雁离群。可怜白面书生，无食雇工于富户；堪叹红颜女子，因饥甘嫁愚夫。沿门乞食尽是逃亡之子；庙宇为屋均属避乱之人。加以瘟疫盛，遍死流离，疾病盈庭，尸埋满地。甚至无棺无椁，死作他乡之鬼；或男或女，卖与富家为奴。幸有相逢，聊为长叹而已！六洞生苗复起，难民更加为难。蒙黎平府主厚恩，悯念邻封难民，下札注册，始有依归。

苗以我寨难居，移入江口而扎屯（甲子年十月十一、廿二日入屯）。李、陈诸逆踞为巢，僭号召苗、教②。并选乡村妇女，愚夫亦有三妻；随种富户田园，穷汉收登千担。杀人如杀鸡，凶不待言；逃奔各一处，食由自觅。丁卯年，袁官署理清江厅（名开第）。戊辰年，龚、李两宪进剿（李名光燎，湘乡人），从款场而下，军驻墓王。

① 即1865年1月19日。

② “教”一般指包括汉族和侗族在内的农民起义军。

石榴。龚（或云名荣，或云继昌，不知孰是①）自柱邑而来，营扎寨辣、塘洞、孟攸等处（小地名也），枪旗遍插满地。逆苗欢喜为戏。吉[责]以投诚免死，痴心不畏往[罔]闻。稟呈龚、李两宪，泣诉逃守各情。怜悯逃亡多苦，嘉许战守有年。即将稟报手牍，面谕代为转详（奏明皇上）。并给札示等谕，苗匪格杀勿论。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甲子日②，围攻江口，屯破苗亡，尸填巨港，血染长江。李、陈被擒，张、杨（满架雷，顺峒人）逃脱。所有二王祖祖（从下河上来，自称“云久”）亦被军戕。李宪大洋招安；龚军北上顺洞、瓦寨、邛水、镇远防堵。

我父等既奉各县札谕，又奉厅主硃单，清查难民六十余户，旋归故里。悲视丘墟，屋基概生树木。统计各寨烟户，十仅有二而已。寨中难居，扎蓬托戚（凯寨对门河）而暂住。周围筑堵，仍防江口之余党。而且虎豹又作，到处噬人（又反[患]虎）。加以大军去后，复遭凶年，碗米售登六十，件酒卖至百文。满山挖蕨，青菜未睹一株；遍溪寻蒜（岩蒜，可作粑充饥），枇杷削皮几许。途皆饿殍，室尽饥夫。数日未逢一粒，雄鸡为之不鸣。前往柱邑购买，每被苗寇劫夺。嗣又招安九十余户（奉厅主招安峒苗③），人烟渐广，匪势渐消。稟悉镇远府主（吴公自发），借银给众养身。秋收幸歌大有，始将借款归还。

越明年，庚午四月内，苗寇复起，从大洋烧及我寨，仓储之积皆空，合寨之人皆走。稟请大军围击（苏元春军遇苗于十二盘，杀死甚多），死者无数。大洋寇魁金秀六，胆敢妄稟我寨，云及“投苗”。上峰将伊反坐，枭首以示众惩儆（徐启瑞手办）。至是，江口逆苗陆续杀尽。惟架雷复聚余党逃入古州，联络苗王小豹（姓文名保三），邀约劫署攻城。幸知利害，终不应允。原小豹为苗乖巧。维持桑梓，

① 以龚继昌为是。

② 即1868年12月4日。

③ “峒苗”，即指侗族。

不坏团邻，以故榕城被围而能解（苗寇攻古州，率众驱之），学宪遭阻而往迎（黎培敬奉旨补贵州八届考，由都匀未至，被苗阻止），考试藉以成功。如斯为苗何愧。

吴怜苗归浦洞（吴公自发，号诚斋），派员驻扎弹压（营官彭启发）。从此太平有象，共庆天河洗甲。厅主（袁开第）示谕全属，令民各清各业；有契到署试验，无契领照为凭。关心兴学育才，无如空乏无银（袁公愿代我群[寨]稟请开学，奈地方无款）。吴公保民念切，劝开河道通船（自邛水开通至王寨），以便舟楫上下，饬令领银协办。我父与仁凤恐被阻挠难成（恐开到摆洞，难免被该寨阻止，致起诉讼）。

越至壬申年，各归各寨，家家不养犬，户户不关门（是时苗匪均杀毙，加以疫病死绝，故此如是）。田中不用肥料，黍稷或或；园里何须粪草，麻麦蓬蓬。自是丰收十余年，斗米卖八十文。唐虞再生，不过如此；葛怀复【世】，亦无若斯。又逢明主光緒，大德宏仁，将各厅“采买”概行取消（免采买粮），黎民戴德，万姓沾恩。瑄也身虽未遭离乱之世，尝闻家严道及，用是笔之于书，世世相传不忘云。

兵燹草记

佚名

咸丰四年甲寅，传闻杨龙喜……闻鸟鸣曰：“杨龙喜，杨龙喜，何不早晚起？”久之，借以聚众造反，由台拱下思州。文官望风先溃。旋由镇远（咸丰八年陷）复转独山^①。时清江厅韩大人超，招十八队人，每队五十名，分老、新乌旗，老、新蓝旗，老、新黄旗，老、新五色，以潘老九（鸟义人氏）、张木匠（据称韩超所委，由寨蒿卸屯官，事后，升补八弓游击）、夏天祥（黎平委来）、刘登星（天柱毗廩人，任都司）、姜玉顺、朱鸿章（文斗人）、龙景亮、龙景谋分统之。时贵州巡抚张亮基、镇远府吴登甲讳盗，瞒超，战功不报。后十八队解散，

^① 上述关于杨龙喜起义经过路线的叙述，均与史实不符。

杨龙喜因而得势。超战不利，退扎瓦寨。后巡抚张御任，韩兼摄抚印，设谋将龙喜处死，另生枝节，匪徒啸聚，结苗反下。

咸丰五年乙卯，姜应芳亦为天柱各前任横征，又闻杨龙喜势大，惩惠愚民，拈香拜把，与官作对，遥与龙喜接应。柱官差捉，逃入偏寨，与乾兴王张（混名张老九）合。

咸丰八年戊午四月十五日，韩超委天柱带兵官宋开发^①合同黎平北路九寨团练进剿苗穴。天柱循礼里上半里安定团团勇数百齐集援黎，分扎南嘉堡。即日半阴半阳。四月廿三日，由驻玉屏县各宪调曹大人（名元兴）统领下游兵练进剿清江逆苗，驻扎柳霁。清江苗贼投诚为服^②。四月廿八日，曹元兴进剿方抬堡、青龙脑贼营。苗匪败退，复柳霁城，即日派练分扎要隘。宗发开扎方抬堡。时天柱营都司刘登星、蒋王贵（入号岑松人，天柱营把总，任天柱营中军官）据破犁元坡。苗队先锋系刘彦本、罗应举等为首。

咸丰十年庚申，坝平黄号教匪刘发保、宗发开、龙玉祥、龙玉岩等奉教头、缠黄巾，诱惑愚民作乱。十一月初一，教首刘发保、宗发开暗约七团人龙燮堂、刘必恩、陶来太来议；又称龙燮堂、宗发开在岑卜圹守卡，此日未到冷水议事。十一月三十日，过高渺去。此次约集百余人。匪等要七团首人开捐簿认捐，认后不挂。旋见酒肉皆由坝平搬来。众人知非义举，各散。时皮履龙世杰、龙光锡父子以保乡，故招请高坝向守洞岑卡之练勇队文三党（小广人^③）、张荣恩等五十多人在家保护。适团【首】罗邦彦等见内乱将兴，密稟徐主达邦（天柱县官）先事预防。未几，教首龙海宽等在坝平妄立反旗，灭清复明，众至万余。县主闻警，立调武官吴

① 应为宗发开。

② 原注：“据称，曹要逆苗潘四先去略扰边界，以便催收柱款。乃部下熊老旺受令抵御潘四，皆发实枪。潘含[憾]之，乃大攻下柱。谓曹有意杀方官，当无此事。”以上这段注文所述的事发生在同治四年，作者误把它作为咸丰八年的事——辑者

③ 第8页作“大广人氏”。

宏贵（鸿鹄人）、宗发开（章寨人，皆循里筹款招募人）。吴带人三百，宗带兵数十，随即进剿坝平。按宗原系教党，奉命剿坝平，意在于中取事。因屡屯龙光锡深知其诈，特令人持千金贿开。使反攻教党。开得银遂从其请。

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十三日，分兵三路剿坝平。吴、宗由左右进；光锡断中路。斩首数十人。教首刘发保、龙玉祥、龙玉岩明上典刑；惟龙海宽漏网在外。时姜应芳由苗寨反下，扎居顺洞玉龙山。海宽往投之。屡出石榴坡，下攻柱城，三年无功。以为顺洞不利，移住清属高拐五龙山，日夜谋袭汉寨一带。

同治元年壬戌，姜逆连年作乱，蹂躏清属浦洞一带。柱官札饬三寨首人设团堵御^①。三月十七、八日，姜逆听龙逆主使（时龙逆在苗寨未到），由高拐五龙山率队破犁元坡。入黄桥，遇龙光锡等，接战不利，由小路败归苗寨。经至冷水，见满寨寂然，恐调团扑营，连夜散转五龙山。闻警，于廿日先派天柱兵练约一千有零，进扎汉寨营盘。天柱县主谢绍曾即会同营主，于四月初一亲到皮履查知此弊，定计于初二日剿灭冷水，将兵丁密布冷水各要道，期一网打尽^②。值天大雾，莫辨东西。久之，冷水知情，逃匿殆尽。被杀者，仅老弱数人。

苗众在高拐五龙山闻冷水被烧，出兵救应。初三日抵冷水高营固^{〔雾〕}，不下数万，枪刀耀日；时文武两主已转柱城。龙光锡带所招义丁，分两路攻苗。文三党（小广人^③）带义丁出大路，遇贼于盘街，战良久，身受数伤，部下义丁死九名。似^{〔誓〕}死持不退。继闻龙光锡并其护兵谌开太被奸卒溃退，苗锋掉击，均战亡于阳峡山河。一时义兵无主，纷纷四散，苗兵乘势追赶，进扎汉寨；

① 原注按：四甲岑卜、登完各寨守御八仙卡；皮履、汉寨、黄桥等屯堵御犁元坡；冷水、高渺守御引高坡。

② 谢绍曾所以要剿灭冷水，是以认为起义军过冷水不遇抵抗，说明冷水与起义军有勾结。

③ 第84页作“大广人氏”。

于是，犁元、引高两卡，冷水、汉寨皆为贼有。唯岑卜一带，赖潘宏义捐资筑垒，招请勇士姜恩荣（凯寨人，曾任汉寨汛）、清江协中銜官多人，昼夜坚守。逆等屡攻不下，遣使招之，义怒斩其来使。姜逆恚甚。亦无如何。至是，攻平汉寨。始于四月七日，大率党羽环攻岑卜三日。杀贼数十，贼众为之一挫。十日，姜逆复来。义督兵催战。自寅至午，贼势愈盛，义无惧色，大开棚门，与侄刚庆分头杀贼；苦战良久，身被数枪，力尽遇害。刚庆溃围而出，与姜恩荣、潘宏灵、宏伦等合，尚存残兵三十余名。至十一日，贼退。义子梦鳌等归验阵亡男妇，计二百余名；绝灭者，十七烟户；带伤无算。葬义尸于良髓山上，人多吊輓，惜不备载。

于是，乐寨黔南王杨树勋见二贼势盛，具表迎接；逆故移扎乐寨。会乾兴王张秀眉亦到乐寨，三逆遂联合于四月廿三日攻破天柱。文官谢绍曾、武官富珠隆何（满洲旗人）弃城逃走。此残破第一次也。

于是，定平王率乾兴王由柱城统率本部出东门掳度慕、渡马一带；绕道进兰田，转上邦洞，放[封]吴应春为北伯侯。再经织云、款场，攻破邛水、青谿、玉屏各县。在玉屏与官兵会战，杀死黔、楚官兵三千有奇。乘胜顺流攻掳沅、晃、黔阳、会同各县，所得辎重无算，载返苗疆。后赵麻子扎八弓，奉旨征苗。张逆改邪投诚；姜、龙二逆即转扎汉寨，改号为“九龙山”，修盖宫殿。封熊老旺为东伯侯（后隶曹元兴部下，战死于思属凉地寨）；龙景亮（谢寨人）为南伯侯；西伯侯是陈大六；北伯侯吴应春。龙海宽分驻冷水，设上、中、下三屯。

汉寨各村人民，逃出黎属一带。二逆复遣党羽四出，侵掠黎属湖南边界。黎平府袁宏基出粮筹饷，委柱民杨清芬为乡兵统带，招募难民二千余进剿冷水。兵抵摆洞，适贼大股往掳下未归。贼党得信，连夜赶回，于次日黎明，分两路由岑脚、岑弯两坡奋勇杀入官兵营内。杨清芬措手不及，抛弃枪械、辎重无算。由此

贼势愈大，以为万世不拔之基，顺将各村粮田插牌分种。

未几，赵都督、周总镇（名洪印）、戈协戎等，奉旨带楚兵恢复柱城，驻兵润松、卜头堡一带，意在剿抚并用。讵贼党陈大六、吴清海等自恃骁勇，漏夜混入军营偷出马队多匹，致触军怒。于前八月十八日，即调队前进猛攻九龙山贼屯。贼众迎战，被官兵马队冲散，支持不住而逃。姜逆易服，带一弓脚小妾逃经引高坡头，足痛难行，哭坐路旁。姜恐为人所得，知其行踪，立将小妾踢死，逃至清属苗寨。旋为人计擒，囚解铜仁正法。

时杨清芬自摆洞兵败后，棲身黎属。至是，闻官兵进剿汉寨，招集难民，进扎平秋。龙逆派兵催战，芬兵复败。贼兵尚在得意，及闻九龙山屯已破，龙逆即逃入苗疆。旋为姚开益所赚，正法于黎平，传首天柱。

二十五日，大兵进扎冷水高营雾，意在剿灭冷水。赖道宪陈昌运说情，一案得全；缘前逆入境，冷水首士乞稟道宪批准顺贼保家，故力为解脱。

后八月初五，大军反旗。方时乾（云南人）官天柱，一清如水。奈大兵之后，饥馑荐臻，灾疫流行。

同治三年甲子，苗党复叛。苗党为德胜王潘。潘本商人。时天柱杨渡溪、龙大章，蒙陈昌运、曹元兴保升柳霁游击，驻兵南嘉堡客场抽收厘金；同时南滂亦设苗场。德胜王往来二场贸易，以抽收厘金致馈，归苗寨卖田招兵。五月间，兵攻天柱。方县多方保守，卒以众寡不敌，城破，衣冠坐堂，兵吏强掖之，遂遇害于东门外。一仆从死于旁。后刘登星由古州回，带兵复城，礼葬方官。时已两月余，其尸不腐，面如生人，诚为忠节所致。此乃二破天柱。

自方官殉节后，田官接篆，迁居远口，县城荒凉，荆棘铜驼。德胜王潘既破柱城，逆由润松转上浦洞。时清江协曹元兴驻兵浦洞，其部下将官如百长陈大六等多与贼合，拥兵不战。曹惧将来

不免责，即带心腹数人，潜奔便水。陈大六遂拥中[众]作乱，先据凯寨、塘王坡为业，明偷暗掳，无所不至^①。

同治四年乙丑二月内，陈逆会合苗寨宝大王、二王等众约数千，沿寨烧掳。二十五日，屯兵皮厦，勒会各寨出银若干投诚，即免烧杀。各寨首人齐集冷水大兴庵会议，照粮摊派，挑调各寨壮丁约二千有余，公举龙玉普为乡兵统带，攻杀苗匪。二十七日约丑时分，距皮厦里许，数仅百余。有高渺王开恩年少颇有胆略，自愿率所部下十一人，独当一队，从旁夹攻。依计而行，贼众大乱，夺路而逃。杀贼无数，夺取战马三匹，生擒九十余人。殊[唯]冷水岑胜禄，奋勇独追，被贼回手枪毙。

至五月，杨昌江奉旨剿苗，擒曹元兴于便水，传令斩之。奏调黄伯海镇抚天柱，随带义勇营，扎北门紫云坡上。又命戈道台、周总镇分扎东南以防不测。是年逆苗等因二月内被三寨乡兵杀败，收拾残兵迁居江口屯，决计复仇。六月廿四日，贼用暗袭计，勾通内奸，同时各寨火发。男妇死伤甚多。贼去，各寨男妇复聚，经营草舍，采蕨充饥。这次经苗烧杀汉寨、皮厦、冷水后，得登鳌、高渺、大步河、摆洞、万坝、陆坪、石引练勇追杀乃败。十一月，苗复攻破大步河、摆洞一带地方。

同治五年丙寅，江口分上下两屯，四方无赖多归之。有众万余，益肆猖獗。八月十三日，贼复攻掠冷水各寨，大焚草舍，丝缕无遗。良民无家可归，始议联络设屯。无事则各安生理，有警则互相救应；是以一二年内地各寨虽密迩贼屯，颇得粗安。

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二十一日，苗过王寨、大腮。

同治七年戊辰，苗首张秀眉、九大伯兴兵数万攻破三江，黎属大小村寨望风瓦解，驻兵大腮、广平一带。时席宝田奉旨征

① 原注：“李大高、二王爷、杨世有、李复宗、李子金、李子银，杨二牛、杨秀荣此数人，皆曹部下人，后归江口屯。”

李大高似即李恒吉，二王爷似即陈大六——辑者

苗，据称先打石阡天应荆竹园白号教匪。至此，与贼匪遇，两军列阵开战。正胜负未分，席帅一侄中枪落马。此事是在天柱与会同交界地。官军奋勇接战，遂败贼军，斩首千余。张、九二逆，领败兵转上苗疆。席军由沅州进攻邛水，灭籁洞，破寨头，复台拱，势如破竹。令龚继昌、李光燎分一军出天柱进平江口屯。李观察^①由款场会兵浦洞，三面夹攻。十月二十三日破江口屯。斩首跌洞，死尸枕藉，河水皆赤。逆王陈大六见官兵进攻棚门，自知不免，挥刀杀出，当者辄靡。副哨官潘继光（松柏洞人）举枪轰之，中弹倒地，被擒囚解京都。附近被陈逆逼从各寨，皆向龚、李营次投诚。江口【屯】遂平。龚继昌、李光燎勒石垂记。于十一月廿四日，拔营顺洞。二十五日，李金拐[榜]进兵大广时，戈协戎扎岩坳与李军会合（后李以我三军饷艰，惧不免坐，船下洪江。戈协戎因保储四代领其众），遂破柳富、北兜、反号各苗寨。苗寨四面受敌，分兵间道出关，过高酿，转下摆洞、上丕胆，剪灭九寨，以断官军粮道。冷水首士欧正茂等，统领杨要、李禧溢，星夜领兵赴救。到冷水，喘息未定，闻贼在冷水一带，当即开往平秋。军抵十二盘，与贼遇，官军奋勇大战。苗兵抵敌不住，四散而逃，中枪中炮，跌坡赴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席帅复督兵截苗归路，生还无几。戈、储二军亦征平青龙脑、反号、南包、马大营、清城等处，大军齐集合拱。

同治八年己巳，各处米贵如珠，停兵不战。苗复养成锐气。四月十八日，苗烧杀地凉坡、界牌。十一月初二日，苗烧平磨。十一月初三日，苗烧界牌、高酿一带。十一月初四日，苗分队烧杀地良、攸洞、小红一带。初五日，苗烧丕胆寨，货物无存。

同治九年辛未，席帅进征瓮谷陇，损兵折将，熊[荣]、黄、

① 即李金榜。

邓^①各营，先后阵亡。席帅大怒，复调龚总戎继昌、毛参将老伯^②并苏、都两督四路进剿，仍不分胜败。大兵扎黄毛岭。毛老伯因进计于席曰：“毛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降张、杨二逆。然后图之。遂设一席，请二逆赴宴，掷杯为号，伏兵擒之。”二逆果中其计，于是苗疆尽平。同时，赵皇亲见席功高，心惮妒忌，谎奏清廷，谓平定苗疆，相[招]安所致，何与战功？赖朝廷、韩超力辩，功罪始明。

附记：……

曹元兴要逆苗潘四王掠扰边界，以便催收柱款；乃部下熊老旺受命抵御，皆发实枪，损失潘四大王兄弟多名。潘恨之，乃攻元兴。熊老旺战死思州凉地寨，【潘】尽得曹部旗帜，大攻天柱。谓曹有意杀方令时乾，殊难揣度；但曹有心愿苗滋扰催款，致破天柱。后杨昌江便水斩曹，不为过也。

① “荣”，指荣维善；“黄”，指黄润昌；“邓”，指邓子垣。荣等败死瓮谷陇，在同治八年三月，此误。

② 指毛树勋。

姜应芳起义资料

罗 启 光

编者按：姜应芳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天柱侗族地区一次大的农民革命斗争（1855——1862年），《贵州通志》和《天柱县志》记载此事颇详，然系出自统治阶级之手笔。辑者于1956年通过实地调查，搜集到几篇起义军布告、檄文、和当地流传的民谣。从这些革命文献和口碑资料中可以了解，此次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和政治口号，也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起义领袖的歌颂和爱戴。

姜应芳起义的口号

姜应芳领导农民起义的口号是：“打富救贫”。他的旗号是：奉天伐暴灭清复明统领义师定平王。他的口号是：“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你莫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产来分田”。最后一句，一说是“照例给你安家钱”，又一说是：“除了吃穿还有钱”。再一说是：“天天还有工资钱”。

姜应芳布告（一）

1956年春在天柱坌溪姜应芳的族谱中蒐获姜应芳出兵湖南的布告底稿一张，其原文抄录于下：

奉天伐暴灭清复明统领义师定平王姜为行牌晓谕普救生灵事：

照得朕自出师以来，东荡西平，南征北讨，无有攻不下之城，凡属黔省尽闻风归顺矣。但有湖南各省未经剿平，兹特命东伯侯

张、西伯侯陈统领精兵数万，协同李、龙两国师，分途进剿。为此示仰各州府县官兵知悉，急早归附投诚，勿待兵临城下，玉石俱焚，悔无及矣。牌到之后，各宜凛遵。布告天下，咸此知悉。

壬戌岁（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 日布告。

姜应芳布告（二）

姜应芳起义后檄文布告很多、可惜散失无存。兹将现存的两张布告和所记得的几句檄文抄录如下：

奉天伐暴灭清复明统领义师定平王姜。谕尔村民，各宜凛遵。人食五谷，全赖牛耕；栽插毕楚，牛始脱辛。凡我同胞，要体其情；须好饲养，不可宰烹。近有凶贾，不念牛辛，希图营利，偷偷宰牲。此等恶徒，罪不可矜。谕禁之后，违者重刑。言出法随，决不宽轻。

壬戌年八月 日布告

姜应芳布告（三）

奉天伐暴灭清复明统领义师定平王姜。谕尔村市军民，各宜一体凛遵。满奴入寇中华，仕宦专肆横行。民众遭受压迫，决誓打富救贫。联师出征两湖，挥戈直捣北京。田土分给民种，衣食自有充盈。凡我军民人等，不准赌宰奸淫，不准借端敲诈，不准扰害凡民。特此剀切布告，示后须当猛省。如敢故意违犯，准其捆送来营。立即按律惩处，决不姑宽徇情。

壬戌年四月 日布告

姜应芳讨清檄文

檄文已无，只记得几句，抄录于下：

“……生灵有倒悬之急，社稷有垒卵之危，朕本救国救民之心而起兵以定天下。观望台上，已兆美女牵羊，壮往途中，休

为义士叩马，……”

姜伯麟敬书
光绪三十二年夏月抄

姜应芳起义时的歌谣：

剑河县南明乡高浪姜玉玳唱：

侗语：	汉语：
姜应芳	姜应芳
坌坌代并累湖南	天天带兵打湖南
贵秀若县都颓透	贵州各县都打倒
着你湖南湖北国投降	那怕湖南、湖北不投降

侗语：

姜应芳	汉语：
港岑九龙最营盘	姜应芳
敌猛打上救人苦	九龙山上扎营盘
一认得闷都茬你	打富救贫全得你
	天下民众喜洋洋

侗语：

姜应芳	汉语
务岑九龙沙营盘	姜应芳
官并撂奶匾忙拜	九龙山上扎营盘
叫鲁人苦过相忙	官兵吓得慷慨战
	我们百姓喜洋洋

侗语：

姜应芳	汉语：
得闷英雄喜墨你	姜应芳
敌懒二老麻文亚	天下英雄世无双
	打倒大产来分田

敌懒贯并最丈三

打倒官兵坐江山

侗语：

安旗亚亚旗把横
敌懒二老敌懒萌
应为西向叫受苦
样乃西扒九龙山

汉语：

红旗绕绕白旗翻
打倒财主打倒官
因为从前受尽苦
今天才上九龙山

侗语：

红旗绕绕想红云
姜王代并□敌行
打了三坌又三汉
禅俛并马闹行行
田柱听豆嫩寸乃
易务鸭务百禅文
赶京派银麻界让
界让姜王拍开并
陆双大王回答并
摆碑猛老谢绍曾
没的又双麻抵抗
没的赶京碑五行
姜王代并透田柱
四嫩城门都沙营
游路派兵敌寨王
游路派兵敌玉屏
黔阳沅秀都敌透
靖秀敌吕会同行
姜王名誉满天下

汉语：

红旗飘飘像红云
姜王带兵去攻城
过了三天又三夜
人吼马叫闹层层
天柱听到这个信
一个二个吓断魂
赶快派人来讨论
要求姜王莫进兵
那想姜王不答应
吓跑县官谢绍曾
有的又想来抵抗
有的赶快跑出城
姜王带兵到天柱
四个城门都扎营
一路派兵打王寨
一路派兵打玉屏
黔阳沅州都打到
靖州打下会同城
姜王名誉满天下

威风凛凛睡爻岑
岗岑九龙扫金殿
文武官员几万银
国各贯并的遭踏
杀对二老救鲁银
二老赶京白岑了
人孤步步麻投营
地亚横才打刀耍
登赖借宿赖个赖马叫鲁银 丰衣足食笑盈盈是笑盈盈

威风凛凛坐朝廷
九龙山上起宫殿
文武官员几万人
不受官兵的遭踏
杀死大富救穷人
财主赶快跑去躲
穷人个个来投营
田地分给大家种

流传在天柱附近的一些歌谣：

(一)

姜应芳
听你英雄官兵忙
你的名誉传得远
五湖四海把名扬

(四)

姜应芳
你是侗家好儿郎
成仁取义留正气
麻过青山草木香

(二)

坌溪出个姜应芳
奉天伐暴定平王
从前你的名誉传得远
如今你的名誉四海扬

(五)

奉天伐暴定平王
慷慨捐躯为国殇
留取英雄正气在
承先启后永流芳

(三)

姜应芳
听你被害泪汪汪
你是人死英雄在
万古千秋姓名香

附：解放前在天柱县地区流传的民谣：

(一)	件件不能缓
欠官家粮	
欠地主债	(五)
断头粮 生死债	钱加三
妻室儿女都得卖	谷加五
穷人欠下债	九斗八年三十石
挖开祖坟揭开盖	何况一石还两石
死人本无罪	
金银首饰不准戴	(六)
	地头蛇
(二)	了不得
二、四、八月的天	打打利
差人的脸	滚滚利
得钱哈哈笑	利上利
不得变鬼叫	一年几个对本利
	利呀利
(三)	富人得利
农民面前三条路	穷人断气
上吊逃荒坐监狱	
苛政猛如虎	(七)
穷人只有死	第一腊八犹自可
	第二腊八急如火
(四)	一到年边三十夜
油、盐、柴、米、菜	第三腊八无处躲
样样都要派	
兵工粮债款	

- | | |
|-------|---------|
| (八) | 木匠坐偏斤 |
| 清官清到底 | 种田的人无饭吃 |
| 要钱不要米 | 缝衣的人无穿裤 |
| | |
| (九) | (十四) |
| 不管不探 | 逼上梅山 |
| 一年三万 | 逼上梁山 |
| | |
| (十) | 不上梅山 |
| 委员下乡 | 要上梁山 |
| 鸡鸭遭殃 | |
| 有吃有笑 | (十五) |
| 没吃变鬼叫 | 官逼民反 |
| | |
| (十一) | 民不得不反 |
| 气死莫告状 | 若要不反 |
| 告状气死人 | 免丁免款 |
| | |
| (十二) | (十六) |
| 土地不开口 | 三十年一小反 |
| 老虎不咬狗 | 六十年一大反 |
| | |
| (十三) | 不到黄河心不死 |
| 瓦匠坐蓬茅 | 要到黄河心才甘 |

陈 拱 歌

陈纹藻整理

整理说明：公元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福建德化爆发了以陈拱为首的反盐税农民起义。《陈拱歌》是记录陈拱、陈众兄弟这次起义的方言民歌，于清末即在德化农村中流传，现在德化戴云山麓的农村，还有不少人能够口诵出来。官方的《大清德宗皇帝实录》、《光绪东华录》、《福建通志》以及《德化县志》等书，也有一些有关陈拱反盐税起义的记载，但由于阶级偏见，没有把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陈拱歌》的发现，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初步探索《陈拱歌》，觉得它具有三个特点而为官方材料所阙如的：

一、时间、人物、地点都很具体完整。从时间讲，光绪十七年阴历八月初三日，以陈拱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德化赤水盐馆、税馆，打响起义的第一炮；初五日攻占了德化县城的大馆。义军失利后，九月初九日重上戴云山竖旗，农民响应者风起云涌。到十五日在赤水与官军对阵，先锋失利，义军星散；以及官府上报陈拱造反，清廷派遣四路大军一万余名入德化围攻。到光绪十八年春节期间，陈众被擒，六月十六日陈拱被出卖。整个过程，时间的记录都很具体、完整。从人物讲，不但记录了正面人物陈拱、陈众兄弟、军师林水以及随标罗考、郭砚、吴达使等人的活动。而且记录了樸户翁有光（其朱）依靠永春州幕宾朱林午的权势，勾结德化豪绅苏江（登龙）、吴昆、苏求浚、郭点、陈练等抬高盐价并在盐内掺沙掺土，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还记录了清兵在追捕陈拱、陈众兄弟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抢光、杀光、烧光的罪行。从地点讲，不但记录了德化东北戴云山麓的农村东溪、陈后祠、后宅、双芹、陈坂、枣溪这些地方农民群众对陈拱的支持；而且也记录了上涌、

桂林、小班、上乌坂这些村庄对陈拱义军策应的情况。最后还记录了陈拱在尖山被叛徒出卖的情况。

二、对反动封建统治的剥削、迫害的纪录，也很真实、具体。《陈拱歌》记录了大户翁有光勾结官绅把盐价从市价十文左右抬高到二十四文，同时盐内还掺杂沙土。狠心的大户恃势凌人，在账上还把一千斤记作五百斤，按户口强迫农民买盐，万一农民无法来买，就派盐差下乡硬抢，农民活不下去，才被“逼上梁山”。

三、对陈拱反盐税农民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在《陈拱歌》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陈拱起义活动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辛亥革命运动之前，反动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透顶，大户和官绅的互相勾结，对农民肆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正是陈拱起义的深刻的社会、政治的原因。而开米店出身的陈拱，面对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却抱着“为民请命”的幻想，上省告状。结果，是清朝政府反坐的迫害，才迫使他揭竿起义。这个起义，迅速地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热烈的支持和响应。由于起义的组织准备不足和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清廷迅速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而使起义失败了。这些，在《陈拱歌》中都得到如实的反映。

《陈拱歌》是经过我们一番整理的。其所以需要整理，是基于下列这些原因：

一、由于民歌是采用七字一句的形式写的。因字数的限制，往往妨碍内容的正确表达。例如“一斤姓廖一斤吴”、“姓余野官随后来”，只提到清兵将领的姓名，而没可能把他们的名字也写出来。这就需要加以注释。我们经过调查访问和参证一些史料，都一一加以注释。

二、由于民歌是用德化方言写的，有的辞汇如果不是本地人，就无法理解；有的辞汇经过六七十年来的变革，即使本地人，没有注释，也已无法理解的了。前者如“彳途”一词，本是“蹠跶”的意思，后来又引伸为“玩儿”的意思，没有注释，就很难为外地人理解，后者如“帮群”（帮助的意思），“起双飞”（拳术的一种术语，意为“轻捷如飞”），现在已经很少这样讲，没有注释，即使本地人，亦往往无法理解。我们在不影响辞汇原意的原则下，把有些辞汇能够用普通话的辞汇来代替的，都尽可能改为普通话的辞汇。例如：方言“卜”改为普通话的“要”；“许”

改为“那”。但有些辞汇，由于韵脚关系未便改写的，或者无恰当辞汇可以改写的，那就只好加以注释。

三、抄本由于辗转流传，其中有许多是错别字，需要加以订正。有的是以讹传讹，关系重大的：例如，地主分子阴谋诱捕陈拱献功一节，其中记录的时间是“壬寅正月廿六夜”，经我们核对《大清德宗皇帝实录》，确定“壬寅”是“壬辰”之误；而“正月”却是“五月”之误。

四、抄本有些句子，意义不甚明确，虽经访问了解，但仍不能确定其真实意义的：例如，“卡着一位谨了屯”，这句子的“谨了屯”，确实无法探索其意义所在，那就只好存疑了。

为了便于参考，我们还把《大清德宗皇帝实录》、《福建通志》、《德化县志》有关陈拱反盐税农民起义的官方材料，都附录在《陈拱歌》之后，以供参证。

抄本没有分段，为便于阅读起见，我们加以分段、标点外，还加了小标题。

盐 馆 害 民

.....①。

顺治坐位十八载，	沉江沉海命归阴。
中国明朝改满清，	四民归顺到至今。
康熙下来是雍正，	乾隆嘉庆亦俱明。
到那道光未有变，	未有设计害四民。
咸丰同治至光绪，	四十余年出奸臣。
奸臣野官设计致②，	创这盐税害四民。

① 原抄本的首段，从“盘古开天”说到郑成功反清复明。由于所录郑成功的一些传说，和历史事实有许多出入，且和“陈拱反”没有什么联系，故予删节。

② 计致：计谋。

未知盐税何人创，
此人长毛营中将②，
心中烦恼一条情，
清朝做官一无理，
陈拱实在忠臣④子，
因为八里盐馆税，
盐馆乌盐乌又乌，
十担掺来二十担，
价钱一斤二十四⑥，
各乡迫买数千担，
一千记数五百斤，
盐差落乡⑧去惨拼⑨，
各家钱银任伊拼，
贫人无钱可去买，
无情无理强拼去，
正是湖南左宗棠①，
反心篡位扶咸丰，
有事日夜挂在心。
尅亏八里③真可怜。
但恨八字⑤起横心。
无情无理害四民。
又掺溪沙和田土。
称锤长长又拖土。
有加无减强卜拴⑦。
无论贫富也要挑。
说咱乡里领无清。
强拼米谷和钱银；
若有大富拼到无。
擎伊刑罚无放停⑩。
男女老幼不恰根⑪。

- ① 左宗棠创盐税：根据《福建通志》盐政志载：咸丰以来，盐政腐败。同治四年，左宗棠入闽镇压太平军，为筹集军饷，奏请改革盐运制度。即“以盐道之票，代部颁之引，西路旧有商运，以引商改为票商，县澳原归官办者，以税户作为税户。税户，即馆伴之别名也。”
- ② 所传左宗棠原系太平军一事，系误。
- ③ 八里：德化县疆域，清时因明之旧，隅、团俱改称里。编八里，辖四十八社。八里，即在坊里、新化里、清泰里、梅中里、梅上里、东西里、汤泉里、尤中里。（见《德化县志》卷3，第5页）
- ④ 忠臣：德化方言，忠诚、正直的意思。
- ⑤ 八字：“命中注定”的意思。
- ⑥ 一斤二十四：当时盐的市价每斤为十文左右。盐馆抬高了一倍以上。
- ⑦ 卜拴：卜，副词“要”；拴，动词“要”的意思。
- ⑧ 落乡：下乡。
- ⑨ 惨拼：抢得很惨。
- ⑩ 无放停：没有休止。
- ⑪ 不恰根：不甘心情愿。

计 议 告 状

德化大老^① 同议论， 上省告状正合宜：
 第一要告盐馆税， 盐馆其朱^② 害四民；
 第二要告朱林午^③， 林午师爷贼奸臣；
 第三要告苏登龙^④， 亦同盐税起无良；
 第四要告孙星华^⑤， 大馆州同恰英威^⑥；
 第五要告猫仔昆^⑦， 亦同其朱起毒心；
 第六要告并雅墓^⑧， 此人四时真糊涂；
 第七要告苏求浚^⑨， 并及郭点^⑩ 免作情；
 第八要告“白目”练^⑪， 陈练其朱结弟兄；
 第九要告“大肚”申^⑫ 此人四时用毒心；
 第十要告并州县^⑬， 州县办文无照情，
 亦同盐税害百姓， 此事无办^⑭ 不合宜。
 若敢上省去告状， 正会定价立石碑；
 若是上省告不准， 正来设计用心机。

① 大老：绅士。

② 其朱：翁有光，号其朱，晋江人。是德化县盐馆“大爷”。

③ 朱林午：永春州“幕宾”。

④ 苏登龙：苏江，字登龙，德化县草埔尾乡人。为德化豪绅之一。

⑤ 孙星华：福建官运局委员、候补盐大使。原抄本误为孙星辉。

⑥ 大馆州同恰英威：清时，县一级的盐馆，称为“大馆”。“州同”疑指永春直隶州同知刘朝缙。全句的意思是，孙星华、翁其朱和刘朝缙这一伙，勾结起来敲剥人民，势焰熏天。

⑦ 猫仔昆：即吴昆，因其麻面，绰号猫仔昆。为豪绅之一。

⑧ 雅墓：豪绅，姓不详。

⑨⑩ 苏求浚、郭点均为豪绅。

⑪ “白目”练：即陈练，豪绅。因其白目，故绰号“白目”练。

⑫ “大肚”申：名不详，系赤水盐差。原抄本为“大肚”寻，经调查，系误。

⑬ 州县：清时设永春直隶州，辖永春、德化、大田三县。时知州为刘朝缙，德化县知县为周廷献。

⑭ 无办：没有惩办。

未知何人敢上省？ 叫伊街路来题银^①。
 店头^② 各榈^③都盖印， 收拾行李紧起身。
 就叫陈拱做“抱告”^④ 主事武举张品升；
 又招蔡慈白身汉， 收拾行李紧起程，
 吴昆、苏江就知情， 赶到东岳说分明，
 其朱就共再根^⑤ 说， 今日这事免惊心，
 想伊抱告尽管告， 咱今四方亦有人。
 永春师爷^⑥ 我义父， 德化训老^⑦ 我义兄；
 爵老、位舍^⑧ 我结义， 县官、江舍^⑨ 我交朋。
 义父师爷朱林午， 不怕品升^⑩ 武举人；
 不怕蔡慈白身汉， 不怕武童陈开成^⑪。
 郭、郑、苏、吴我结义， 不怕陈拱来对头；
 想伊要告可去告， 总免差人出去留。
 伊去上省告若准， 议〔按〕论州官司可办文^⑫。
 这是德化八里事， 出头的人总要除。

① 题银：捐银。

② 店头：商铺。

③ 榼：家，户。

④ 抱告：清时为人出头告状的，叫做“抱告”。

⑤ 再根：不详，疑系吴昆或苏江的别名。

⑥ 永春师爷：指朱林午。

⑦ 德化训老：指德化县训导，姓名不详。

⑧⑨ 爵老、位舍、江舍：即郭爵、郑位、苏江。均豪绅。舍，在闽南方言中，系少爷的意思，是“少”的转音。

⑩ 品升：即张品升，武举出身。

⑪ 陈开成：陈拱字开成，系鹏都乡武童生。

⑫ 议〔按〕论州官司可办文：翁其朱恃其义父朱林午权势，听到陈拱要上省告状，就告诉他所勾结的豪绅说，“别怕，我估计永春知州会办理公文替我申辩和庇护的。”

陈拱上省

陈拱起行二三工^①
 八里人丁无数万，
 咱今亦着同心意，
 陈拱去到福州城，
 各人名字写落状，
 状呈就入四五张，
 敢是盐税无照理，
 陈拱入状十余张，
 吩咐盐税着照理，
 陈拱入状二十张，
 便差委员紧如箭，
 永春德化都要到，
 又带文书心欢喜，
 委员行到永春州，
 未知委员来何事？
 委员开嘴便问伊：
 陈拱上省去告状，
 州官听说笑微微，
 在县一斤二十四，
 委员听说就受气^⑦，
 路途心闷说闲谈：
 出头只咱三四人，
 临阵退缩是不可。
 就请状师来做呈。
 八月初一就入呈。
 大人看状便思量：
 正能入状咄^②多张。
 大人行文永春州，
 不可刻剥八里乡。
 五斤大人同思量；
 探听盐税是怎呢^③。
 州官查问便得知。
 放紧^④起行无停时。
 州官看见面忧忧，
 又带文书也^⑤因由？
 德化官盐卖若钱^⑥？
 敢是卖盐不合宜？！
 假言假语就应伊：
 赤水路远我不知。
 便骂盐税不合宜。

① 二三工：即二三天。

② 咄：这样、这么的意思。下同。

③ 怎呢：怎么样子。

④ 放紧：赶紧。下同。

⑤ 也因由：什么原因。

⑥ 若钱：若干钱。

⑦ 受气：发怒，生气。

大人文书交付汝， 随汝发落无延迟。
 委员又到德化山^①， 探听虚实问县官：
 敢是盐税无照理， 八里四民不喜欢。
 便向县官面忧忧， 去召其朱问情由，
 探听卖盐“不合式”^②， 想汝性命必定休。
 其朱着惊就用银， 委员一时就返身。
 福州大人同闲谈： 一县两馆是不可，
 一番税了二番税， 卖了再卖真不堪。
 省头大人行文书， 德化盐税要来除^③。
 一时行文永春州， 州官看见面忧忧。
 永春州官是姓刘， 就叫其朱来对头，
 今日福州文书到， 就这文书取汝头。
 其朱一时问州官： 陈拱出头也因端^④？
 就这文书害得我^⑤， 思想起来不喜欢。
 便向州官何主意？ 代我想计用心机，
 一千番银喜送汝， 须办文书正合宜。
 州官听说笑微微， 番银送我我敢控^⑥。
 省头文书我敢办， 假出告示来害伊。
 害伊陈拱难立足， 赶出外江^⑦正合宜。
 假做“头桶”^⑧给人看， 这事必定无差移。
 其朱听说十分畅^⑨， 做官的人计高强。

① 德化山：德化是山区，民间称德化山。

② 不合式：不合理，不合法。

③ 除：废除的意思。

④ 也因端：什么原因。

⑤ 就这文书害得我：全意是“就照这文件看来，是会害死我的”。

⑥ 控：“要”的意思。

⑦ 外江：外乡。

⑧ 头桶：清时处决罪犯装人头的桶，叫“头桶”。

⑨ 畅：畅快。

想伊性命必定中，想伊归阴无归阳。

贪官陷害

州官用计起毒心，	假办文书又差兵；
要拿陈拱及陈众，	要取头壳 ^① 无求情。
假做头桶给人看，	大小看见真可怜。
陈拱本是开米店，	在那店中好安眠。
不知野官敢障 ^② 做，	日夜买卖无放停 ^③ 。
兵差即时就去围，	要拿陈拱紧如雷。
陈拱不知是乜事，	放紧店门就来开。
开出店门看出街，	看见兵差咄会齐 ^④ 。
陈拱那时正有疑，	兵差咄早乜因由？
直入店中乜咄早？	无好事志 ^⑤ 正怎生 ^⑥ ！
陈拱叫伊好人客 ^⑦ ，	叫伊店内来饮茶。
陈拱一时想一计，	假做后尾 ^⑧ 去煎茶。
陈拱一时放紧走，	放紧走去塔岸街 ^⑨ 。
要走岳尾桥上过，	看见桥头有兵差。
陈拱果然有本事，	一“起双飞” ^⑩ 跳落潭。
桥上本是挂栏杆，	桥下本是大溪潭，

① 头壳：头领。

② 障：这样、这么。

③ 放停：停止。

④ 咄会齐：来得这么齐。

⑤ 事志：事情。

⑥ 正怎生：才这样子的意思。

⑦ 人客：客人。

⑧ 后尾：店屋后面的厨房，闽南民间称为“后尾”。

⑨ 塔岸街：德化县城对岸的街道名。

⑩ 起双飞：原是拳术的术语，轻捷如燕的意思。

陈拱跳落就走去，
走到潭尾正安心。
州差一个随伊跳，
跳落桥脚心不安；
脚骨现断做二札^①，
那时叫苦不轻松。
陈拱一时就紧行，
再“起双飞”跳出城；
行上山头对伊看，
看伊兵差怎行程^②？
街路兵差一声喊^③，
看到陈拱店无人，
直入店中搬钱米，
钱米杂货搬到空。

官 逼 民 反

陈拱看见心不愿，
事志咄坏^④ 想过番^⑤。
思量今日若不去，
滞^⑥ 在乡中必多端。
一时打点要起身，
就共母亲说分明：
我今想要去番平^⑦，
收拾行李紧起程。
行到永春探朋友，
去探朋友林惟兴。
二人坐落说因由，
就对惟兴说透机：
因为盐税告上省，
临阵退缩张品升，
独我入状告到准，
不知反背乱纷纷；
家中米店搬二过^⑧，
被官欺压着出门，
滞在乡中难立足，
想要过番且随时；

① 二札：二段。

② 怎行程：怎么行动。

③ 一声喊：原抄本为“一下降（讲）”，因其易滋误解，所以改写，但仍保存方言的原意。

④ 咄坏：这么糟糕。

⑤ 过番：闽南民间称去南洋为“过番”。

⑥ 滞：居住，立足的意思。

⑦ 番平：闽南一带称南洋群岛为番平。

⑧ 二过：二次。

要去番邦做生理^①，
惟兴真言说闲谈，
咱要思量设计致，
我今代汝来相共^③，
招集人马订日子，
八月初三拼赤水^⑤，
我今拼入汝拼出，
陈拱听说无信心，
或恐日后若相误，
惟兴听说就分明，
二人跪落同立誓，
就和陈拱看军器，
陈拱看见心欢喜，
又送陈拱双股剑，
叮嘱日子须着记，
一者惟兴是假意，
第一失德惟兴藏^⑧，
第二陈拱无主意，
陈拱回返平埔陈^⑨，
兄弟二人同议论，
无想家中“随在伊”^②。
就留陈拱四五工，
汝今不可去番平。
永、德^④去招亦有人，
要拼盐税必定可。
永春大馆同一工，
拼到德化做一帮。
恐怕朋友失了情，
水泼落地难藏身。
就办香案去烧金^⑥，
又订合约无反心。
又看硝药及大旗。
果然谋反无差移。
又送番铳^⑦及马鞭。
八月初三子丑时。
二者陈拱全不知。
要拿陈拱去赏功。
正会全信惟兴藏。
又招陈众做一帮；
要招人马入山崆^⑩。

① 做生理：做生意。

② 随在伊：随他便的意思。

③ 相共：互相帮助。

④ 永、德：永春、德化。

⑤ 赤水：德化北区的一个重要集镇。离城约五十华里。

⑥ 烧金：礼佛的意思。

⑦ 番铳：即洋枪。

⑧ 惟兴藏：林兴，又名惟兴。

⑨ 平埔陈：平埔乡陈姓。

⑩ 山崆：山窝里的意思。

兄弟二人做一心，
二人直入戴云寺，
寺中和尚出来看，
借问人客何乡里？
那时开嘴说闲谈：
大兄叫拱弟叫众，
和尚听说心欢喜，
汝滞这次暂立足，
祖膊祖师^②真正灵，
陈拱出来相借问：
不知人客何乡里，
林水开口便应伊：
我是姓林名叫水，
陈拱听说心欢喜，
我今因为盐馆税，
直去戴云^①问神明，
参香下拜无放停。
看见陈拱不安心，
何名何姓说透机？
我是德化平埔陈，
祖公原来是姓陈。
原来出头人儿子，
慢慢报冤亦未知。
去拔军师出来行。
生份^③人客不知情，
何名何姓说透机。
我是江西人儿子，
要教拳头无差移。
就留林水无延迟。
跟我落乡去放旗^④。

火 烧 盐 馆

要剖^⑤其朱烧盐馆，
招集人马订日子，
先拼赤水盐馆税^⑥，
须拼税馆正合宜。
八月初三子丑时。
后拼德化无延迟。

① 戴云：即戴云山，在德化东北。

② 祖膊祖师：据《德化县志》载，唐时，有一和尚，原居泉州开元寺东律巷，因其常袒一膊行乞于市，故称为袒膊和尚。后来与其师结庐于戴云山，死后，其信徒塑其像于戴云寺祀之。

③ 生份：生疏，面生的意思。

④ 放旗：发展力量给予旗号的意思。

⑤ 剖：杀头。

⑥ 盐馆税：盐馆、税馆。

原来苏总^①内拼出，正敢大胆障行宜^②。
 人马行到三公格^③，这时苏总便得知。
 苏总吩咐大胆来，紧拼税馆无人知。
 人马军兵点齐到，一时直入街路来。
 盐馆、税贼便得知，放紧开门走出来；
 即时紧行走无路，放紧走去小铭涂^④。
 走去一馆又空空，陈拱去寻又无人；
 一时返身拼税馆，税馆也走无一人。
 陈众行去见苏总，苏总死贼暗相通，
 税贼并无滞别处，必定芳兰茂德堂^⑤，
 陈拱一时就去围，去叫芳兰店门开。
 芳兰就共税贼说：陈拱做人大英威^⑥，
 汝今安心着躲定，我今不开亦要开。
 陈拱入店细心查，躲在猪栏屎桶脚^⑦。
 陈众放紧提草索，提来缚手又缚脚。
 紧叫人马来相共，一时连缚三四人。
 在那店中就要打，芳兰求情说不可。
 拿到税贼免作情^⑧，便问税贼钱和银；
 汝有若干照实说，不免刑罚打汝身。
 税贼就对陈拱说：共计只有八百银。
 陈拱那时问得通，便问钱银在何方？
 税贼一时照实认，寄在芳兰茂德堂。

① 苏总：系赤水汛官。

② 障行宜：这样行动的意思。

③ 三公格：赤水集镇外的一个要隘。离镇约二三里。

④ 小铭涂：小铭，又叫小班，是赤水附近的一个村庄，居民多数姓涂。

⑤ 芳兰、茂德堂：均当时赤水著名商户。

⑥ 大英威：声势很大。

⑦ 屎桶脚：脚，德化方言，这里是底下的意思。屎桶脚，就是屎桶底下。

⑧ 免作情：不要原谅的意思。

芳兰茂德寄五百，
谦茂、芳兰心肝糟^①，
亦有挑担人看见，
要烧两馆人人爱，
盐馆要烧正合该，
一馆乌盐乌又乌，
一馆乌盐搬到空，
价钱一担收八百^③，
相似蚂蚁扛蚯蚓，
恰似落雨出大水，
盐税两馆烧完成，
汝今食去“天终满”^④，
一时押去三公格，
刮了税贼要起程，
人马行到上乌坂^⑥，
陈拱吩咐不可散，
人马点齐就起程，
陈拱初五到德化，
两馆本是东岳庙，
陈拱那时有主意，
备办饌盒、金香烛，
放火烧了两馆庙；
其余谦茂寄三封。
去招茂德紧来交。
就骂税贼该刮头。
拿到税贼总着刮。
就将馆盐搬出来，
又掺溪沙又掺土。
相似土蛇搬糖蜂^②，
买盐一来百余入。
挨挨挤挤出洞门，
相似江中打破船。
要刮税贼无放停，
不用求情说多端。
陈拱出令刮四个。
德化盐馆要“拼明”^⑤。
各家策应真喜欢。
若是有人可再招。
其朱知讯走脱身。
要拼盐税且暂停；
要烧两馆有神明。
就叫陈众去烧金。
奉送岳帝上天庭。
退在山寨暂安身。

① 心肝糟：心里乱糟糟。

② 土蛇搬糖蜂：土蛇，胡蜂的一种，是蜜蜂的敌害，因其穴巢地下，故德化民间称为“土蛇”。糖蜂，即蜜蜂。

③ 八百：八百文。按当时在德化大馆，盐每担售二千四百文。

④ 食去“天终满”：是指那些税吏敲剥民脂民膏，已经吃到恶贯满盈了。

⑤ 拼明：公开进攻的意思。

⑥ 上乌坂：离赤水约五、六里，即上安坂。

官 绅 设 计

县主^①听说心不安，
一日心肝想到暗^②，
近县大老一齐召，
文生武举一齐到，
大老用计想得通^③，
暗写书信付陈拱：
汝是真心除盐税，
人来^④县堂好办事，
迫伊文书详上省，
陈拱那时想透机，
陈拱连夜紧起行，
陈拱入城就心酸，
陈拱入城正半暝，
退入考棚暂居止，
陈拱入县真忠臣^⑤，
吩咐人马须正经，
人人入县都正气，
人马来多难得顾^⑦，
陈拱一时便得知，
陈拱坐堂就出令，
不知陈拱好歹人；
紧召绅衿来闲谈。
召来计共几十人；
县官欢喜在心头。
就和陈拱暗相通。
汝滞山寨办无功^④，
须来县堂正有功；
要迫县官办文书。
要除盐税消我心，
暗写书信来通知。
人马点齐就入城。
大老引进入县堂。
县官着惊退考棚；
看伊陈拱也行宜。
兄弟真心守库银；
不可乱取用贪心。
只有叶福偷库银；
叶福偷去二百元。
就将叶福拿出来；
押去较^(?)场紧去刮。

① 县主：指知县邵书升，时前任知县周廷献已卸任。

② 暗：天黑的意思。

③ 想得通：想得好。

④ 无功：没有功效。

⑤ 入来：进来。

⑥ 忠臣：正直无私的意思。

⑦ 顾：约束、看管。

叶福一人剖完成，
去请县主来办事，
全望县官要相顾，
县官听说就分明，
县内犯人无释放，
汝今只有除盐税，
汝来入县有顾我，
我办文书详上省，
朝廷行文德化县，
县官文书未曾去，
招集人马剖陈拱，
不知苏江起歹意，
想伊有意打无意，
陈拱要走想计致，
放紧打散三百银，
奸臣^③的人一看见，
头壳担担^④看落土，
陈拱一时身脱离，
奸臣寻银心茫茫，
苏江看见陈拱走，
乞食骂猴不中用，
第一宝贝须钱银，
放出陈拱身脱离，
县内库银搬到空，
去对大老说分明：
汝须替我办文书，
免致使我无功劳。
只有陈拱一忠臣^①，
起意并无碍官身，
并无贪心散库银，
我的文书照实详。
省头文书上朝廷，
就会定价立石碑。
苏江^②死贼起横心，
想着县中有库银。
陈拱兄弟无怀疑，
剖死多多无人疑。
思想设计用心机，
钱银落地便离身。
不想拿人想寻银。
不知陈拱意如何？
走出城外有路途。
不知陈拱走何方？
就骂子弟不相同，
陈拱用计到咄通^⑤。
人人看见能动心，
直入县中守库银。
陈拱出城心不安，

① 一忠臣：一，“第一”或“最”的意思。一忠臣就是最正直无私的人。

② 苏江：原抄本误为苏总。

③ 奸臣：指苏江一伙。

④ 担担：好像千斤重担压在头上的意思。

⑤ 咄通：这么聪明的意思。

良将剖死百余猛，尚剩走散几十人。

起 义 失 败

陈拱看见不恰根^①，想要报仇正消心；
 亦有一份人欢喜，亦有二份人可怜。
 陈拱一时想不愿，去到山内且安身。
 占住东溪、陈后祠，又占后宅及双芹；
 再占陈坂黄上林，并及枣溪“睂牛形”^②。
 又招人马二千四，要去戴云莲花池，
 九月重阳好日子，在那山头好竖旗。
 同我直去草埔尾^③，报冤苏江正合宜。
 先生旗号写完成，剖猪剖羊谢神明；
 要去报冤更要紧，但欠路粮步难行。
 人马落来^④宿陈坂，各家策应真喜欢。
 初十起来就分散，再占后宅、黄上林，
 十一驻在法林寺^⑤，上涌^⑥挑饭策应伊。
 十二分散上涌乡，要向小班^⑦借路粮。
 十三题饷到桂林^⑧，桂林题饷不喜欢：
 要去报冤更要紧，若要控银须宽宽^⑨。
 十四行来到小班，小班挑饭百外人；

① 不恰根：见“盐馆害民”段注。

② 东溪、陈后祠、后宅、双芹、陈坂、黄上林、枣溪，均在德化县城东北之戴云山麓。

③ 草埔尾：即埔美，在德化县城塔岸街，是苏江及其宗族聚居的地方。

④ 落来：下来。

⑤ 法林寺：在德化北区上涌乡的境内。原抄本误为“福林寺”。

⑥ 上涌：赤水街北约十五华里的一个大村庄。

⑦ 小班：即小铭，在赤水附近。

⑧ 桂林：在赤水西北约二十华里。

⑨ 宽宽：慢慢来的意思。

这处只能宿一夜，
十五天亮就起程，
到那街头就对阵，
一时分散随人走^①，
人说鸭兵老鼠将，
不忠不义随人走，
一时大败随人走，
林水心中有主意，
咱着回心共返意，
咱今停脚是不可。
去到赤水卡着兵，
失去先方就虚心。
走去尚剩几十人，
正会退开不合心。
正会相误“按怎生”^②。
专好林水随身边。
改劝陈拱说透机，
后来报冤亦未知。

四 路 围 攻

苏总详文起横心，
详伊放旗起谋反，
福州大人着一惊，
德化陈拱起谋反，
皇帝文书紧落来^③。
刘文，肖胡^⑤同齐到，
就召官兵分四路，
行文德化要来拼，
大官小官一齐到，
各厅大人挂旗号，
妄详陈拱谋反情，
今日谋反事是真。
紧办文书上京城，
八里助伊反到成。
紧召泉州孙提台^④，
姓余^⑥野官随后来。
一厅姓廖一厅吴^⑦。
官府一来百外厅。
跟随亲兵万余名。
陈拱兄弟走去躲。

① 随人走：各走各的、星散的意思。

② 按怎生：到这个样子，到这个地步的意思。

③ 落来：下达的意思。

④ 孙提台：即孙开华，时为福建陆路提督。

⑤ 刘文、肖胡：刘为中营，肖为协台。

⑥ 余：指余宏亮，时为总兵衔浙江象山协副将。

⑦ 廖、吴：廖，指中营廖凯；吴指兴泉永道道台吴世荣。

来看山田有耕作，
大人紧紧出告示，
各乡各里都去寻，
自己寻无免照理，
汝知陈拱何处去？
绅衿大老一齐到，
我今这事并无插^②，
当今大人真正番^④，
大人要汝拿陈拱，
汝今拿得陈拱倒^⑤，
有人拿得陈拱倒，
绅衿跪落说情由：
读书的人无处寻，
想起做官真英威，
汝今若是不去寻，
汝今放紧要去寻，
五日以外无陈拱，
绅衿闲谈着将就^⑦，
番的大人要强押，
番的大人真不堪，
不知陈拱何处去？
要拿这人也噜嗦，
也有一分真心寻，
大家谋反敢是无。
落乡要拿陈拱哥，
南北四方都寻无。
就召绅衿问彳途^①。
汝知陈拱何处躲？
陈拱、陈众我不知，
若有“帮群”^③真不该。
出票强押小生员，
紧紧去做免多端。
大人赏银一千元；
大人赏银五百元。
我今这票不敢收，
陈拱、陈众四方游。
便骂绅衿声如雷，
汝乡要办也受亏^⑥；
大人限汝五日期，
办汝绅衿正合宜。
看这大人无可求，
无奈这票也着收，
乡下四民说闲谈：
要拿陈众也是难。
不知何乡何处躲？
也有二分寻彳途；

① 彳途：蹠躡的意思，后来引申为玩的意思。这里是说“问着玩”的意思。

② 插：插手的意思。无插，就是没有插手。

③ 帮群：帮助、帮忙、赞助。这个词汇现已不通行。

④ 番：闽南称洋鬼子为“番仔”，后来“番”被引申为蛮不讲理的意思。

⑤ 拿得……倒：包含有经过搏斗抓到的意思。倒：压倒。

⑥ 受亏：吃亏。

⑦ 将就：迁就。

大人限咱五日外，
想伊做官真正奇，
咱今若是寻不到，
刘的大人有恰明③，
探听陈拱未是反，
有论虚实照理办，
就召绅衿来保结，
若寻三年也是无。
敢用毒计到“怎生”①，
卜拼咱乡随在伊②。
各乡各里探听真，
不敢强拼四乡民。
并无惨拼事是真，
乡中男女正安心。

民 怨 沸 腾

刘的大人官高升，
并无查问虚实事，
随带亲兵百余名，
一到乡中召绅衿，
一日要米三十担，
又要百般好物味，
若是柴米不付足，
不论男女一齐害，
三岁孩儿不识事，
这个野官真无理，
若无鸟铳要办汝，
绅衿思量真不好，
要拴钱银有处讨，
姓余野官最不明，
入乡惨拼无放停。
剖人烧厝④无放停。
要汝柴米共钱银，
又要猪肉五百斤，
又要老酒百余斤。
一时受气用毒心，
见着文生也敢剖，
也敢开刀对伊剖⑤。
要拴鸟铳⑥几十支，
限汝绅衿一对时。
要拴鸟铳也噜嗦，
要拴鸟铳正是无。

① 怎生：这个样子的意思。

② 随在伊：随他便的意思。

③ 恰明：比较明白、比较文明的意思。

④ 厝：房子。

⑤ 对伊剖：对他杀下去。

⑥ 鸟铳：鸟枪。

绅衿各家寻到透^①，寻出几支坏铳头；
 有的断断又生銹，有的裂痕又透空^②，
 一日乡中寻到晚，再寻一支也是难。
 将这几支先送去，大人面前交付伊。
 我今各乡寻到透，通乡^③只有这几支。
 野官一时不欢喜，就骂鸟铳咄小支^④；
 一时受气就发令，刮人烧厝无放停。
 男女老幼全无走，大小跪落求开恩。
 想起有状无处告，八里受亏无处躲。
 大厝烧化百外座，三百余乡拼到无。
 姓余野官真粗心，强拼德化几万人；
 有人并无跟陈拱，无魂无影装到成。
 冤枉刮人真失德，强刮强拼无放停。
 这个野官真粗心^⑤，省头^⑥传来人知情：
 知汝根骨识汝祖^⑦，先前做贼后当兵。
 虽然百姓受尔管，免用贼计障^⑧多端。
 强拼乡民真不愿，一世做官九世冤。
 先做惯盜后出身，正敢粗心不顾民。
 本是学台亲手揅^⑨，贼骨出世正横心。
 强拼钱银可食用，福州省头来当兵。
 汝是贼臣狗八字，后来得功升大人。

① 透：遍。

② 断断又生銹，裂痕又透空：断断，快要烂断的样子；生銹，生锈的意思。透空，烂到有空洞的意思。

③ 通乡：全乡。

④ 咄小支：这么小的一支。

⑤ 粗心：心地残忍。

⑥ 省头：省会。

⑦ 知汝根骨识汝祖：知道你的底细的意思。

⑧ 障：这样的意思。

⑨ 揅：录用的意思。

想汝心行到咄坏， 也无天雷打汝身！
 做恶做毒全绘^①见， 总须风水恰现行^②；
 若会吐血可现死， 正会消得我恨心。

陈 众 就 义

无说野官且放停^③， 且说陈拱的恩情；
 八里的人敢反背^④， 走到安溪去藏身。
 陈拱做人顾八里， 安溪有人要扶伊。
 说到陈拱的事情， 人人听说真可怜！
 汝是真心除盐税^⑤， 苏江害汝也何因？
 除了盐税顾八里， 奸臣反背正无疑。
 汝滞这处暂立足， 慢慢报冤也未知。
 等待来年三月节， 代汝出票订日期，
 招集人马随汝去， 报冤苏江正合宜。
 无说安溪扶陈拱， 且说上格^⑥起无良，
 通会三社奸臣党， 果然奸臣计高强。
 辛卯^⑦腊月念七八， 去请陈众到乡中：
 上格、科山^⑧要扶汝， 叫汝落乡去放旗。
 陈众听说心欢喜， 连瞑起行无停时，
 不知奸臣设计致， 想伊相害必无疑。

① 绘：不会的意思。

② 恰现行：现行，报应昭彰的意思。“总须风水恰现行”，是咒骂余宏亮的话，意思是说他坏事作尽，即使有好“风水”，也逃避不了报应。

③ 无说野官且放停：野官的劣迹，暂且放在一边不去讲他。

④ 八里的人敢反背：指土豪劣绅竟敢陷害陈拱兄弟。

⑤ 除盐税：废除盐税。

⑥ 上格：现在大田县屏山公社的一个自然村，原属德化县，在德化西部，距城八十九华里。

⑦ 辛卯：即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

⑧ 科山：与上格村毗邻，参阅注⑥。

壬辰^①正月年头新，要拿陈众得赏金。
 初一奸臣一齐到，陈众心内有知情。
 思想这处难立足，一时放紧就起身。
 行出门外百余步，看见官兵同四民。
 想起今日有大难，单身独自一个人。
 心肝茫茫走无路，无奈跳落大溪潭。
 行出溪边再走去，再行几步心正安，
 行到溪边山上去，想起要走步又难。
 上格、科山就会锣，不知陈众何处躲？
 这处溪边仔细寻，寻来寻去寻又无。
 卡^②着一位小孩子，看见陈众走纷纷，
 一时放紧就来报，看见陈众走纷纷，
 乡民同兵紧紧行，在那对面大山墩。
 今日拿汝陈众倒，看见陈众在石坪，
 陈众开口应一声，想到要逃无路行。
 初二行来到赤水，汝今免拿我自行。
 就骂陈众起谋反，官府召问二三斤；
 官府召问句句应，陈众开嘴说不惊。
 初三陈众再起行，想起要放也不明^③。
 押入县堂见官府，行到德化便入城，
 大人一时就召问，大人坐堂二三厅。
 大人一时就召问，陈众开嘴说不惊。
 正问反问都无用，不及陈众好口供，
 辰时审到午时尾，声声答应无放停。
 咱须下日^④再来审，退堂办文紧起身。

① 壬辰：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

② 卡：挡着。

③ 想起要放也不明：“不明”疑是“不能”之误。意思是说，陈众想起释放是不可能的了。

④ 下日：再过些日子。

草埔尾乡出登龙，就对大老说分明。
 千万不可留陈众，日后惨拼我乡中。
 我今送汝三千银，要剖陈众消我心。
 孙的大人^①就紧应，也须向汝再添丁^②。
 苏江听说心欢喜，再添大人四百银。
 大人自己顾性命，忙详文书上京城。
 详伊陈众身得病，十分沉重全绘行。
 想汝做官真无理，贪财害命起毒心；
 谨订正月念七八，要剖陈众得钱银。
 念八日子就要剖，天地乌暗全绘开，
 收入番银三千四，想起不剖也要剖。
 不怕天地大乌暗，就将陈众拿出来；
 陈众大声叫不愿，请天请地着报冤。
 大人要剖无照理，剖死陈众命归阴。
 陈众未是起谋反，今日克亏^③真可怜！

万 千 仇 恨

听说陈众心也休，且说陈拱的情由；
 天神庇佑障大胆，敢除盐税报冤仇。
 地下德化出陈拱，天上出有阴太阳。
 芒种落霜也非常，敢是人心起无良！
 泉州出有翁有光，六月时节能落霜。
 正会结交朱林午，敢用毒心不相同。
 草埔尾乡出苏江，害得八里许多人；

① 孙的大人：即孙开华。

② 添丁：添丁，生男叫添丁。这里指的是向贿赂者要求增加贿款的意思。

③ 克亏：使他吃亏。

不知乜神来出世。
若无苏江敢障办，
苏陈二字好祖宗，
号这地名真不好，
号这草埔^①又不好，
今日事情不好说，
家中岩父早过世，
无大家火^③想报冤，
也打面条并杂货，
且说科荣^⑤大富乡，
生得斯文真幼秀，
缘娘年登十六岁，
陈拱自己学武艺，
先学走马并步箭，
且说其养未伶俐^⑥，
因为上省告盐税，
无对八里顾根骨，
假领盐票万余担，
品升贪银别人送，
此是三人同房睡，
告状盘费百余两，
敢是呆生下凡间！
德化也免咄艰难。
号这地名真不通！
正会结冤办无功。
再号平埔^②更不通。
再说陈拱家内人。
小弟未大也艰难，
下桥街路^④开米行，
买卖出入尽忠诚。
曾长女子曾缘娘，
父母匹配平埔乡。
拱哥娶来做妻儿。
百般武艺尽皆通。
搬演关刀开动弓。
未进秀才先童生。
品升武举不忠臣，
贪着其朱三百银。
各家〔乡〕迫领千万斤。
一位蔡慈正不堪，
偷拿路费无相干。
连夜偷去返回乡。

① 草埔尾：苏江祖居地。

② 平埔：德化县城附近的一个自然村，是陈拱的祖家。“平埔”，按口音来说，离有“夷成平地”之意，所以《陈拱歌》作者说，把这村庄名为平埔是“不通”（不祥）的。

③ 家火：家产、家财。

④ 下桥街路：按德化城关街市建在下桥之旁，故称下桥街，即塔岸街。

⑤ 科荣：在县城西北约五、六华里。

⑥ 且说其养未伶俐：叙述陈拱参加武试，因手脚不够伶俐，未能按规定标准举起其养石。

临阵退缩随人走， 陈拱无奈自思量：
 要催状呈无钱银， 连夜回乡紧起程；
 独我再创^①三百两， 再去福州告到成。
 省头大人都有准， 愈恨州官敢办文：
 此是德化坏官府， 要拿陈拱乱纷纷。
 陈拱思量无计致， 自称元帅陈开成，
 招集人马拼盐税， 刽死其朱消我心。
 事情愈弄就愈坏， 可恨苏江须我刽，
 若无奸臣“打呆事”^②， 哪有官府四方来？
 说到陈拱心头酸， 举目无亲目头红：
 第一母亲官拿去， 第二妻子刈人肠；
 第三兄弟析分离， 第四官府毁墓堂；
 第五官府烧祖厝， 想起心闷又心酸；
 第六做事害八里， 正会受苦到这般。
 第七百姓难立足， 等我出身须何时？
 第八官府冤枉办， 第九烧厝带刽人；
 第十八里为我害， 各乡家火抢到空。
 数百人马拿陈拱， 看前看后无亲人。

流 亡 官 田

先前风险难得说， 且说后来到官田^③，
 躲在官田六十工， 无食无睱心不安：
 陈拱母亲官拿去， 缘娘苦切寻无翁^④，
 假做乞食去打探， 打探十日到官田，

① 创：筹措银钱。

② 打呆事：把事情搞坏。

③ 官田：在安溪长坑附近。

④ 翁：丈夫的意思。

一时夫妻可相见，
夫妻相聚十一夜，
梦见官兵来围厝，
一时就对丈夫说：
昨暝一梦有奇异，
陈拱那时便就听，
行出门外百余步，
夫妻紧行无停时^②，
房坑、小林^③小乡里，
爱挾^④缘娘做妻妾，
陈拱在床睏未醒，
手举小刀入房去，
就叫拱哥滞别处，
就对陈拱说闲谈：
我今报汝躲别处，
原来人说是猴洞，
四边石岩果然壮，
陈拱不知好坏人，
夫妻二人赶紧去，
赖发父子真欢喜，
汝今假意送饭去，
惯盜一时起横心，
身藏短刀假送菜，
直入猴洞见陈拱，
心肝茫茫不敢剖，
目涙流落淋漓啼^①。
缘娘一梦有跷蹊：
口口声声拿丈夫。
咱滞这处有人疑；
梦见有人去报知。
夫妻二人紧起行，
看见官兵几百名。
连行几步到房坑，
刮死陈拱归阴司。
要取头壳可得银，
心肝茫茫不敢刮。
我若不报人不知。
这处住久是不可；
对面溪边大石硿。
洞内躲得百余人。
洞下也是大溪潭。
若要去躲也是可，
赶紧去躲大石硿。
去请惯盜来刮伊，
刮死陈拱无人疑。
便收赖发四元银，
刮死拱哥无放停。
想着要刮心茫茫，
一时返身走出来，

① 淋漓啼：哭得泪水满脸淋漓。

② 无停时：一刻也不停留。

③ 房坑、小林：在永春县境福鼎附近，与官田毗邻。

④ 爱挾：喜爱。

四元番银拿回去， 可买鸦片来铺排^①。
 赖发父子笑咳咳， 惯盗去到必定刮；
 咱报大人可赏赐， 此去必定大发财。
 这是我子好福气， 无妻也有天送来。
 父子思量心欢喜： 陈拱贤妻是我的，
 也可给我做媳妇， 也可和我做夫妻。
 日落西山便得知， 敢是无刮才无来，
 赖发假意送饭菜， 拱哥欢喜就出来。
 就对拱哥头摇摇， 汝今这处滞蛤牢^②。
 假意落乡去籴米， 赶紧去报陈茶标，
 茶标本是捐官府， 听说这事心欢喜，
 就召乡兵紧紧赶， 要拿陈拱无放停。
 壬辰五月廿六夜， 拿来得功可做官，
 赶到猴洞紧去围， 人马壮了一大堆。
 陈拱跪落拜神明， 请天请地救我身，
 一时出洞乱纷纷， 跳落溪边大石墩，
 一看潭面几十丈， 心想要走又无盘^③。
 乘风茫茫走过去， 相似再兴走王墩，
 走到溪边山上起， 必定神仙相扶持，
 一时响雷落大雨， 云雾进来气冲天。
 奸臣相害有天地， 可比刘备过檀溪。

内 奸 出 卖

陈拱走去四方游， 茶标返来拿缘娘。

① 铺排：应酬的意思。

② 滞蛤牢：呆不住。

③ 无盘：本是不合算的意思，这里说的是没有可能的意思。

缘娘拿到德化县，交给大人自主张。
 此女清标兼幼秀，大人召审问情由：
 已时审到午时尾，交与大家^①做一房。
 陈拱走去心茫茫，再说落乡领先锋：
 我最得心^②推林水，同心同胆一般同。
 第一随标罗考兄，同食同瞓又同行；
 第二随标吴达使，被兵剖死中央营；
 第三随标是郭砚，专心专意随身边；
 第四随标是周尧，想看周尧心狯消；
 第五随标是王寮^③，说到王寮心狯消。
 周尧一人不忠义，不忠不义用心机。
 此人奸臣无处比，盐癟生虫无处移^④，
 六月陈拱在尖山^⑤，尖山策应真喜欢。
 周尧一人敢反背，反心背出去报官；
 又到六月十六夜，去请官兵到尖山。
 因为食酒失大事，被官拿去全无疑。
 人说人丁无数万，知人知面不知心！
 也跟周尧拿陈拱，桂林、苏坂及双芹。
 及浩为阵天下寻^⑥，华品、华谋^⑦不忠臣，
 前来帮群除盐、税，后来反背依官兵。

① 大家：婆婆。

② 最得心：最贴心的。

③ 罗考、吴达使、郭砚、周尧、王寮：都是陈拱的结义弟兄。吴达使为义军先锋，在赤水与官兵对仗时牺牲；罗考、郭砚和陈拱在尖山同时被围，罗、郭均战死。周尧、王寮则出卖陈拱求荣。

④ 盐癟生虫无处移：德化民间谚语，“盐糟生虫有药医，盐癟生虫无处移”。意思是说，如果盐糟生虫，加点盐还可以补救，如果盐癟生虫，那就糟了。这是用来警喻出内奸，那就无可救药了。

⑤ 尖山：在德化吉岭村，离赤水约七、八华里。

⑥ 及浩为阵天下寻：本句不可解。疑是抄本有误，但已不可考。

⑦ 华品、华谋：姓叶，华品时系德化国宝乡的“勇长”，华谋不详。

廿七陈拱再起行，押送兵马千余名，
 解上福建省头去，不知有无到京城？
 神明救汝茫茫去，海中水路透龙宫^①
 有人谣谤福州死，有人谣谤解上京。

附录

《大清德宗皇帝实录》

光绪十七年辛卯，九月，……癸亥。谕军机大臣等。卞宝第奏，匪徒聚众滋事，办理大概情形一摺。据称：本年八月间，福建德化县承办盐务模户翁有光、盐哨翁栋，收取各乡烟户旧欠盐斤折收贴价，并将已收之户重复追讨。乡民不服，外匪乘机生事，拆毁盐馆、厘局。永春、德化交界之虎豹关，有匪数十人住守，文报不通，并至大田县抢扰。现派孙开华、罗大春等分路进剿，请将办理不善之印委各官，革职查办等语。案关匪徒聚众滋事，且住守要隘，肆扰邻县，难保不意图盘踞，亟应迅速扑灭，以靖地方。著卞宝第督同孙开华、罗大春等严饬派出将弁、兵勇，迅拿首犯，解散胁从，毋任日久蔓延；官运局委员候补盐大使孙星华、永春州知州刘朝缙、前署德化县知县周廷献，均著革职听候查办；并将盐户翁有光、翁栋等按律严惩，毋稍宽贷。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01，页1）

光绪十七年辛卯，冬十月，……丙午。……闽浙总督卞宝第奏，德化县匪首陈拱聚众滋事，派兵剿办情形。得旨：即著督饬孙开华等，迅速剿办，毋任蔓延。

（卷302，页7）

① 龙宫：原抄本误作“事官”，行书字体，与龙宫近似，故有此误。

光绪十七年辛卯，……丁卯。……又谕：前据卞宝第奏，福建德化县匪徒滋事，当经谕令迅拿首犯，解散胁从，并将官运局委员孙星华等革职查办。嗣据该督奏，大兵将至，各匪星散，惟匪首陈拱带伤脱逃，潜赴戴云山藏匿，聚众竖旗，意图抗拒，复谕令督饬提督孙开华等，迅速剿办。兹据御史林启奏，该匪等踞山自守，虜聚将及二万余人，官兵不敌，势甚猖獗，倘连结九龙山会匪，恐将不可复制，等语。此案现在办理情形，究竟若何，著卞宝第即行复奏。一面迅饬孙开华懔遵前旨，严督各营将弁，会合兜剿，务期一鼓歼除，倘有观望迁延情事，即著严参治罪。并饬总兵罗洪标等，认真防守，毋任窜逸。至委员孙星华及地方各官，即著迅速查办，并将盐户翁有光、翁栋等按律严惩。其从前包销派买各弊，出示永远禁革，俾匪徒无所借口，以散胁从而靖民心。原摺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03, 页8—9)

光绪十七年辛卯十一月丙子。……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卞宝第奏，福建德化县匪徒滋事，并匪首陈拱逃赴戴云山聚众竖旗，竟图抗拒，迭经谕令督饬孙开华等迅速剿办。嗣据御史林启奏，该匪踞山自守，势甚猖獗，复谕令将现在办理情形复奏。兹据奏称，匪首陈拱窜往陈板后宅等乡，聚众数百，沿山筑卡，经孙开华等先后会剿，因山径崎岖，未敢深入，责令后宅乡耆族捆送，具限交犯，等语。该匪首聚众负嵎，当此官军四集，何难合力兜拿，克期蒇事；倘迁延不进，或至该逆翻山逃遁，别滋事端，该提督等安能当此重咎。著卞宝第严饬孙开华迅速进剿；一面扼要堵截，严防窜逸。孙开华平日打仗奋勇，受恩深重，务督饬各将弁，实力搜拿，认真剿捕，毋任日久蔓延，致贻后患。将此由四百里谕知卞宝第并传谕孙开华知之。

(卷304, 页4)

光绪十八年壬辰，正月，……丁丑。……闽浙总督卞宝第奏，福建德化县匪首陈拱滋事，提督孙开华缉匪无功，请议处。得旨：孙开华著交部议处。

（卷307，页7）

光绪十八年壬辰，二月……乙巳。……闽浙总督卞宝第……又奏，德化匪乱，已将匪首胞弟陈众拿获，并将激变之盐哨翁栋正法及查办情形。得旨：仍著严拿匪首陈拱，务获，毋任漏网。

以击散匪徒，予福建德化县拔贡生苏春元等，叙奖有差。

（卷308，页6——7）

光绪十八年壬辰，二月……丁未。……谕内阁……。又谕，前据卞宝第奏，提督孙开华剿办德化县匪徒，日久未将匪首陈拱、陈众擒获，自请议处，据咨代奏，当降旨将该提督交部议处。昨据卞宝第奏，已将陈众拿获正法。本日兵部遵议复奏，所有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应得降一级调用处分；加恩著改为降二级留任。

（卷308，页7）

光绪十八年壬辰，夏四月……丁巳。……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请饬严申军律，以安良民一摺。据称：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上年剿办德化匪徒，迁延观望，以致逆首陈拱得以乘间逃匿。该提督所部，向无纪律，此次搜捕陈拱，所过虏掠奸淫，焚烧庐舍，良民久遭蹂躏，苦不聊生，请饬严申纪律，等语。孙开华于剿办德化匪徒，日久未将匪首擒获，已难辞咎，业经降旨格外加恩。该提督宜如何激发天良，申明军律，认真搜捕。若如所奏各情，实堪痛恨。即著孙开华严饬各将领，整顿营规，约束兵丁，不准丝毫骚扰，以安闾阎，并将匪首陈拱等，赶紧设法拿获，勿任久劳兵力。倘仍不知振作，纵令各该兵丁任意扰害，或

别致激生事端，定惟孙开华是向，该提督当知宽典不可再邀也。将此传谕知之。

又谕：有人奏，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剿办匪徒，日久无功，匪首陈拱，逃窜未获，该提督军律不严，所部弁勇，到处虏掠奸淫，焚烧庐舍，致地方久遭蹂躏，民不聊生，等语。孙开华剿办德化县匪徒，时逾数月，匪首陈拱未能拿获，若如所奏各节，不特渠魁漏网，日久稽诛，且劳师糜饷，扰害闾阎，殊堪痛恨。本日已有旨，严谕孙开华整顿营规，务获匪首，并著希元将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参奏，毋稍徇隐。……

（卷310，页14—15）

光绪十八年壬辰，闰六月……甲申。谕内阁……又谕，前据御史林启奏，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剿办德化匪徒，日久无功，并所部弁勇有虏掠等情，当经谕令希元确查具奏。兹据希元查明参奏，此案副将余宏亮，经孙开华咨调，派令剿办匪首陈拱匿踞之后宅乡，该副将因陈拱逃窜，将容留陈拱各乡房屋，烧毁二百余所，累及无辜良民，勒缴军器，又多索扰，实属荒谬。总兵衙浙江象山协副将余宏亮，著即行革职；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于余宏亮肆意妄为，毫无觉察，亦难辞咎，著交部议处。

（卷313，页11）

光绪十八年壬辰，秋七月……己亥，谕内阁：兵部奏，遵议提督处分一摺。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于副将余宏亮所部弁勇，扰累乡民，毫无觉察。兵部议以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实属咎所应得。惟念该提督从前尚有战功，现在陈拱业经拿获，所有应得处分，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该提督务当感愧奋发，力戒矜满，严明约束，认真操防，以赎前愆；倘再仍前玩泄，朝廷惟有执法严惩，

不能屡邀宽典也。

(卷314, 页5)

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己亥。谕内阁……又谕，希元、谭鍾麟奏，捕获匪首审明正法，出力员弁开单请奖一摺。福建德化县土匪陈拱等，上年八月间聚众滋事，经希元等饬令提督孙开华督军剿办，匪首次第就擒，地方悉臻安谧；所保在事出力员弁，著该部议奏。另片奏，已革副将余宏亮，捕获匪首出力，才具尚堪任使，可否弃瑕录用，等语。余宏亮著加恩以参将补用。

(卷316, 页7)

《福建通志》沈瑜庆、陈衍等纂，1938年福建通志局印

〔光绪十七年辛卯〕，十月。卞宝第奏：福建德化县乡民与盐馆为仇，聚众滋事，经知县邵书升号召团绅郭姓等与哨官徐荣桂带勇击散，匪首陈拱带伤脱逃。兹据代理永春州张元鼎、德化县邵书升稟称，陈拱自脱逃后，潜赴戴云山后宅等乡藏匿，复又煽惑乡愚，伊在一日，可免一日厘税，该处多系盐馆挑夫，颇为所惑。近在山口竖旗，意图兵临抗拒。该县谕令解散投诚，派县差二名往贴告示，竟被杀害。讯弁派兵丁刘德发往探情形，亦被杀害祭旗，并敢张贴伪示，自称大元帅，派令各乡助送银米。该匪恃其居处层峦叠嶂，危险崎岖，负固不服。县中仅擢胜营勇三哨，兵力太单，不敢轻入。稟经陆路提督孙开华，派擢胜右后哨营，驰往剿捕；并派练兵一营驻扎永春州。所有各营弁勇皆隶孙开华部下，非其亲往调度，呼应不灵。臣复电请孙开华亲往督派，以期速歼渠魁。孙开华于九月十八日前赴德化，相距仅一百五十里，计日可到。据咨擢胜三营，自节次裁减后，正勇不满千人，三哨亲兵不满二百，以之分派城、乡两地，防剿实形单薄。请将三营、三哨，暂照营制添募补足，业已电嘱照募。兴泉永

道吴世荣，亦带练兵两哨驰往与孙开华会同督办。德化兵力已厚，难保该匪不穷蹙旁窜。尤溪、大田二县与德化毗连，最关紧要，经臣饬派署建宁镇总兵刘端冕，将所部福字营募捕足额，并督同总兵廖得胜、副将文吕魁楚勇两营、延平协副将赖安邦练兵三哨，统由此路前进，与孙开华会合兜剿。该匪米粮过少，火器无多，必须乘此合剿，以期一鼓歼擒。仙游、永福二县，亦有小路可通，已派总兵罗洪标管带练营驻扎仙游之鹤鸽岭，并饬永福营、县，一律严防，以杜窜逸。

（《福建通纪》卷二十，页15）

《德化县志》1940年朱朝亨修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二日，民变攻赤水盐馆、税局。初四日攻东岳，盐、税两局焚之。初六日入城，初九日知县邵书升密谕附城各乡率众助官军驱逐，哨官徐荣贵擒杀九十余人。邵书升遂以复城功通报，大张陈拱、陈众兄弟聚众陷城之罪，申请剿办。提督孙开华率队进剿，次年众、拱先后就擒伏法，激变祸首翁有光下狱死，酿祸各官及办理不善各武弁分别处分，邑乃靖。

初，晋江翁有光樸办德化盐局，恃干父州幕朱林午权势，迭加盐价，民已怨言；至是勒迫附城各乡，按月额领，民更不堪其虐。乡武举张品升、鹏都乡武童陈拱等，以附城各乡食盐向由铺户零星购买，并无定额，不从所派。光遂以两人把持，瞞耸盐大使孙星华请州饬县拿办。时州牧刘朝缙麻木不仁，政权操诸刑幕朱林午之手，因得以擅作威福。知县周廷献老耄庸懦，惟上官之命是听，故张品升具诉，不为伸理，竟交典史看管，未几脱逃。拱则控之道、控之省，俱不得直。州差县役十数人到家坐索，叫嚣隳突，拱乃潜，偕第众逃之邑东北区。东北各乡素受盐税迫勒，积恨已深，见拱来，咸忿憤其焚烧局所，为民除害。拱处于

一唱百和之间，聚众益众，遂在上涌法林寺大开会议，订期举事，拥拱为首义。拱至是也不得推却矣。当未起事之先，各官署照墙及街坊粉壁大书“订丙寅焚盐馆杀其珠”九字。其珠者，翁有光乳名也。果于八月初二丙寅日（按：八月初二系癸巳）集众数百攻赤水盐、税局。初四日，乘势攻东岳庙盐、税局所。翁有光已先远飏遂焚东岳庙泄愤。移时退驻东埔寨，居民不惊，城门赤照常启闭。初六早，拱与乡民数百人入城，迳进县署，意在要求县主严办翁有光，以平众怒。时卸任知县周廷献，已先一日微服出永界，署空无人。新任邵书升接篆才七日，馆于试院，适由永调来之哨官徐荣贵，亦率官兵三十余名护卫，拱不敢惊动。遍央邑绅请其据实转详，并定盐价，冀可便民。不图邵书升佯为允许，故缓详文，而暗令附城各乡民，定日助官驱逐；且以坐视不救吓，其必行。各乡惧祸，乃密约各子弟，遵令臂缠稻草为号，列械击鼓，于初九日午饭之顷，数百人由东、西、南三门拥进，众鼓齐鸣。官军知众已集，咸持枪实弹冲出，乡民纷纷如鸟兽散，罔敢与斗；遂被官军枪杀擒获计九十余人，余皆随拱逸去。邵令遂以克复县城报闻；复张大其词，谓拱自称大元帅，张贴伪示，谋为不轨等罪。上宪不察，信以为然。于是向之所谓民变者，今则以拱为匪首，以从者为匪徒矣；向之饬令地方官妥为解散，勿再过激者，今则以剿办闻矣。提督孙开华奉令进剿，初意亦主招抚，奈拱鉴于前车，不敢迳出。孙乃与兴泉永道吴世荣、知州张元鼎一意主剿。始而拱之祖祠、己屋与保拱者之庐舍焚毁无余；继而拱之先人坟墓，均遭发掘。各处营官亦相继到德，孙令分布东北各乡，限令乡长送拱赎罪，拱愈不敢出，乡民之匿拱者亦愈坚。孙之部下常山协余宏亮，性嗜杀，日肆焚戮，拱终不可得。乃设为四面兜剿之计，已檄调上游各军，订日会师矣。时福州林启方为御史，闻其事，以官激民变，具疏直奏。得旨，孙开华以调度无方革职留缉；余宏亮以多杀不辜降职；刘朝缙、周

廷献均革职；孙星华拿问；朱林午以死罪脱逃，有遇头即杀之谕；翁有光系晋江狱瘐死。明年正月，众在上格被获，就地正法；又明年，拱在草村就获，解省斩决；拱要曾氏发遣为奴。轩然大波，至此顿息。……

（卷十一，《武卫警盗》，页11—12）

本刊1982年第1期（总47号）《我杀了张作霖》译文的署名，
应作张锦堂 武育文译 史树新校

阎锡山在山西

山西省政协供稿

编者按：1979年4月，本刊编辑部请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邀请原国民党山西省的一些军政人员进行座谈，题目是阎锡山在山西是怎样维持他的反动统治的。参加者有：李冠详、刘逢炎等13人。这里发表的是座谈会发言记录。内容主要是阎锡山在人事上的一些做法，而且是即席谈话，并不全面系统。现发表供研究参考。

田成绪（原阎军师政治部主任）：

阎锡山能够在山西统治三十八年之久，主要采取了三权不让人的方针。这三权是：一、军权，二、经济权，三、人事权。其中特别是军权，抓得更紧。阎锡山深知自己是凭清末的“山西新军”夺得山西军政大权的，所以他始终亲自抓军队。方法有二：一是成立军校，亲自培养忠于自己的军事干部。他掌权以后，先成立了学兵团（后改为斌业学校）、北方军官学校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成立了青年军官教导团，他亲兼团长，王靖国任副团长。晋绥军的将领和中下级军官都是从这些学校毕业的。二是把军权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里。阎锡山的高级军事将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所谓“十三太保”。其中职权最高、阎最信任的是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赵和王更是阎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他们三人都是阎的同乡五台人。

第二是经济权，也由阎锡山一手掌握。这和他的家庭出身是分不开的。阎的父亲主要是个商人，清末在五台城内开一个名叫“吉庆昌”的钱铺，自东自掌。除了放高利贷以外，还印发“钱

“帖子”（相当于现在的钞票），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由于“打虎”（投机买卖）失败，钱铺倒闭，父子二人才逃到太原躲债。阎锡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住进山西武备学堂，并转赴日本留学的。由于他从小在钱铺里养成视财如命，精于盘算的习性，他亲自掌握山西的经济权，财经部门和厂矿企业都交由他的岳叔徐一清、内弟徐士珙、表侄曲宪治、曲宪南等负责。如徐一清曾任山西省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曲宪治和曲宪南分任西北实业公司协理和营业处长等。其他重要财经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是非亲即故，或者是忠于他的看家狗。

第三是人事权，也由他亲自掌握。文人县长以上，军人团长以上，必须经过他亲自传见审查决定。他认为确实可靠、绝对忠于他的人，他才提拔为县长、团长，给予一定的权力。他所用的人，很少有真才实学。例如，赵戴文是阎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好友、同乡，又是多年替阎出谋划策的“军师”，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但此人信奉的是孔孟之道，讲的全是旧礼教，根本不适合时代要求。他常说：“我和伯川，君臣之分定矣！”就因为愚忠，阎才重用他。又如，杨爱源不学无术，只是唯唯听命，而阎把他提拔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是赵戴文死后山西的第二把手。阎重用他，除了同乡关系以外，就因他是个俯首贴耳的人。杨身为副长官，见阎时还要九十度鞠躬，口口声声喊司令长官，又如梁化之，太原解放前是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特务头子，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计其数，最得阎的信任，阎睡觉时只有他能进去谈话。此人自高自大，刚愎自用，排除异己，目空一切，太原解放时服毒自焚而死。阎重用他，除是姨侄关系外，就因他能听命于阎，效忠于阎。真正有才干的人，阎是不敢重用的。例如原平县的张培梅，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但因与阎政见不合，长期闲居家乡。抗日战争时期，阎为整顿军纪，利用张的威望，请他担任执法总监。张因王靖国私自放弃兑九峪，致使日寇窜扰晋西，力

主枪毙王靖国，以肃法纪。阎百般庇护，张培梅气愤不过，服毒自杀。类此事例，不胜枚举。

阎锡山还有一种用人的方法，就是按雁北、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地区，把他跟前的高级官员平均分配，各搞派系，互相制约。谁对他稍有不满表现，就被他搞掉。例如，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因阎重用王靖国，心中不服。阎便利用陈长捷到重庆述职的机会，撤换了他。又如原系国民第三军军长后来归了阎的徐永昌，也较有军事才干，阎便剥夺他的兵权，让他当了山西省政府主席。徐表示不满，又设法调他去南京当了军令部部长。再如，蒋介石命令阎锡山派一个军到江西去“剿共”，阎派李生达军长带兵南下。蒋为了争取李生达，让李当江西省政府副主席，阎不同意。李生达调回后，他即指使人收买李的卫士，刺杀了李生达。他还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搞封官晋级。抗日战争中，他为安定干部思想，制发一种布质徽章作为标志，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风行一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其余黄边、蓝边，更可想而知。而一般干部却被他捉弄得晕头转向，甘心为他卖命。

杨怀丰（原国民党山西省政府新闻处长）：

阎锡山以他个人为中心，对他有利的他就干，对他不利的，他不干。用人也是如此。你对他有利时，他用你，不利或者无用时，就把你踢开。他用人不是唯贤、唯能、唯才，而是对他有利。

阎用人还有一条办法是，住在哪里用哪里的人，以作点缀。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他又住到吉县，成立了个政务会议，任用吉县人谭克宽为政务会议秘书长。政务会议秘书长吴给之对我说：“会长把谭大头派给我，帮不了我的忙。你可以相机告会长，另作考虑。”我当时是同志会干委会主任，负监察责任，人称我为“发言人”，于是我便向阎做了汇报。阎说：“咱们现在住在吉县，住的还是谭家的院子，不用人家还行？”又如，抗战胜

利(1945年)后回到太原，阎派曾给王靖国当过秘书的阳曲人张一善担任孝义区专员。命令一下，司令部大哗，都认为他当不了专员，大家又鼓动我去反映。我对阎说：“张是个书生，办不了事。”阎说：“咱们现在回到晋中了，不用晋中人不行。”

阎锡山用人还搞地区平衡。例如抗战前山西省政府的民、财、建、教四厅厅长和秘书长，就平均分配给各个地区。民政厅长邱仰溶，晋东南沁县人。财政厅长王平，晋西隰县人。建设厅长樊象离，晋南解县人。教育厅长冀贡泉，晋中汾阳人。秘书长王尊光，晋北大同人。

武尚仁(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少将参事)：

阎锡山以我为中心，存在第一，合乎这个的就行。袁世凯称帝，他上表称臣；蒋介石掌权，他就悬挂青天白日旗。这就是以我为中心，以存在为第一的表现。

阎锡山用人是经过全盘考虑的。军权，他首先用五台人，例如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其次，用外省人，他的高级将领中外省人很多，因为外省人没有地方势力，反不了他。文官他用一部分不是五台县的山西人，因为文官造不了反。

阎锡山处理事情，用的是“中”的哲学。他说“中”的哲学不是唯中，也不是折中，而是适中。他认为事物都有个恰到好处，也就是“中”，能把握住这个“中”，就可以左右逢源。例如，他回太原后，当时有些人反对利用日本人的东西和做法等，他拿起个茶杯，却说：“这个茶杯是日本人造的，我们可以拿起它打死日本人。”

他有意识地把部下制造成对立面，互相牵制，都对他表示忠诚，都对别人进行监视，所以谁也不敢对他造反。不仅军队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就连经济部门也不例外。

祝秉钧(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军官服务队少将队长)：

阎锡山的组织、军队、政治、经济等部门中，各有一个小组织。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直接领导，有事都向阎直接反映。阎锡山

这样做，是叫他们感到与他最亲最近，他便可以更好地控制。

对每个人，阎锡山总是表示信任，以便换取对他的忠诚。我能够到阎的面前汇报工作，是从当了军官服务队的队长以后开始的。我初当队长，并不懂得积极要求见阎。阎为了笼络我，特地叫副官把我叫去，责备我为什么不积极到他跟前研究工作，临走还规定了每天晚上要去见他，说有要事告诉我。有一次，大家交代完公事都要走时，阎锡山说：祝秉钧不要走。我就留了下来。他一边吃饭，一边问我的家庭和老婆孩子的情况，使我感到阎锡山真关心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和高兴，同时也就更加忠于他了。

阎锡山教育干部，从一开始就要使干部脑子里只知道有他，他比任何人都强。我是军官教导团学兵团毕业的，我深有此体会。他是把山西当做一个国家来办，不是当做中国的一个省来办的。他要干部把他当做国家领袖来崇拜，而不是当做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长官来对待。

阎锡山非常注意情报工作，花很大力量搞情报，收译其他方面的电报。翟修三就是把收到的李宗仁、冯玉祥的电报密码破译出来，使阎锡山预先采取了措施才升官的。只要他能存在，不管什么卑劣的手段都可以采取。“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这就是他提出的卖国当汉奸的口号。

师孔彰（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参议）：

“夤缘时会，随机应变”，这是阎锡山的成功秘诀。他提出“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只要能存在，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宁使我负天下人，莫使天下人负我”，是他涉世处人的指导思想。

阎锡山使用干部用的是“二”的做法，即利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互相监视。例如，在军事上，杨爱源、孙楚和赵承绶是一派，王靖国是一派。这两派对阎都要表示忠诚，便尽量地对阎恭顺，同时，又都防备对方在阎跟前说自己的坏话，所以就

更加俯首贴耳，无条件地执行阎的命令。

在作风上，阎锡山是唯我独尊，别人不能有异议。杨爱源曾说：“会长说啥你就赞成啥，你才能存在住。”在人事上，任命县以上的文官和校级以上军官，都要经过阎锡山亲自批准。在财务上，都要经过吴绍之再转给阎锡山批。

杨爱源后来是山西的第二把手。他能在山西长期存在下去，就是因为他什么事都没主张，唯阎锡山之命是从。杨爱源曾说：“我是无我，我以会长的意志为意志，会长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会长叫我怎办我就怎办，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意见和建议。”杨爱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能力，但他却能摸住阎锡山的心事，以绝对服从，取得阎锡山的信任。

祝秉钧：

杨爱源虽然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但阎锡山却始终控制着他。军官服务队成立以后，阎锡山给我的命令是：军官服务队的军官只有经他批准，才能调动，除他之外，谁也不能。有一次，杨爱源看中了一个叫张桂滨的青年军官，教给他去当副官，我让去了。去了不到一个月，此事就被阎锡山知道了，他问我：“谁叫去的？”我说：“副长官叫去的。”阎锡山说：“我说过只有我能调动，谁也不能调动；你把他赶快给我调回来，并告副长官说，是我叫调回来的”。我只得遵命告诉杨爱源，把这个青年军官又调回服务队。通过这件事，阎锡山是要教将官们知道：什么事都得照他的话去做，不能违背他的意见。

武尚仁

阎锡山说：“用人以君子，防人以小人。”因为“人皆有上进之心”，所以要“用人以君子”；“人皆有盗贼之心”，所以要“防人以小人”。

阎锡山对情报工作是很注意的。他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判断力。他勾结日本人，是准备回太原当汉奸。可是珍

珠港事件一发生，他就说：日本人非失败不可。从此，他就不再和日本人谈判了。

他有儒家思想，这主要是受赵戴文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后，他感到新的时代潮流在出现。一九三一年他从大连回来以后，请北京的各教授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等到太原讲马列主义，还成立了“中外语文协会”，出版刊物《中外论坛》，刊登苏联的文章。他是打上新的招牌，来装璜门面的。

总之，他是以“我”为中心，以“存在”为第一，只要符合这个原则，他就什么都可以做。

翟品三（原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少将参事）：

阎锡山在山西为什么能统治三十八年之久？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下列四点来考虑：

第一、辛亥革命时两面手法的运用。辛亥革命时，阎锡山一方面与清朝的山西巡抚陆钟琦、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和新军协统谭振德都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他是同盟会会员和铁血丈夫团团员的身份，与革命派不时来往。他观察革命与反革命形势，决定进退策略。当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初八日）晨四时太原的武装起义爆发，由八十五标二营管带姚以价、模范队头目杨彭龄率领起义军，夺开新南门进攻巡抚衙门后，阎锡山命令他的八十六标布防在巡抚衙门的东西两边附近街道，并控制小二府巷，保卫巡抚衙门，而他本人却躲在大教场的树林里察看动静。他听说起义军已将陆巡抚和谭协统打死，灵机一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他的部队参加了起义。夤缘时会，被举为都督，取得了统治的地位。

第二、山西的地理条件有利。山西，表里山河，形势险要，东有太行，西有黄河，南有王屋，北有雁门，是华北的要塞；既非南北通道，首当其冲，亦不僻处边远，难以问鼎。军阀混战，相互争雄，如不利时可以闭关自守，有利时又可以出关进击。因

此，山西以外的大小军阀，此起彼伏，多有变化。而阎锡山凭着山西的地理条件，因应自如，一直不倒。

第三、有一套迷惑干部的权术。阎锡山统驭干部的权术，可以说是集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的大成。他用各种方法，使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误认为高高在上的阎锡山对自己很赏识、很信任，无形中上了圈套，乐于为他卖力。当我由赵戴文推荐，第一次见阎锡山时，按照我的上司财政厅长王平事先告诉我的：

“你见会长要作好充分准备，说你最熟悉的事，不要间断。要是会长一问，你万一答不来，就印象不好了。”我又结合孟子所说的“见大人则藐之”的话，不可猥猥琐琐。因此，我见到阎锡山，他命我坐在他的对面谈，我就滔滔不绝，说个不停。他一直听着我说，没有反问的空隙，却当着我的面，在我的传见名单上四周画圈圈。这一小动作，就一下把我的思想抓住了，认为他对我十分器重。我说完后，他感到我善于讲话，要我和侍从长联系，再给我安排二十分钟的时间，再谈一次，但没实现。不久，就把我由财政厅秘书（相当中校级）提升为第二战区司令部上校参事。有次，阎锡山召开会议，参事们也去参加。办公桌周围坐的是高干，我坐在一边。讨论问题时，阎突然指名，要我谈谈有何意见。我心里想，阎只见过我一面，就把我认住记住了，可见对我很重视。这使我进一步上了他的圈套，为他卖力。

第四、善于玩弄新花招，用以混淆视听。阎锡山一贯认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因此，他总是窥测时代风向的变化，相应地玩弄一些新花招，用以混淆视听。辛亥革命时他投机革命，取得了山西都督的地位，尝到了“新的甜头，懂得了‘新’的重要。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大力提倡尊孔，他就请康有为来山西讲孔孟之道。海子边（人民公园）“自省堂”三个字，便是康有为写的。康有为走时，阎锡山送了他三千元的仪程。真可叫做一字千金。五四运动，胡适曾风头一时，阎锡山又请胡适和

湖的老师杜威来山西讲实用主义。所有的中国军阀包括蒋介石在内，都不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只有阎锡山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下过一番了解的苦功。不过，他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要从中玩弄新花招，为他的反动统治服务的。正如他所说的：“防共应先知共”。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渡后，他深深感到，旧的官僚统治那一套，和时代精神不相容了，于是别开生面，又请了许多新的进步的有名望的人来山西活动，甚至托派分子张慕陶，也成了他的座上客。阎锡山讲什么“利他打他”，实际上就是：以你之新，打你之新；标你之新，保我之旧。试考察一下他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好象和共产党说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差不多，实际上是混充八道，以假乱真的。看风使舵，什么风来了，他就变化一手新的，用来迷惑人。

我认为：阎锡山所以能从辛亥革命以后，在山西统治了三十八年之久，成了军阀中的一个不倒翁，主要原因，就在于上述四点。象袁世凯、蒋介石那样的大奸雄、大独裁者，都对阎锡山无可奈何。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劳动人民群众革命，才能把又臭又硬、诡计百出的阎锡山连根拔掉。

赵燕亭（原国民党山西教育学院教授）：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阎锡山以一个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留学生被选为山西都督，这是赶上了天时。山西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他又修了正太和同蒲两条窄轨铁路，外面的火车进不来，这是地利。另外就是他的诡计多端，投机取巧。他靠的不是天时、地利、人和，而是天时、地利、人诡。

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早就和日本人有了关系。他和土肥原贤二是同宿舍同学，关系很好。他下野后到大连，又返回山西，日本人给他帮助不少。

阎锡山把军权、政权、人权都抓在他一个人手里。他用人唯

亲。他的表兄曲家和岳叔父徐家，都在山西掌握着经济大权。

阎锡山说：“军官能力的军队，敌不过政治能力的军队。”所以他特别重视军队的政治训练和扶植政工干部。他要以他的反动政治主张，作为他政治能力军队的动力。

阎锡山就是通过这样的种种手法，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的。

翟品三：

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我曾听一位负责同志讲过：“阎锡山对待干部是捏泥人的办法。当你还是土的时候，他要用上一番心思捏你；当你有了眉眼象个人的时候，他就一巴掌把你打下去了。他又另捏一个。”这样，一层一层捏，一层一层打；捏低的，打高的，就没有人再敢反对他了。

阎锡山的统治权划分，叫做“三实二虚”。在首脑部所谓最高的权，不在省政府主席和各厅厅长手里，而是操在他一人手里，这是一实。各县都是由他挑选配备的能听他话的青年县长拿权，这是二实，再就是编村的村长也有相当大的权，这是三实。至于专员和县以下的小区区长都是检点督导性质，实权并不大。就名义说，专员大于县长，但县长都可以直接和阎锡山联系，专员不能对县长怎样。区长对村长也是同样的情况；村长直接和县长联系，区长不能对村长怎样。

阎锡山的军队也是“三实二虚”。师长、团长、连长是“三实”，军长、营长是“二虚”。

刘逢炎（原国民党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山西的生杀大权都操在阎锡山手里，他给你啥，你才能有啥，他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抗日时期，我负责山西省的教育工作，执行的是阎锡山的奴化教育。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占山西。全省学校一律停办。山西省政府教育厅迁往临汾。一九三八年日本南下进攻，教育厅转移到吉县。以后就时而在山西，时而在陕西。仅仅一年多的

时间。就在黄河两岸往返数次。直到一九三九年局势比较安定，各学校部分学生和教职员，才转移到陕西宜川附近。

这时教育厅，只有厅长一人，职员四人，计划成立一所联合中学，在乡宁开办上课。还成立了儿童教养所两处。1940年教育厅返回山西吉县克难坡，将各专署所办的民中改为联中。教育厅所辖的是六个联中。私立进山中学也复校，克难坡还办起克难中学，共有八所中学；师范办起孔崖和石楼两所，职业学校一所。山西大学，川至医专，也在三原复校。在吉县克难坡和陕西宜川桑柏办起省立小学和克难小学。日本投降后，这些学校回到太原与日伪时期所办的学校按性质合并。

阎锡山表面上对教育一般是按照中央教育部规定的法令和课程标准办理的，但实际上进行的却是“兵农合一”教育。首先校长由他指定委任，由同志会委派特派员，并设军训教官。教育学生特别重视“洪炉”精神训练。如从河南各地招回的新生，须在克难坡洪炉集训两周，再分送各校。山西大学师生也调克难坡集训。在克难坡召开了所谓教学进步会议，完全为了发展和巩固同志会的组织。每日教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课程外，其余时间就加紧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必要时为阎锡山充当炮灰，达到他的“兵农合一”教育的目的。

阎锡山常说：“一粒谷子，能成一穗谷子；一穗谷子，能成一亩谷子；一亩谷子能成遍地谷子。”这是阎锡山的“种子”教育的中心内容。各校由同志会派特派员专门宣传阎锡山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中的哲学”。教学中宣传阎锡山理论研究院编写的“教学打成一片”，“教学作用合一”等谬论。然后特派员发动学生参加伪同志会，宣誓拥护阎锡山，敬爱阎锡山，忠于阎锡山，愿为阎锡山终身服务。

阎锡山是名符其实的土皇帝。他认为山西的江山是他的，山西的财物也是他的。如要动他的权，动他的钱，就如同要他的

命。学校本来是消费机构，加以抗战时的学生大部是无家可归，食粮、服装、书籍，均需公家供给。可是每到我请他批学校教育经费时，他就骂我是败家子，踢腾了他的家产。阎锡山在山西统治了三十八年，骑在人民头上、欺压人民，毒化青年，真是千古罪人。

周建祉（原阎军师长）：

我是一九二八年在太原考入北方军校的，一九三〇年毕业后即在阎锡山军队中服务，历升为师长。一九四七年被阎扣押，结束了我的罪恶历史。一九四九年太原解放，才获得新的生命。

阎锡山最善于用甜言蜜语来骗取干部对他的信任。一九三八年，我任团长后，有一次他和我作了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他说：

“你明白吗？所谓抗日，华北就是我在打哩！能讲真正抗日的只有我阎锡山。你看，北方还有谁真正抗日？”那时我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壮大，还以为阎锡山说的就是真的。在抗日战争中，我因爱国心的驱使曾抓紧练兵，在战场上与日军周旋，也还能完成任务，是干选军官。因此，阎在秋林曾数次传见。据王靖国讲：这是会长（指阎）对我的特别倚重。有一次，阎对我讲：“我是要与日寇和共产党周旋到底的，直到我死也不改变，我要坚持。”还说：“自民国以来，国内的大小事变，没有哪一次离开我。我今后的希望落在你的肩上，你不要辜负我的希望。你的团还可以，要继续努力。”我为了表示对他的忠贞，就说：“只要会长革命，我一定追随到底。”就这样我成了他的马前卒。

阎锡山对士兵的控制，一九三〇年以前主要依赖军官，抗日初期也是如此。一九四〇年以后就靠军队中的铁军组织了。他曾说：“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组织能力的军队；组织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所以他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并特别强调说：“军官们骂政工

干部是文化流氓。没有用。这话不对。”蒋介石的中央军是军事主官兼任政工主官。是军事领导政治。阎锡山的部队是军事主官和政工主官平行，谁也不领导谁，而是通过同志会和铁军组织来领导的。你不是同志会会员，不参加铁军组织，就不能当军官。有一次他传见我，详细询问了我的过去和家庭情况，他说：“要革命就要有个革命组织。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同子女财产，你愿加入吗？”我在他的胁迫下加入了铁军组织，成了他的忠实走狗。

阎锡山善于在矛盾中求生存。一九四〇年在克难坡的时候，阎锡山对我说：“咱们现在只有十几个县，军队也垮了不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在这里存在？”他一面说，一面在纸上画了三个圆圈，说到为什么能在这里存在时，他用笔在三个圆圈中间点了一点，表示他就存在于这三个圆圈之中。他接着又说：“这三个圆圈，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日本人，一个共产党。要有一个不存在，你们的脑袋和老婆娃娃就都完了。”

阎锡山对干部是十分残酷的。抗日初期，李服膺军长守阳高一带，他的一个团丢了盘山，并不是全部失败。阎命令全军连夜到太原集中，并命令李服膺先期到太原。李坐汽车到太原，因为十分疲累就睡着了。阎请他去开会，去后看见布置得不象会场，而是军事审判法庭，随后就拉出去枪毙了。李是奉命撤退而被枪毙，是作了阎锡山的替死鬼。因为国民党中央拨给阎锡山两千多万元的国防工事费，他贪污了大批款项，盘山一带的工事质量十分低劣，自然难以守住。盘山丢失后，何应钦等乘机攻击，阎锡山就把责任推在李的身上，把李枪毙了。以后发展得更为残酷。一九三九年成立铁军组织后，不断借违犯纪律的罪名强迫干部“自裁”（自杀）。第一个“自裁”的是我在413团时的副团长马宗俊，说他泄露了机密，同他的卫士一起被七十三师师长高倬之杀害。后来，七十师师长刘墉之，原是青年军官教导团的教育

长，他用油印信件和他的学生们联系，阎指责他搞小圈圈，违犯了铁军纪律，强令“自裁。”三十八师师长钟有德，受王靖国的指使，派他的团长侯华甫和临汾日寇勾结，被阎发觉，由赵承绶以开会名义调到乡宁十九军军部强令“自裁”。自建立铁军组织后，每月强令“自裁”含冤而死的军官不下十人。

阎锡山对他的干部很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他说：“你们不懂得特务工作，就和毛猴子一样。”一九四一年，我领导的六十九师干部到吉县去受训，给我们打水扫地的服务士就是阎锡山监视我们的特务。我师有个团长孙万寿，说话随便，睡觉时无意中说了句“他妈的！”服务士便汇报上去了。第二天阎锡山就问我：“你那个团长孙万寿怎么样？”我说：“他在原平作战时是个连长，还很勇敢。”他又说：“你敢保证他吗？把他交给你，你要负责。”我说：“我负责。”会后我一直纳闷，不知他问孙万寿是什么意思，后来问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才知道孙万寿是因说粗话几乎闯下大祸。他没有遭毒手只是因为部队要开赴汾东浮山翼城一带和八路军周旋的缘故。这就说明一个团长、师长，每天干什么都有人在监视着。阎锡山每天要花两个钟头查看这些服务士们的密报。

阎锡山是个亲日派，走的是日本人的路线。有一次他对我说：“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一九四〇年，日军进攻晋南中条山，国民党的杂牌军很快就土崩瓦解。阎锡山认为有机可乘，就命我率暂四十六师向长治地区扩展。他对我说：“你整顿军队很有办法。一个不能打仗的团，你整顿后，很快就能打仗了。这次我对你的希望很大，你要向晋东南进发。”接着又问我看过《易经》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告你两句话，一是‘思求深大无功’，一是‘利干’。利干不是有利没利的利干，而是干净利落的利干，要干的利落，不吃亏。”并嘱咐我与长治的靳福忠联络。我听了不甚理解，因为暂四十六师的三个

团都是晋西的地方团队，不要说打仗，一开拔就跑完了，心想怎么能千里赴戎机呢。会后，王靖国告我：“靳福忠是咱们打入日伪军的团长，你到汾东以后，要千方百计地和他联系上，不依靠和利用日伪力量，是应付不了的。”后来因我患病，改派吕瑞英率领暂四十六师同六十一军的两个师东渡汾河，后来进一步与日军勾结，由梁培璜接替吕瑞英，用三友军名义与日寇清水师团缔结所谓“防共协定”，把浮山、安泽划归三友军防区，翼城、临汾为日伪防区，并指派专人与临汾日军联系，还由我派人与长治的靳福忠联系（当时靳任伪长治警备队长）。后来阎锡山在“安平会议”上与日寇没有达成协议，伪六十一军无法存在，才不得不西撤。

阎锡山善于在干部和士兵中间制造矛盾，使他们各怀鬼胎，互相监视，例如，他请士兵中的铁军基干谈话、吃饭，不许军官参加。他命令这些铁军基干，要当场打死倡议缴械投降的人，打死什么官，你就升什么官。抗日战争时期，暂编四十九师一个排长郭涛打死了团长，他就升为团长。

阎锡山的干部有些是看门的，有些是为他卖命的。王靖国和赵承绶是为他看门的，我是替他卖命的。用你时把你抬出来，不用你时就把你抓起来。一九四五年上党战役中，阎锡山全军覆没，只有我带着一个师突围逃回。这对阎说来，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阎锡山怀疑，别人都垮了，我为什么能回来，于是联系我认识决死队的某些负责人，便认定我是接受了他们给的任务，跑回来的。因而把我扣押在太原宪兵司令部，直至太原解放。

翟品三：

阎锡山最会在变化不测的局势中投机取巧，渡过难关。袁世凯想把他调离山西，他用了种种手法，取得袁的信任，存在下来。一九二六年春，冯玉祥退到南口后，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优势，曾经攻打山西，展开了雁门大战，但没有成功。而韩复榘、

石友三两部反而投降了阎锡山。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阎锡山又把韩、石两部送归冯玉祥，做了一个大人情，为以后联冯创造了条件。一九三〇年中原混战开始，阎锡山、冯玉祥部队节节胜利，眼看蒋介石就要被打倒，结果张学良一个巧电，威胁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后路。战局发生了变化，阎锡山只得逃亡大连。虽然阎锡山离开了山西，但他却用种种办法，继续指挥着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王靖国等军长，对张学良虚与周旋，阳奉阴违，不听命令，待时而动。后来阎锡山由日本人保护，坐日机从大连飞回大同，驻军赵承绶问他：“你不怕蒋介石和张学良吗？”阎锡山说：“他们快顾不上他们了。”蒋介石严令张学良逼阎锡山离开山西，并调兵遣将，以武力对待，恰巧“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真的蒋介石顾不上对阎锡山怎么了。后来蒋汪合作，汪精卫当了行政院长，阎锡山于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又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再度统治了晋绥两省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经过上党、临汾、汾孝、晋中和太原五次战役，才算把阎锡山连根拔掉，彻底推翻。

杨彬（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兵站副监）：

我是给阎锡山作兵站工作的。兵站总监刘绍庭，是个大学生，原在冯鹏翥部下当号兵，后来搞后勤，与阎的二太太等亲如一家，遂得到阎的重用，被任命为兵站副监，监督总监周玳，最后取周玳而代之，当了兵站总监。他和军师长们格格不入，就住在陕西韩城兵站机关，专门向蒋介石要钱。他从中央领回的钱，就私自交给阎锡山，阎锡山再交给贾乙和，就变成个人财产了。

我是兵站副监，负随军补给之责，所以经常和阎锡山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在克难坡曾对我说：“你从中央领回的子弹，不要全发给部队，要存下一部分。这事只有咱两个人知道，旁人谁也不能叫他知道。不能叫副长官知道，他知道了，要批，总司令们知道，要要。你要叫他们知道了，我就叫你自裁。

我知道部队是个填不满的坑，不给也是那末回事。”以后存的很多，也泄露了一部分。有些军师长领不到子弹，大发脾气，说他们不打仗了。但我沉住气，总说没有。阎锡山批下手谕，我也不发，只说领不回来。阎锡山在公开场合也骂我，说我要瓦解他的军队哩！但我在私下问他时，他却说：“你不要听他们的！”

吃粮也是这样。平时总是发不好的粮。军师长们有意见，阎锡山也在会上骂兵站要瓦解他的部队。私下去问他，他也是说：“不要理他们！”

这样，我积存下的弹药就很多。解放战争时期，弹药成了问题，因为全国都不生产六五子弹，而山西用的大部分还是三八步枪和六五步枪，这两种枪用的都是六五子弹。子弹虽然领不到，可是天天要用。我把积存的子弹计算了一下，还可以用二三年。向阎汇报以后，他高兴极了，在高干会上说：“杨文甫是个好人。”

阎锡山把军队看作他的命根子。他曾说：“只能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有次，一个连长在行军途中怕糟害老百姓，在村外露宿一夜。这本来是件好事，但阎知道后，却大发雷霆说“冻坏我的兵还行？”

清末民变年表(上)

光绪二十八年——宣统三年 (1902年——1911年)

张振鹤 丁原英

编 辑 说 明

一、本年表按编年体记录清末人民群众斗争概况，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止宣统三年八月辛亥革命前夕。以年为章，以月分节。行文力求简明扼要，重大事件不使遗漏。事件按中阴（阴历）月日排列，用汉字；括号内注明公历，用阿拉伯字，以便对照。

二、材料主要来源是：《中外日报》、《汇报》、《时报》、《大公报》、《东方杂志》、《清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宣统政纪》，并参阅其他书报、地方志、专著、档案等等加以补充、核对。每条之下，均注明材料的主要出处，以备查核。

三、年表排列次序，以事件发生日期为序；同一日期发生两件或两件以上者，只注明一次，再后则以△或“△”两种符号表示之，有的事件不知发生日期，则按见报或电讯通讯日期，在日期上加“ ”符号，以示区别。如仅知事件发生的年月，而日期不详，则附于该月最末，以“××日”表示，留待进一步考查、校正。同样事件见于数种报章杂志，日期互异，则选录记载较详实，日期较可靠者。材料来源尽量注明出处，以便查阅。

四、凡同盟会等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主要者列入表内。四川保路运动应另做专题，本表未列入。

五、本表所引用材料原文，多对人民群众的活动有所歪曲或诬蔑，如称“匪”、“贼”等，现尽可能予以删改。但引用原文，则无法改动。有些事件的性质目前尚难以判明，则称谓、提法仍保留原样，加引号，

如“马贼”、“匪警”等。

六、引用书报杂志简称

德实	清德宗朝实录	国	国事报
宣政	宣统政纪	申	申报
光录	光绪朝东华录	白话	白话北京日报
北洋	北洋公牍类纂	帝国	帝国日报
东方	东方杂志	近资	近代史资料
中外	中外日报	建刊	建国月刊
时	时报	交隅	交案一隅
汇	汇报	逸史	革命逸史
大公	大公报	周集	周慎毅公全集
民	民报	张集	张文襄公全集
民立	民立报	锡稿	锡良遗稿(奏稿)
集刊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七、由于种种原因，民国以前，各地报刊和公私著作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记载很不完全，特别是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的材料更少。本表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只是一个初步尝试，要想比较完整地反映全貌，尚待同志们共同努力，将更多的资料发掘出来。

八、这份材料是1953年开始收集的，当时是作为辛亥革命史专题研究项目之一。由丁原英同志和我共同编辑，到1956年才完成草稿。后因事中辍，事过二十年之后，我把幸存下来的旧稿修订发表，以供史学工作参考。可惜丁原英同志已于1979年11月病逝，他见不到了。

张振鹤

1980年10月

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正 月

十一日 (2.18) 安徽芜湖烟馆商人罢市，反对灯膏捐。
(中外：光二十八，一、十七)

十五日 (2.22) 安徽芜湖肉店八十余家罢市，抗议捐。
(中外，光二十八，一、二十五。汇，光二十八，一、二十九)

“△”浙江宁波酒商百余家聚议，要求减捐。(中外，光二十八，一、十五)

二十日 (2.27) 安徽铜陵县大通镇、和悦洲罢市，反抗铺捐。
(中外，光二十八，二、九)

二十四日 (3.2) 直隶广宗县人民以景廷宾为首，反抗摊《辛丑条约》赔款，在东召村聚众，抗击来袭的大名、正定两部清军，“是时兵无纪律、焚掠极惨，故乡民仇教而外，继以仇兵”。起义军称地方官为狗官、呼官兵为贼兵、树“扫清灭洋”旗帜，影响巨大。附近邢台、巨鹿、唐山(今隆尧县)、内邱、新河、平乡等县人民纷纷响应。(《广宗县志》，卷一，页十一。中外，光二十八，七、二)

“二十五日”(3.4) 上海城内染坊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二十八，一、二十五)

二十七日 (3.6) 福建同安县土药捐局苛抽捐税，巡勇骚扰。群众数千人捣毁捐局。官吏带兵镇压，将西门外房屋全都放火烧毁。(中外，光二十八，二、十六。汇，光二十八，二、二十六)

二 月

“初六日”(3.15) 南京东洋车车夫罢市，反对加抽车马捐，做为展宽马路经费。(中外，光二十八，二、六)

初八日 (3.17) 河南沁阳县群众响应北方义和团，展开反对本地教会压迫活动，然既未伤害教民，也未焚烧教堂，事后亦勒派地方赔款一万一千元。最后仅欠有二千元尾数，南阳法籍主教安西满仍为此迫使知县费某威逼群众缴纳，激成公愤。高店等处农民三千余人首先揭起反抗旗帜。在武举杨华川等人率领下，抗捐群众又至沁县、桐乡县交界之乌金沟，拆毁教堂，围攻县城。

(中外，光二十八，四、四。张集，光二十八年电稿。锡稿，第一册，第一九八页)

“△”江西萍乡县群众反对厘捐。（中外，光二十八，二、八）

十一日（3.20）福建海澄县商人反对铺捐；农民因知县不恤地方灾歉，搜括不已，数千人进城捣毁县署。（中外，光二十八，四、五）

十五日（3.24）福建漳州砖瓦业人反对抽捐，联合歇业，（中外，光二十八，三、三）

“二十一日”（3.30）山西高平县铁匠牛文炳领导农民和手工业者数千人，抗缴摊派“教案”地方赔款，聚众劫监狱，毁教士住所。后遭该省巡抚岑春煊派兵镇压，牛文炳等三人被害。

（中外，二、二十一）

“△”直隶承德府朝阳县邓莱峰领导群众抗清反教会。该县松树咀教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增索赔款”，教士教民恃势横行，竟将当地居民驱逐出村。群众被迫迁徙逃亡，纷纷避难于朝阳花子沟地方，众推文生邓莱峰为首，举起反压迫旗帜。该地四周群山环绕，岗峦起伏，形势险要，易于防守。沟内有村落百数十个，物产较丰，粮食可以自给，初期汇集群众数万人，斗志昂扬，清军不敢骤然冒犯，一度获得暂时安定局面。直督袁世凯视为心腹之患，调兵遣将，经过年余的准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底，以优势的兵力，终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中外，光二十八，二、二十一，《朝阳县志》卷三十三，纪事）

二十五日（4.3）浙江宁波附近农民暴动。起因于游勇失业、米价昂贵、增加苛捐杂税以筹赔款。（中外，光二十八，三、四、五、六）

“二十八日”（4.6）福建莆田知县蒋某抽捐二万两银，开挖城内阴沟。时值天旱，影响春耕，民怨益深，数千人进城，示威抗议。（中外，光二十八，二、二十八）

“二十九日”（4.7）福建闽清县农民聚众抗酒捐。（中外，光二十八，二、二十九）

三 月

“初三日”（4.10）浙江奉化县棠岙乡农民赴县署，要求豁免粮捐。（中外，光二十八，三、三）

初五日（4.12）浙江绍兴米价奇贵，农民万余人拥入某绅家示威。（汇，光二十八，三、二十三）

十一日（4.18）福建长泰县数千人反抗赃官，树“为民除害”大旗，并向富户、当店借粮借钱。（中外，光二十八，三、二十一）

“△”广东花县群众捣毁缘坑村教堂。（中外，光二十八，三、十一）

十六日（4.23）直隶巨鹿县厦头村外，景廷宾率众杀死清军五十余人。又威县群众杀死法国神甫罗泽溥。（《广宗县志》，卷一，页十一）

“十九日”（4.26）江苏扬州各卫所旗丁反对屯田缴价。（中外，光二十八，三、十九）

四 月

“初一日”（5.8）浙江新城县昌西地方因捐重米贵，千余人骚动。（中外，光二十八，四、一）

△直隶广宗起义军首领之一刘永清，率数百余人在南和县史赵桥同知县朱家宝作战。初二日，景廷宾等同段祺瑞、倪嗣冲所率武卫右军、总兵张腾蛟所率自强军交战失败。后景廷宾在成安县被捕，解赴威县凌迟处死。（《广宗县志》，卷一，页十一）

“初二日”（5.9）广西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传说共约十二万人，波及十余州县。（中外，光二十八，四、二）

初三日（5.10）上海耶松船厂木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二十八，四、四）

初七日（5.14）江苏江都县仙女庙贫民数百人抢米。（中外，光二十八，四、十）

△江西德化县厘卡苛征，货物买卖，无一不征纳厘金。各店铺愤愤不平，约集七十二行抗捐。初七日，百余人至大码头将该卡打毁。（中外，光二十八，四、十一）

“十五日”（5.22） 武汉煤炭行罢市，抗议官吏以筹办巡警为由，抽煤炭捐、房捐。（中外，光二十八，四、十五）

十八日（5.25） 上海裕源纱厂厂主苛罚工人，激成罢工。（中外，光二十八，四、十九）

“△”浙江宁波甬江东岸一带商店联合罢市，反对抽收房捐。（中外，光二十八，四、十八）

“二十三日”（5.30） 四川华阳县义和团聚众驱逐知县。（中外，光二十八，四、二十三）

“二十五日”（6.1） 四川丰都县群众捣毁耶稣教堂。（中外，光二十八，四、二十五）

“二十六日”（6.2） 江苏江都县仙女庙商店罢市，抗议知县滥用酷刑。（中外，光二十八，四、二十六）

“二十七日”（6.3） 直隶新乐县受广宗景廷宾起义影响，群众扒毁境内铁路。（中外，光二十八，四、二十七）

二十八日（6.4） 浙江宁波县蚕丝增税十倍，机户及丝铺商人聚众捣毁捐局。（中外，光二十八，四、二十九）

二十九日（6.5） 上海城厢内外米价昂贵漆工罢工，聚众要求增加工资，十七人被捕。（中外，光二十八，五、一，十）

五 月

初三日（6.8） 福建仙游县摊派赔款，知县勒令按十分之三抽收粮捐、房捐、铺捐，商人罢市。又规定凡土产货物不由铺户买卖者，亦一律起捐，甚至加倍抽收，民间啧有烦言。农民二三千人进城示威，烧毁捐局，又焚烧绅士、户胥二十多家。（张集，卷三十六，页十三，中外，光二十八，六、五）

初六日（6.11） 上海城内外油漆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

继续停工。(中外, 光二十八, 五、七)

初七日 (6.12) 四川资阳县农民烧毁大古庄耶稣教堂及教民房屋。(中外, 光二十八, 六、十二)

“十一日” (6.16) 上海县十六铺商店抗房捐。中外, 光二十八, 五、十一)

十三日 (6.18) 武昌警察局强令菜摊迁移, 按月抽捐六百文, 菜贩相约罢市。(中外, 光二十八, 五、二十四)

“二十一日” (6.26) 四川荣县义和团反抗教会欺压, 资州地方官惊慌失措。(中外, 光二十八, 五、二十一)

六 月

“初三日” (7.7) 浙江奉化县棠凹地方“麻骨党”数百人“吃大户, 抢米店”。(中外, 光二十八, 六、三)

“初五日” (7.9) 福建顺昌县抽房捐, 激成罢市, 群众拆毁教堂, 殴打知县。(中外, 光二十八, 六、五)

初九日 (7.13) 四川仁寿县杨柳场、黄公场等处, 农民群众焚毁教堂。(中外, 光二十八, 七、十五)

十五日 (7.19) 湖北兴国州教士包揽词讼, 干涉地方行政, 激起公愤, 群众纷纷围攻教堂。(中外, 光二十八, 八、三十)

十七日 (7.21) 四川华阳县义和团在石板滩、龙潭寺等处抗击清军。(中外, 光二十八, 七、二十)

十九日 (7.23) 四川金堂县姚家渡教堂被毁, 安岳、简州等地均有饥民群众吃大户。(中外, 光二十八, 七、二十九)

“二十三日” (7.27) 江西庐陵县群众抗粮, 殴打差役, 抵制官吏设局, 清理积欠。(中外, 光二十八, 六、二十三)

“二十四日” (7.28) 四川筠连县郭家坟群众二千人起事, 用“义和团”旗号。(中外, 光二十八, 六、二十四)

“二十八日” (8.1) 浙江荆溪、江苏长兴、安徽广德三

省毗连之梧桐山，有会党领导八百多人起事。（中外，光二十八，六、二十八）

七 月

初二日（8.5） 直隶迁安县三屯营等地农民暴动。（中外，光二十八，七、二十四）

“初九日”（8.12） 江西安福县群众抗粮。（中外，光二十八，七、九）

“二十三日”（8.26） 湖南辰州（今沅陵县）二三千人在张白狗、张永太领导下打毁教堂，死英国教士胡绍祖、罗国全。（中外，光二十八，七、二十三。光录，五，第一五六页，总四九一二）

“二十五日”（8.28） 北京木工数千人聚议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二十八，七、二十五）

二十八日（8.31） 福州屠宰商人罢市，反对抽肉捐。（中外，光二十八，七、二十九）。

八 月

初九日（9.10） 上海浦东礼和洋行扬子栈房搬运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二十八，八、十）

十四日（9.15） 四川成都一带义和团势力扩张，有的成员公然持械进入成都，商店、铺户停止营业。（中外，光二十八，八、六十）

“二十二”（9.23） 四川眉州（今眉山县）教堂被毁。丹棱、洪雅两县义和团活动频繁。嘉定府（今乐山县）戒严。（中外，光二十八，八、二十二）

“二十六日”（9.27） 湖南宝庆（今邵阳县）会党数百人暴动，“内地会”德籍教士托庇官署保护。（中外，光二十八，八、二十六）

“三十日”（10.1） 广东清远、三水等县饥民抢米。（中外，光二十八，八、三十）

九 月

二十一日 (10.22) 直隶保定城内商店罢市，抗议抽收铺捐。
(中外，光二十八，十、七)

十 月

“十三日” (11.12) 上海米贵，神模佛马(迷信用品)各店工人相约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中外，光二十八，十、十三)

“十四日” (11.13) 直隶唐县农民百余人结队赴保定，控告前任知县陈某残害百姓。
(中外，光二十八，十、十四)

十五日 (11.14) 浙江桐庐县群众两千人推濮振声为领袖，抗击教会和官吏压迫。该县地痞以入教为护身符，欺压百姓，民间立“宁清局”乡团，由濮振声任团长，对抗教会，于是有毁堂传闻。地方官吏不问究竟，误听传教士夸大之词，派兵下乡，滥杀无辜，受到群众严惩。
(中外，光二十八，十二、六，十一)

“十七日” (11.16) 直隶西南境高邑、柏乡、内邱、临城、赞皇等县农民暴动，在赞皇山中竖立黄旗，上书“杀官救民”。
(中外，光二十八，十、十七)

二十八日 (11.27) 山东博山县地瘠民贫，城关一带群众靠玻璃窑业觅食者数百户。十月末，官吏赵尔萃奉委开设玻璃公司，垄断所烧料物，窑户生路被夺，聚众数千人捣毁赵某住所，并毁知县肩舆。
(中外，光二十八，十二、二十四)

十一月

“初八日” (12.7) 江西赣州(今赣县)群众捣毁厘卡。
(中外，光二十八，十一、八)

“△”湖南辰州(今沅陵县)“哥老会”散布揭帖，号召群众反抗外国侵略，并揭露官吏媚外的罪行。
(中外，光二十八，十一、八)

十六日 (12.15) 直隶宣化县深井堡、大沙村等地农民数百人，控告天主教侯姓教士勒逼平民入教，霸占寺产等罪行。（北洋，十三卷，页三十）

十二月

“十一日” (1903. 1. 9) 浙江仁和县胥吏向纳税农民额外勒索，群众不服，与之争论，知县率役拿人。农民聚众毁其乘舆，拔其翎顶，并加以羞辱。（中外，光二十八，十二、十一）

“十九日” (1.17) 福建厦门抽膏牌捐，烟馆罢市。（中外，光二十八，十二、十九）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正月

“初七日” (2.4) 广西农民起义军势力以陈阿秋为最大，根据地分布在云南剥隘上三百里的瓦窑圩，活动范围为百色与滇桂两省交界处。黄五肥、闭云培、陈秀华、牛皮四、苏十八次之，约三四千人，活动范围为新宁、隆安、恩思、武缘一带。挺果周、温土生、梁国成又次之，约二三百人，在柳州、庆远（今宜山县）、浔州（今桂平县）一带活动。中股以王和顺、黄大群为最，共约千余人，在宣化四、五、六塘一带活动。钟回、黄四嫂、黄云罗次之，共约千余人，在上思一带活动。冯镇标、戚阿崩、刘阿崩又次之，共约千余人，上思州为其活动范围。

（中外，光二十九，一、七）

“初九日” (2.7) 奉天锦州一带韩邦富率众千余人“劫掠”各地商人。（中外，光二十九，一、九）

二月

“初四日” (3.2) 上海城厢内染坊工人罢工，抗议行头擅

收学徒，夺去彼等就业机会。（中外，光二十九，二、四）

“二十八日”（3.26）吉林伯都讷（今扶余县）群众入城，将副都统衙署、仓库抢掠一空。（德实，卷五一二，页十九）

三 月

“初三日”（3.31）江苏苏州机工、木工、理发店等手工业工匠因米贵薪低，相继罢工。（中外，光二十九，三、三）

△广东南海县佛山镇商人罢市，反对劣绅英加洪把持猪捐局。（中外，光二十九，三、十）

“初八日”（4.5）杭州箔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中外，光二十九，三、八)

“十九日”（4.16）广西左右江各属起义军声势日盛，广东钦州一带农民亦同时响应，两广总督岑春煊急往广西镇压。（德实，卷五一三，页十三）

“二十日”（4.17）广东三水县西南埠商人罢市，反对猪捐。
(中外，光二十九，三、二十)

二十二日（4.19）广州城内米商罢市，反对抽酒税。（中外，光二十九，四、二）

二十六日（4.23）广东肇庆府高要县屠宰行、烟膏店商人罢市抗捐。（中外，光二十九，四、十五）

“二十八日”（4.25）直隶玉田县农民打死收税委员一人。
(中外，光二十九，三、二十八)

四 月

“初二日”（4.28）广西农民起义军陆亚发部甚形活跃，杨兴发一支进入南丹，清廷命桂军与黔军加紧镇压。（德实，卷五一四，页三四）

“初四日”（4.30）河南筹饷练常备军，布政使延祉擅改地丁征银为征钱，较向章加增倍半，孟县、河内、武陟、温县等

地农民普遍反对。捣官署、抗击官军。（德实，卷五一五，页五。中外，光二十九，四、四，四、十九。《孟县志》，卷四，大事记）

“△”河南修武、浚县、滑县等县发现“小刀会”揭帖，上书“杀尽洋人”等口号。（中外，光二十九，四、四）

十二日（5.8） 江苏扬州商人罢市，反对苛捐杂税。（中外，光二十九，四、二十，二十三）

“十六日”（5.12） 广东新会、清远、肇庆等县肉商多起抗捐罢市。（中外，光二十九，四、十六。《清远县志》，县纪年，下）

“二十五日”（5.21） 云南箇旧周云祥领导矿工起义，占领临安城。（德实，卷五一四，页十二）

二十六日（5.22） 周云祥等起义军攻克石屏县城。（东方，一卷一期）

五 月

“初二日”（5.28） 江西南昌菜贩罢市，反对抽捐。（中外，光二十九，五、二）

“初四日”（5.30） 北京西部房山县有饥民暴动。（中外，光二十九，五、四）

△广东增城县数千人抗猪捐，又要求开仓平粜，城内商店停止营业。（中外，光二十九，五、二十）

“初五日”（5.31） 河南郑州及新郑、中牟等县连续发生群众反对衙门丁役讹索。（中外，光二十九，五、五）

初十日（6.5） 江苏淮安县城郊河下镇商人罢市，抗房捐。（中外，光二十九，六、二）

十一日（6.6） 江苏淮安城内商店罢市。（中外，光二十九，六、二）

“二十三日”（6.18） 直隶通州、三河、宝坻等州县饥民抢食。（中外，光二十九，五、二十三）

“二十五”（6.20） 广东陆丰县城内群众毁教堂。（中

外，光二十九，五、二十五）

二十七日（6.22） 福建厦门商人罢市，抗铺捐。（中外，光二十九，闰五、十七）

闰五月

“初三日”（6.27） 山东日照县群众二三千人反抗外国教士包揽词讼，欺压百姓。（中外，光二十九，闰五、三）

“初八日”（7.2） 直隶献县“马贼”五百人多人在城郊活动。（中外，光二十九，闰五、八）

“十八日”（7.12） 浙江镇海县群众抗酒捐。（中外，光二十九，闰五、十八）

六月

“初七日”（7.30） 江苏扬州府江都县瓜洲一带农民二三千人拥至钞关，捣毁泰昌、顺昌、普济、丰利、招商五船局，毁轮船五艘，抗议小轮加速行驶，堤身受水，淹没民田。（中外，光二十九，六、七、七、二）

十三日（8.5） 安徽亳州“大刀会”三百多人暴动。（中外，光二十九，八、十五）

二十二日（8.14） 广东南海县佛山镇附近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二十九，七、四）

“二十四日”（8.16） 江西浮梁县景德镇群众捣毁磁器统捐局。（中外，光二十九，六、二十四）

二十九日（8.21） 江苏丹阳县群众反抗教会欺压。（中外，光二十九，七、五）

七月

“初八日”（8.30） 江西瑞昌、浮梁、新城、宜春等县群众连续捣毁统捐局。（中外，光二十九，七、八）

“十五日” (9.6) 直隶张家口一带“马贼”成群结队活动。
(中外, 光二十九, 七、十五)

“二十四日” (8.16) 河南阳武县农民反对加赋由征钱改征银, 聚众冲开城门, 焚烧衙署。(中外, 光二十九, 七、二十四)

“二十九日” (9.20) 安徽安庆肉商罢市, 抗议官吏勒索。
(中外, 光二十九, 七、二十九)

八 月

“初八日” (9.28) 广西起义军进迫南宁, (德实, 卷五二〇, 页2—3)

十三日 (10.3) 浙江宁海县群众千余人在王锡彤等人领导下, 攻进县城, 焚毁天主堂。(中外, 光二十九, 九、五。光录, (五), 总5210—5211页)。

十 月

“初一日” (11.19) 浙江宁波烟铺工人罢工, 要求提高工资。(中外, 光二十九, 十、一)

“十二日” (11.30) 奉天“马贼”活动于辽河两岸, 按亩抽捐, 以为饷源, 不扰民, 专和帝俄侵略军对抗。(中外, 光二十九, 十、十二)

“二十二日” (12.10) 四川屏山县中都场群众抢盐店。(中外, 光二十九, 十、二十二)

二十六日 (12.14) 陕西凤翔县群众捣毁盐局。(中外, 光二十九, 十二、六。德实, 卷五二六, 页十六)

十一月

“初四日” (12.22) 河南道口镇居民反对添设厘局, 奇征粮税。商店罢市。(中外, 光二十九, 十、四)

“初五日” (12.23) 山东烟台舢舨船户抗捐, 停止摆渡。

(中外, 光二十九, 十、五)

二十五日 (1904、1、12) 江西新喻县会党领导群众反对教会侵略势力, 愈演愈烈。 (中外, 光二十九, 十二、十八)

十二月

“十四日” (1.30) 江苏苏州印花染坊工人罢工, 抗议坊主扣发酒资。 (中外, 光二十九, 十二、十四)

光绪三十年 (1904)

正月

初五日 (2.20) 贵州仁怀县袁清芬、袁均芬弟兄率会党数百起事, 声称反对教会。 (东方, 一卷九期)

初六日 (2.21) 江苏松江府商人罢市, 反对南门外营兵骚扰。 (中外, 光三十, 一、十四)

初十日 (2.25) 广西梧州商人罢市, 反对巡抚柯逢时实行统税。 (中外, 光三十, 一、二十八, 二、十三)

十五日 (3.1) 上海勤昌丝厂女工二十多人索欠工资, 砸毁厂门招牌。 (中外, 光三十, 一、十六)

十六日 (3.2) 山东济宁州屯户反对实行屯田缴价, 聚众赴州城请减, 将州署房屋拆毁二十余间。 (中外, 光三十, 四、六)

“二十一日” (3.7) 广东惠州碣石卫水朝门街商店罢市, 抗议抽房捐和勇丁欺压商民。 (中外, 光三十, 一、二十一)

二十二日 (3.8) 广东东莞县举行文童考试, 因故罢考。 (中外, 光三十, 二、四)

三月

初五日 (4.20) 山东郓城县屯民二千人, 在任青合领导下,

响应济宁屯户反对屯亩交价，包围县城。濮县、范县、汶上、寿张、东平等县屯户纷纷前来相助。山东巡抚周馥派兵镇压。（中外，光三十，四、六，五、三）

初七日（4.22） 广东香山县抽屠捐，千余农民捣毁捐局。（中外，光三十，三、二十八）

“初八日”（4.23） 福建漳州府云霄厅官吏伙同劣绅，滥加商捐，群众千余人拆毁厅署和劣绅房屋。（中外，光三十，三、八）

△上海县北桥镇群众捣毁巡警局。（中外，光三十，三、九）

十五日（4.30） 广东潮州抽屠宰捐，激成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四、五）

二十六日（5.11） 江苏镇江抽房捐充警费。警局又迫令沿街菜贩迁往指定地点，每担每日抽捐四十文。县署书办、巡警乘机敲诈，激成众怒。群众万余人到县署请愿，巡警开枪打死四人，警局被毁，商店罢市。（中外，光三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四、一）

四 月

初四日（5.18） 吉林宽城子（今长春市）一带群众烧毁教堂。（东方，一卷七期）

“初五日”（5.19） 浙江鄞县鄞江桥石工数百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中外，光三十，四、五）

△山东郓城县群众千余人反教会，打毁县署。（中外，光三十，四、六）

“初九日”（5.23） 广东从化县街口等处屠户罢市抗捐。（中外，光三十，四、九）

“十一日”（5.25） 吉林城东北蜂密山一带“马贼”刘弹子率部二千余人，扰乱俄军后方。（东方，一卷六期）

十四日（5.28） 奉天海城县东北六十里地方，“马贼”捣毁沙俄军队粮站。（东方，一卷五期）

“十六日”（5.30） 福州大学学生三百余人退学，抗议提

调不关心学生伙食。（中外，光三十，四、十六）

中旬 江苏镇江东乡大港商人罢市，反对捐局勒索。（中外，光三十，五、五）

△福州南台河下街商人罢市，抗议警局逮捕店伙。（中外，光三十，五、十三）

“二十六日”（6.9） 浙江宁波染坊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三十，四、二十六）

二十八日（6.11） 江西新昌县棠浦教堂被群众捣毁。（中外，光三十，六、十六）

五 月

“初四日”（6.17） 江苏高邮县群众千余人抗捐罢市，捣毁捐局。（中外，光三十，五、四）

初十日（6.23） 广西起义军领导人之一陆亚发，曾投降柳州清军，是日暴动，将城门紧闭，抢电局、割电线、毁县署、释囚犯，后率部退出柳州。（德实，卷五三一，页六一九。中外，光三十，五、二十八）

“十九日”（7.2） 江苏扬州各茶肆罢市，抗议抽茶碗捐（中外，光三十，五、十九）

“二十五日”（7.8） 成都于上月开办厘捐，如柴、米、油、面、小菜、水果、草鞋之类无不抽捐，全城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五、二十五）

二十七日（7.10） 广西农民起义军陆亚发部由柳州北上，沿途汉、僮农民纷纷响应，攻占永宁州三隍圩。广西巡抚李经羲宣布桂林戒严，并增调湘、滇、鄂各军援助。（德实，卷五三一，页十一—十二）

六 月

初一日（7.13） 广西农民起义军攻占怀远县城。（东方，一

卷七期)

“初三日”(7.15) 云南滇越铁路筑路工人聚众，抗议法国工程师对工人蛮横压迫。(中外，光三十，六、三)

“十一日”(7.23) 江苏扬州商店罢市，反抗团练局苛派杂捐。(中外，光三十，六、十一)

△广西起义军攻克永福县城。(东方，一卷七期)

“十三日”(7.25) 湖北利川县群众焚教堂三所。(中外，光三十，六、十三)

十八日(7.30) 广州设立船捐公司，专管抽收省河一带船捐。巡丁藉端敲诈，久为船户所不满。是日，公司人员率同勇船去花地、黄沙抽盐船捐，概用英尺丈量船只。定章每船一丈抽银二毫，而公司强行抽四毫。巡丁动手打伤船户。第二天，所有货船、米船、乡渡一律停摆，以示抗议。两广总督岑春煊被迫于二十四日以后出示免捐，船户才恢复营业。(中外，光三十，七、十，十一)

十九日(7.31) 广西农民起义军攻占庆远县城。(东方，二卷一期)

二十一日(8.2) 江西乐平县农民抗捐。知县杜某与地方绅士勾结，藉口兴办学堂，抽收靛捐，规定每售土靛二元，增收学堂经费三文。而乐平境内“统捐与厘金局并峙一方，遥遥相望，民之运货出境者，甫纳于此，又输于彼”。贫苦农民平日负靛入城，“于县署有挂号之费，于保甲局有查验之费”，乐平系山地，种靛以后即不再种谷麦，“是以加靛捐，即无异于加赋”。而且，年来由于进口洋靛，土靛滞销，市场日渐缩小，价格一天跌落一天。种靛农民本来生活很苦，如今官绅吸血吮髓，于是纷纷抱着“与其不得食而死，犹不如作乱而趋于死地”的决心。抗捐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七月二十一日，会党人物夏廷义率领群众数百人进城，首先

捣毁小学堂，复至保甲局，夺取该局所存洋枪四十枝。二十二日，抗捐群众增至三千人，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以及教民的房屋。二十三日，群众把缉私卡、盐卡拆毁一空，击碎护卡炮船两艘，然后群集县署，搜索教习和平日直接残害地方的统捐、缉私各卡委员。

二十六日，夏廷义率三千人入城，先用煤油灌烧县署，接着把到乡下抽靛捐的汪姓住宅六进烧毁。用大炮轰开县署大门，打开监狱，释放所有拘押的监犯。

这次抗捐斗争坚持达两月余之久。十月间，九江道瑞澂带兵前来镇压，混入抗捐斗争的地主分子立即投降，出卖斗争群众。夏廷义领导着千余人，抗击来犯之敌，最后终于在官僚地主联合镇压下失败。（东方，一卷七期。集刊，一集。中外，光三十，七、七，二十九，八、十）

△广东揭阳县属教堂被毁。香山、顺德二县交界处会党日益活跃。（东方，一卷七期）

二十四日（8.5） 奉天铁岭县“马贼”三千余人袭击沙俄军队粮台。俄兵死数百人，其所存饷械被抢。（东方，一卷七期）

“△”河南中牟县联庄会反抗官吏。（东方，二卷一期）

“二十六日”（8.7） 杭州下城官纺机坊工人联合罢工，争取增加工资。（中外，光三十，六、二十六，二十八）

“二十九日”（8.10） 广东琼州（今海南岛琼山县）“海盗横行”。（东方，二卷一期）

七月

初二日（8.12） 江苏无锡米行罢市，抗议抽提捐款，充作学堂经费，并烧毁学董杨某住宅。初三日，各铺店继续停止交易，同时，群众捣毁俟实，东林、锡金三学堂。（中外，光三十，七、七，九）

“初三日” (8.13) 江苏松江府城肉商罢市，反对屠捐。
(中外，光三十，七、三)

“△” 广东阳山县抽屠捐，群众数千人起事，提出“抗官杀绅”。(中外，光三十，七、三)

“△” 广东英德县武生刘顺英等领导群众千余人，武装反抗屠捐。(中外，光三十，七、三)

“初五日” (8.15) 直隶迁安县出现大批由东三省涌人的“马贼”。(东方，二卷一期)

“初八日” (8.18) 奉天昌图县有“马贼”千余人大肆活动。
(东方，二卷一期)

“初九日” (8.19) 上海江南制造局水雷厂工人罢工，反抗该局委员李锡年虐待工人。(中外，光三十，七、九)

“初十日” (8.20) 南京城外下关设立掣验局，本意为防止淮盐运往各岸，夹带私盐，中途洒卖。发现有私，照章提取充公，无私验讫放行。乃该局总办赵有伦，工于搜刮，遇有夹私之船，酌提十数包、数十包不等；无私之船也不轻易放过，亦必强行提盐六包，饱其私囊。此项苛政，久为运盐船户所痛恨。日前该局向运盐某船苛索不遂，赵即命局勇将船户吊打，该人无法忍受，自杀身死。死者家属诉诸同帮船户，激起公愤，聚集二千人，将掣验总局打毁一空，并殴伤司事局勇若干人。各船户又推派代表二百余人，赴督署控告赵有伦罪行。(中外，光三十，七、十，十三)

十五日 (8.25) 浙江龙泉县群众毁教堂。(东方，二卷一期)

“△” 江苏苏州虎邱种花商人，因花株歉收，要求免除花捐。
(中外，光三十，七、十五，十七)

“十八日” (8.28) 浙江宁波茶点铺工人聚众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三十，七、十八)

“十九日” (8.29) 四川西充县因天旱成灾，农民进城大闹县署，要求减免田赋。(中外，光三十，七、十九)

“二十日”（8.30）江西兴国县群众反抗外国教会。（东方，二卷一期）

△广东肇庆府城屠宰商人聚议，反对苛捐。（中外，光三十，七、二十）

“二十三日”（9.2）北京东南郊马驹桥一带有“马贼”千余人活动。（东方，二卷一期）

“二十六日”（9.5）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流店镇，瑞州府高安县三桥等处爆发群众反外国教会斗争。（东方，二卷一期）

“二十七日”（9.6）广东惠州发现王和顺领导一批广西农民起义军进入，准备暴动。（东方，二卷一期）

“二十八日”（9.7）广西农民起义军势力发展到湖南洪江。（东方，二卷一期）

“三十日”（9.9）广西农民起义军发展到贵州边境。（东方，二卷一期）

八 月

“初一日”（9.19）四川南部苗民起义，势力波及云、贵边境。（东方，二卷一期）

“初三日”（9.12）广东潮阳县海门、峡山埠等地抽屠捐，激起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八、三）

初八日（9.17）奉天新民境内“马贼”冯麟阁、杜立山部袭击驻防清军，该部二百五十余人投入“马贼”。（东方，一卷十一期）

“初九日”（9.18）河南永宁县重征膏捐，土行罢市，并捣毁捐局。（东方，二卷一期）

十三日（9.22）广西农民起义军攻克罗城县城。（中外，光三十，八、二十）

△广西农民起义军攻克怀集县城。（中外，光三十，八、二十七）

“十四日”（9.23）湖北石首县群众捣毁教堂。（中外，光三十，八、十四）

十七日（9.26）江苏清江浦（今淮阳县）运河对岸西坝镇

群众抗捐罢市。〈中外，光三十，八、二十八〉

“十八日”(9.27) 湖南永州(今零陵县)因捐激成商人罢市。
（东方，二卷一期）

二十二(10.1) 江西浮梁县景德镇磁器工人罢工。〈中外，
光三十，九、二十六〉

二十六日(19.5) 河南怀庆府(今沁阳县)“白莲教”与大
名府“团元会”共同起事。〈东方，二卷一期〉

“△”江苏苏州织造衙门总织局工人罢工，抗议官吏克扣工
资。〈中外，光三十，八、二十六〉

九 月

“初四日”(10.12) 广西农民起义军攻克贵州独山州城。
（东方，二卷一期）

初五日(10.13) 江苏扬州城茶酒馆、饭铺工人罢工，要
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三十，九、九〉

“△”新疆维吾尔族部分群众暴动。〈东方，二卷一期〉

初十日(10.18) 四川重庆商人罢市三天，抗议厘金局人员
在各城门盘查苛索。本年春间，四川厘金总局改订新章，增抽旱
挑，在重庆各城门盘查刁难，任意苛罚，怨声四起。初十日午刻，
一药贩出城，因其中有重庆仿制阿胶数盒，每盒成本值数十文，
厘局硬要抽一百余文。该贩请充公，不允，弃去，复被锁押。因
此，药店罢市。第二天，全城商店大都响应。〈中外，光三十，十四。
东方，二卷一期〉

“十三日”(10.21) 江西“三点会”在龙南县一带活动。
（东方，二卷一期）

二十一日(10.29) 福建厦门纸坊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中外，光三十，十、七）

二十九日(11.6) 河南祥符县官吏欲将已垦荒地分全熟、

半熟、轻荒、重荒、废荒五等，上等每亩纳钱百文，中等递减，下等全免，数年后升科，农民四万多人反抗。陈留县关闭城门，考城一带群众抗击官军。祥符东乡茶冈至小黄铺、招讨营一带二十里之遥，电杆均被砍断。（中外，光三十，十、十一，十三，十八，十九，二十九。《萝蕉亭笔记》卷二，页十四——十五）

十 月

“初七日”（11.13） 湖北宜昌城内各书行罢市，反抗抽捐。
(中外，光三十，十、七)

△广西农民起义军攻入河池县城。（中外，光三十，十、七）

十一日（11.7） 安徽凤阳城考生数千人闹事，殴打差役哨弁等。（中外，三十，十、二十三）

“二十四日”（11.30） 福建漳浦县群众拆毁教堂。（中外，光三十，十、二十四）

“二十六日”（12.2） 福州南台鱼货店罢市，抗抽鱼税。
(中外，光三十，十、二十六)

十一月

初五日（12.11） 山西永济县开办柿酒捐，规定：每酒缸一口，须抽税银十两；卖酒一斤，须抽制钱八文，而每斤柿酒仅卖制钱十二文。衙役下乡，如狼似虎，勒索讹诈，骚扰不堪，群众稍有违抗，即行打碎酒缸。农民数千人进城抗议，砸毁学堂。
(东方，二卷一期。近资，一九五七年六期)

“十三日”（12.19） 山东曹州、兗州一带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纷纷起事。（东方，二卷一期）

“十六日”（12.22） 湖北蕲州（今蕲春县）糟坊商人抗税罢市。（中外，光三十，十一、十六）

△安徽庐州（今合肥）商人罢市，反抗军队苛扰。（中外，光

三十，十一、十七）

“二十一日”（12.27） 广东番禺县傍江乡蒙学堂被焚毁。

（中外，光三十，十一、二十一）

“△”广东广州湾群众焚毁法国货仓。（东方，一卷二期）

二十七日（1905年、1、2） 江苏宝山县团防局勒派各商户捐款，激成罢市。（中外，光三十，十二、二十一）

十二月

初一日（1905、1、6） 湖北宜城县办理军户税契，引起群众反抗，三千人焚烧衙署、局所、拆毁书差房屋。（中外，光三十，十二、十五）

初六日（1.11） 广州城西十八甫商店罢市，抗议巡警局暴行。（中外，光三十，十二、二十四）

十三日（1.18） 江苏镇江四乡农民数千人反对苛征漕粮。镇江本年因灾歉收，农民普遍要求减漕。官吏派兵往西南乡上党地方屠杀无辜群众二人，各村农民奋起抗击，并烧毁勾结官府之绅董地主房屋。附近宝堰镇之保婴局亦被烧。十四日，粮差四处捉拿入城农民。十五日，农民入城将县署内部器具捣毁。

按：镇民每田一亩，上忙交钱粮百文以上，下忙单费约数十文。漕粮折色，每担定价三千六百文，每亩按定额须纳漕米六升六合。漕米一石须纳公费一千五十二文。此外，还有里运、验单费等名目。合计一亩荒田，农民须负担钱粮、漕粮各项费用五百文。（中外，光三十，十二、十八，二十二，二十四）

“十五日”（1.20） 广州城内警察迫害鞋店商人，全城罢市。（东方，二卷一期。中外，光三十，十二，二十四）

“△”江苏崇明县花行抗捐。（东方，二卷一期）

十六日（1.21） 广东商办汕头铁路公司资本家勾结日商承包工程，在澄海县葫芦乡插标筑路，公司人员日常欺压农民，结

怨甚深，十六日下午，附近农民二千余人将该公司代表陈某家住房、药房、药栈全行捣毁，并焚铁路“篷厂”，杀死日本工人二人。（中外，光三十一，正、十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正 月

“初五日”（2.8） 山东潍县农民抗烟捐，捣毁城南凤凰山及辛东社捐局。（中外，光三十一，正、五）

“初七日”（2.10） 直隶大城、文安等县“义和团”活动，总督袁世凯派兵镇压。（东方，二卷二期。中外，光三十一，正、二十二）

“初八日”（2.11） 奉天彰武“马贼”围城。（东方，二卷二期。中外，光三十一，正、二十一）

“△”新疆营兵暴动，反对裁减，索取欠饷。（东方，二卷二期）

△湖北京山县群众焚毁法国天主教堂。（中外，光三十一，一、十四。东方，二卷三期）

“十二日”（2.15） 广西农民起义军进攻罗城三防圩清军。（东方，二卷二期）

“十七日”（2.20） 河南黄河铁桥北岸詹店群众暴动，死芦汉铁路洋员、机匠、杂役七人。（东方，二卷二期）

二十日（2.23） 四川宁远府（今西昌县）彝族起事。（东方，二卷二期）

二十二（2.25） 广东遂溪县会党二千余人围攻县城。（中外，光三十一，二、十九）

二十三日（2.26） 广州长寿寺和尚千余人聚众，捣毁寺内所设小学堂。（中外，光三十一，二、四）

“二十八日”（3.3） 广东饶平县黄岡“双刀会”起事，焚毁教堂房屋五十间。（中外，光三十一，一、二十八）

“××日” 吉林与蒙古交界之恰勒往斯“马贼”毁俄人所踞铁路。（东方，二卷二期）

“××日” 黑龙江洮河哈吉里浑等处“马贼”张显珍率众抢寺俄军粮台。（东方，二卷二期）

二 月

“初三日”（3.8） 湖北蒲圻县教民恃教堂为靠山，擅自挖掘封禁之煤窑，激成民愤，将教堂捣毁。（中外，光三十一，二、三）

初九日（3.14） 成都议加肉税，肉商罢市。（中外，光三十一，三，十一）

十三日（3.18） 成都商人罢市，反抗房捐。（中外，光三十一，三、三）

“十七日”（3.22） 南京学生罢考，反对改书院为师范传习所（东方，二卷三期）

“二十日”（3.25） 四川犍为县罗城“红灯教”起事，抢富户，捣学堂，抗击军队。（中外，光三十一，三、二十）

二十三日（3.28） 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全班学生罢课，要求总办撤换不称职之德籍教员二人。（张集，卷六十三、《查明买馥参款折》）

“三十日”（4.4） 上海震泰织布厂女工多人聚集该厂门前，向厂主索取工资。（中外，光三十一，二、三十）

三 月

初一日（4.5） 四川巴塘一带藏族群众暴动。二月二十八日焚毁天主教堂，死教士二人，勇丁被杀者二十余人。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亦于三月一日自巴塘往裹塘中途红亭子地方遇伏，凤全与随员、勇丁等五十余人同时被杀。（东方，二卷十二期）

初八日（4.12） 安徽洪泽湖“盐枭”起事。（东方，二卷四期）

十三日（4.17） 广西郁林县北流地方会党数百人揭竿起事。

（中外，光三十一，四、十一）

“△”浙江宁波黄姜桥、黄古岭等处商人罢市，反对抽藉捐。

（中外，光三十一，三、十三，十六）

十四日（4.18） 上海杨树浦增裕面粉公司工人罢工，反抗洋监工虐待。（中外，光三十一，三、二十六）

“十六日”（4.20） 浙江余杭县群众起事，击伤美教士一人。

（东方，二卷四期）

二十一日（4.25） 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县）漕勇抢劫商店，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一，四、一）

二十五日（4.29） 上海杨树浦集成洋布厂工人罢工，抗议监工虐待，并将厂内设备砸毁。（中外，光三十一，三、二十六）

四 月

“初五日”（5.8） 安徽盱眙县旧县镇厘卡勒索运米船只，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一，四、五）

初七日（5.10） 上海各帮商董在商务公所开会，筹议抵制美国政府虐待华工对策。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爆发。（近资，一九五六，第一期）

“初九日”（5.12） 南京新军工程营因改派管带，发生兵变，死哨官一人。兵备处道员李恩绂受伤、乘舆被打碎。（中外，光三十一，四、九）

△上海广肇公所商人聚议，抵制美货，拟订抵制办法五条：

一、停办美国各进口货物；二、请美所延聘之翻译、写字等人悉行辞职；三、美船进口一概不准代为起卸；四、全埠广商致电驻美公使梁诚，力拒美约，不得签字；五、合群力拒。（中外，光三十一，四、十）

十一日（5.14） 上海闽帮商人在泉漳会馆集议，抵制美国限禁华工办法，与会者挤满会馆，共议抵制之法五条：

一、美来各货一律不用，机器等一应在内；二、美船揽载，

华人不应装货，各埠一律；三、美人所设学堂，华人子弟不应入堂读书；四、美人所开之行，华人不应应聘为作买办及通译等事；五、美人住宅所雇佣工，劝令停歇，役庖等人一应在内。（中外，光三十一，四、十二）

△汉口铜货业手工工人三千多人联合罢工，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中外，光三十一，四、十一）

十四日（5.17） 广州剃发店一律罢市抗捐。（中外，光三十一，四、二十四）

“十五日”（5.18） 安徽宿州、灵壁破产农民千余人准备暴动。（中外，光三十一，四、十五）

二十一日（5.24） 上海美国清心书院师生愤慨美国政府排斥华工，虐待留学生，全体罢课，在董家渡沪学会会堂筹议抵制办法。后决定全体退学。（中外，光三十一，四、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二日”（5.25） 江西萍乡煤矿工人反抗外国工程师虐待。（中外，光三十一，四、二十二）

二十四日（5.27） 四川富顺县农民反对抽警捐，烧毁县署，（中外，光三十一，五、七，十一）

“二十五日”（5.28） 安徽潜山县开办警察，勒抽屠捐，激成罢市。（中外，光三十一，四、二十五）

“二十八”（5.31） 福建南台烛行工人要求每年三节双薪，行东不允，于是罢工抵制。（中外，光三十一，四、二十八）

五 月

“初三日”（6.5） 江西会昌、定南、长宁等州县会党起事。（东方，二卷七期。中外，光三十一，五、三）

△广西容县山嘴乡农民千人反对办学公所设立在该乡黄姓宗祠内。（中外，光三十一，五、三）

初六日（6.8） 上海英租界木工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中

外，光三十一，五、七）

十一日（6.13） 上海南市漆匠一律罢工。百余人集议，要求按北市同行同等待遇，每日工资加足三百文。（中外，光三十一，五、十三）

十四日（6.16） 直隶保定鱼商罢市抗捐。（中外，光三十一，五、二十三）

“△”直隶定州农民反抗教会欺压。（东方，二卷七期）

十六日（6.18） 江苏扬州磁器小贩抗捐，罢市三天。约一百七八十人集议于江西会馆，会议行规，约众公守。（中外，光三十一，五、二十六）

“二十日”（6.22） 上海德商谋德利洋行华工七八十人罢工。（中外，光三十一，五、二十）

二十四日（6.26） 广东惠来县屠商罢市，反对抽捐。（中外，光三十一，五、二十五）

△山东曲埠知县文某平日残害百姓，久为群众所切齿。是日离任，农民百余人沿街烧纸，视为送瘟神。（中外，光三十一，七、七）

“二十五日”（6.27） 河南新野县农民多人“围衙拆署”，反对知县抽收学堂经费。（中外，光三十一，五、二十五）

六 月

初二日（7.4） 江苏扬州八里铺农民三四千人捣毁招商局、英商顺昌、日商大东等五家轮船五只。（中外，光三十一，六、六）

初三日（7.5） 上海南市城内外豆腐店工人罢工，要求店主每日加资二十文。（中外，光三十一，六、四）

“初八日”（7.10） 浙江东阳县群众捣毁天主堂。（东方，二卷八期）

“十七日”（7.19） 江苏镇江织绸业工人罢工，反抗绸号压低工资。（中，光三十一，六、十七）

二十日（7.22） 山西猗氏县“哥老会”于月初起事，二十日

破降县城，劫狱抢库。（中外，光三十一，八、九。民，第二号）

“二十一”（7.23） 山西平陆县茅津渡兵变，蔓延河南陕州一带。（东方，二卷十期）

“二十六”（7.28） 四川屏山县“义和团”起事。（东方，二卷八期）

二十八日（7.30） 江苏苏州各界人士在阊门外丽华戏园开特别大会，集议不用美货，听众签名者极为勇跃。（中外，光三十一，七、三）

七 月

初三日（8.3） 浙江湖州肉商罢市。（中外，光三十一，七、七）

初五日（8.5） 浙江嵊县当十铜元每枚贬值作九文，农民进城请愿，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一，七、十九）

△上海法租界宰牲公司屠宰工人罢工，抗议管理宰牲西人苛待。（中外，光三十一，七、六）

△广东遂溪县抽糖捐，激成罢市，农民千余人进城示威。（中外，光三十一，七、二十八）

初六日（8.6） 四川屏山县“义和团”暴动。（东方，二卷九期）

初九日（8.9） 上海英、法、美租界内货栈业罢市，抗议巡捕阻扰装卸货物。（中外，光三十一，七、十）

△广东惠州龙川县老隆地方会党数百人起事，龙川城门紧闭。（中外，光三十一，七、二十五）

十五日（8.15） 浙江安吉县递浦镇天主教堂被群众捣毁。（中外，光三十一，八、十三）

△广西梧州白马卡苛征过路船只，激成大湟江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一，七、二十八）

十六日（8.16） 江西石城县会党起事，攻入县城，释放监狱囚犯。（中外，光三十一，八、十一）

十七日（8.17） 江苏如皋县石庄镇群众反对建立小学堂，

焚烧闵姓劣绅房屋。后因布匹改为统捐，金沙乡农民疑为兴学之故，又将该乡小学堂及办理学堂的董事高某店宅捣毁。两月之内迭起毁学风潮。（中外，光三十一，八，二十三）

二十日（8.20） 上海南市鸡鸣贩数十人至淞沪捐局，要求减轻苛征。（中外，光三十一，七、二十二）

二十四日（8.24） 江苏扬州开办酒捐，各酱坊、酒店罢市。（中外，光三十一，七、二十七）

二十八日（8.28） 安徽泗州农民暴动。（东方，二卷十期）

八 月

初一日（8.30） 福建厦门常关自归并税务司办理，对于零星小物搜查科罚，十分苛刻，激成商人罢市。群众千余人将该关捣毁。（中外，光三十一，八，十）

初七日（9.5） 浙江湖州（今吴兴县）巢湖帮“盐枭”击败官军。（东方，二卷十期）

△山东郓城县农民暴动。（同上）

初八日（9.6） 安徽芜湖理发店罢市，要求理发加价。（中外，光三十一，八、十三）

二十六日（9.24） 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炸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载泽、绍英受伤，吴樾死难。徐世昌、绍英遇炸不果行，改派尚其亨、李盛铎。（东方，二卷十期）

“二十七日”（9.25） 直隶新城县农民骚动。（东方，二卷十期）

九 月

“十七日”（10.15） 广西梧州戎圩商人罢市反对学捐。（中外，光三十一，九，十七）

十八日（10.16） 浙江东阳县大开和尚率众数千人在山中

耕田，四处抢夺富户，新昌县官吏恐慌，下令关闭城门。（中外，光三十一，十、九）

“十九日”（10.17） 山东潍县坊子矿务公司工人罢工，抗议公司总办恣意虐待。（中外，光三十一，九、十九）

二十六日（10.24） 安庆高等学堂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举行罢课。（东方，二卷十二期）

二十八日（10.26） 广东南海县官圩附近盐商罢市，反抗猪捐，并将捐局拆毁。圩上入股于捐局的商户七八家，同被抢掠。（中外，光三十一，十、三十）

十 月

初一日（10.28） 广东连州群众二千多人烧毁城西对河菜园坝美国教堂、医院。（中外，三十一，十、二十四）

初六日（11.2） 上海板箱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中外，光三十一，十、八）

十六日（11.12） 浙江天台县群众反对教会，城东教堂一被所烧。十七日，大田街教堂也被毁。（中外，光三十一，十、三十）

二十五日（11.21） 杭州烟业工人同盟会罢工，要求店主增加工资。（中外，光三十一，十、二十九）

二十六日（11.22） 江苏泰兴县群众二千多人反对抽牙帖捐，将高等小学堂砸毁，并提出降低盐价，否则将砸盐店。一时纷纷传说，此后，人丁有捐，田亩有捐，即船、车、器具、灰、粪、柴、草、小菜等将无一不抽捐，以济学堂之用。（中外，光三十一，十一、九）

“△” 广东花县屠宰行罢市抗捐。（中外，光三十一，十、二十六）

十一月

初一日（11.27） 江苏苏州城内染坊工人罢工，并印发传

单，要求绸缎庄增加工资。（中外，光三十一，十一、七）

“初六日”（12.2） 江西永新县农民抗粮，围攻县署。

（中外，光三十一，十一、六）

初七日（12.3） 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县）开办官盐局，私盐贩生计被夺，数百妇女进城抗议。（中外，光三十一，十一、二十二）

十二日（12.8） 杭州柴铺打草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中外，光三十一，十一、二十二）

二十二日（12.18） 上海公共租界中国商人罢市，抗议英国副领事在会审公堂侵犯中国主权。（中外，光三十一，十一、二十三）

二十四日（12.20） 浙江仁和县塘棲镇商店将当十铜元贬值作制钱九文，居民大为不满，捣毁米店和南货店等。（中外，光三十一，十二、九）

二十八日（12.24） 浙江宁波因铜元贬值，改行银元计价，群众损失甚大，小商贩殴打拒用铜元的鲜咸货行经理，数千人逼令商店罢市。（中外，光三十一，十二、二，三，四，六）

十二月

初三日（12.28） 浙江余杭县城内当十铜元改当九文行使，四家商店被农民捣毁，激成罢市。（中外，光三十一，十二、九）

“初六日”（12.31） 浙江桐庐县铜元一枚仅当九文流通，商人罢市。（中外，光三十一，十二、六）

“二十三日”（1906. 1. 17） 四川岳池县盐岸因查禁私盐，营勇入民房骚扰，引起罢市。（时，光三十一，十二、二十三）

“二十六日”（2.20） 上海新租界信大丝厂女工控告厂主扣发工资。（时，光三十一，十二、二十六）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正 月

初四日 (1.28) 安庆营勇聚众拆毁县署。 (汇, 光三十三, 二、六)

十三日 (2.6) 福建漳浦县农民入城, 破狱纵囚, 捣毁教堂。 (东方, 三卷四期。 汇, 光三十二, 正, 二十六)

二十日 (2.13) 广西容县、藤县一带群众和防营交战。
(东方, 三卷四期)

“××日” 北京京张铁路工人殴打巡官、巡警, 捣毁北
郊清河巡警局。 (时, 光三十二, 三、九)

二 月

初三日 (2.25) 南昌群众万余人暴动, 抗议天主堂法籍教士王安之杀害知县江召棠。江召棠于正月二十九日应王安之柬请, 至天主堂便酌。席间王提出无理要求, 江召棠坚拒不允。王恣意恫吓, 伙同堂内人员以利剪刺江喉部, 伤势严重, 生命垂危。消息传出后, 群情愤不可遏, 各学堂全体学生一律罢课, 同至南昌县署询问, 随即散布传单, 订于二月初三日, 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大会, 筹商对策。届时群集会场, 人山人海, 主持会议的士绅生疑, 忽而宣布会议延期, 群众大失所望。又鉴于官吏派兵监视会场, 保护教堂, 无不揣测官绅串通, 祖护洋人, 气愤之下, 立即捣毁了沈公祠。随后, 结队前往王安之居住的老贡院天主堂, 举火烧毁堂内建筑物, 当场将王处死。又烧松柏巷天主教法文学堂、罗家塘英国耶稣堂, 死法教习六人、英教士夫妇二人。绅士邹凌瀚住宅被抢。江召棠终因伤重身死。 (东方, 三卷四期。 时, 光三十二, 二、七。 近资, 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张集, 卷六十六, 页二十六—三十五)

△浙江杭州丝织业料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薪。（汇，光三十二，二、十三）

“初七日”（3.1） 广西平乐、梧州二府农民暴动。（东方，三卷三期）

“初九日”（3.3） 河南商水县周家口教民倚势横行，百姓受压，积不相能。村中有“仁义会”，在会首吴太山领导下烧死教民十余人。（时，光三十二，二、九。《淮阳县志》卷八、大事记）

十九日（3.13） 奉天城西某堡“马贼”二三百人活动。（东方，三卷四期）

二十二日（3.16） 浙江镇海县小港教民裘某不摊公款，并恃教堂为庇护所，群众气愤，拆毁教堂。（汇，光三十二，三、四）

二十七日（3.21） 河南罗山县群众反教会。（交隅，下册，页十八）

三 月

“初二日”（3.26） 上海美租界茶馆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时，光三十二，三，二）

初三日（3.27） 河南西平县“仁义会”首领吴太山、苗金声在西平、遂平等县活动，拆毁衙署教堂。（东方，三卷四、六、七期。时，光三十二，三、十八）

“十一日”（4.4） 广西贺县、昭平县境内“三点会”数百人活跃。（东方，三卷四期。汇，光三十二，三、十一）

“十二日”（4.5） 四川巴州（今巴中县）办酒捐，激起群众反抗。（东方，三卷四期。汇，光三十二，三、十七）

“二十日”（4.13） 浙江金华工艺局督办污辱女工，群众千余人将该局焚毁。（时，光三十二，三、二十）

二十一日（4.14） 贵州毕节县义和拳千余人进城，纵火焚烧。（东方，三卷八期）

“二十四日”（4.17） 江苏扬州瓦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

工资，甘泉知县出示严禁。（时，光三十二，三、二十四）

“二十五日”（4.18）江西庐陵县征上忙钱粮，每串一纸加钱三十文（原收五文），农民要求不得妄加，聚众打毁捕署、县署。（汇，光三十二，三、二十五）

“二十六日”（4.19）湖南平江县农民暴动。（东方，三卷四期）

二十八日（4.21）奉天柳海县“马贼”绑走知县。（汇，光三十二，四、五）

“△”河南郾城有暴动。（汇，光三十二，二、二十八）

△贵州独山、都匀农民攻破都匀府署，释放囚犯；并发布揭帖，声称反抗教会。（汇，光三十二，八、四）

××日 直隶元氏县会党两千余人遍发传单，号召各州县群众起事，事泄，失败。（东方，三卷四期）

四 月

初二日（4.25）河南禹州有“匪警”。（东方，三卷五期）

初四日（4.27）湖北汉阳兵工厂驻守营兵与工人发生殴斗。工人将营房拆毁，相率罢工。工国会办张彪、提调黎元洪闻讯半夜赴厂镇压，立将营兵调走，迫使工人复工。（时，光三十二，四、十）

初五日（4.28）江西南康府星子县知县苛征，会党吕留蕃率群众一二千人起事，抗击官军，捣毁衙署。（时，光三十二，四、十二，十七，二十六）

十二日（5.5）安徽建德县时山地方“洪莲会”数百名起事，旗帜为“顺清灭洋”，打毁各地教堂。（东方，三卷七期。汇，光三十二，四、十一）

十六日（5.9）安徽繁昌县荻港商人罢市，反对厘卡委员勒捐。（汇，三十二，四、十七）

十八日（5.11）江西浮梁县景德镇会党起事，窑业开工延

期。（东方，三卷五期。时，光三十二、闰四、三）

“二十三日”（5.16）河南新野会党起事，偕同群众捣毁厘税局。（时，光三十二，四、二十三）

“二十四日”（5.17）江西彭泽县会党势盛，声称“灭洋仇教”。（时，光三十二，四、二十四）

“△”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市上食米供应不足，采茶工人酝酿起事。（同上）

“△”河南汝州、伊阳交界地方“仁义会”二百余人起事。

（东方，三卷四期）

“△”江西南安府（今大庾县）虔南会党起事。（同上）

“△”江西信丰县三石桥“三点会”群众数百人抢劫。（同上）

“△”湖北光化县老河口柯了凡、孙老么等，联合河南、陕西二省“大刀会”二万余人、船二百余只，准备除夕起事，事泄、柯、孙被捕。（同上）

二十九日（5.22）河南固始县鸟龙集有暴动（同上）

△杭州发生抢米风潮。浙江银价高涨、铜元贬值，商店物品标价，钱码改作洋码，促成物价恶性膨胀。长期以来，食米外流，地主、富商囤积不售，人为地造成粮慌。二十九日下午，杭州城内米店相约不卖食米。有贫苦居民持箩筐购买一二升待做晚炊，米店也以无货托词。消息一经传开，群众气忿填膺，一呼百应，立即搜查米店，将各店存粮抛洒地面，以发泄不满。继之，抢风大作，全城陷于混乱状态，后由官吏出面，出示平价，禁止米商闭籴，风潮才告平息。这次风潮影响附近各县抢风。肖山、新城、仙居等县农民纷纷出动，而且扩散到邻省江苏、安徽各县。（时，光三十二，闰四、二，十一）

闰四月

“初一日”（5.23）安徽祁门县有暴动。（汇，光三十二，闰

四、一)

初四日 (5.26) 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米价飞涨，贫民生活艰难，街头散布揭帖表示积愤，商店罢市。（时，光三十二，闰四、十）

初五日 (5.27) 浙江肖山临浦镇农民抢米店。（时，光三十二，闰四、十一）

△江西抚州（今临川县）、建昌府（今南城县）交界尧山农民反对粮价飞涨，会党大为活动。（时，光三十二，闰四、十）

初六日 (5.28) 驻奉天日本侵略军滥伐木材，强行征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奋起夺回木材。（汇，光三十二，五、二十七）

初八日 (5.30) 江苏江都县（今扬州）仙女庙等处饥民抢米，捣毁米店。（时，光三十二，闰四，十一）

“初九日” (5.31) 江西临川荣山地方会党暴动，聚众五百人，宣称“为国扶危，为民除害，不与民为仇”。（汇，光三十二，五、九。东方，三卷八期）

“十八日” (6.9) 河南永宁县农民反对知县借国民捐搜刮，聚众围城。（汇，光三十二，闰四、十八）

△江苏东台县食米涨价，农民聚众将当地富绅、地主多家及其所办学堂一律捣毁。（汇，光三十二，五、十六。东方，三卷六期）

△杭州机户工匠万人因物价高涨，生活困难，联合罢工，向绸缎庄店主索加工资。（时，光三十二，五、二）

十七日 (6.8) 上海虹口密勒路瑞丝厂女工千人罢工，抗议资方克扣工资。（时，光三十二，闰四、十九）

“△”福建安溪、江澄两县群众暴动。（东方，三卷六期）

“二十一日” (6.12) 江西奉新县罗坊地方饥民禁阻谷物出境，并抢当店富户。（时，光三十二，闰四、二十一）

“二十二日” (6.13) 江苏泰州乡民拆毁厘局，商人罢市。（汇，光三十二，闰四、二十二）

二十四日 (6.15) 直隶平山、灵寿两县举办警察，抽收捐

款，农民聚众反抗，拆毁衙署大堂，殴击知县，并毁学堂两所。

（汇，光三十二，闰四、二十九）

△江西瑞昌县因收税过重，农民多人将税卡捣毁。（时，光三十二，五、二，十六）

“二十五日”（6.16）浙江新城县农民捣毁盐店和米店。
（汇，光三十二，闰四、二十五。时，光三十二，闰四、二十三）

“二十六日”（6.17）江西都昌县有群众暴动。（东方，三卷六期）

二十八日（6.19）上海租界工部局工程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时，光三十二，五、一）

“二十九日”（6.20）安徽南陵县农民聚众抢过境谷米，并捣毁衙署。（东方，三卷六期）

△浙江仙居县荒灾，饥民抢食，商店罢市。（东方，三卷六期。
汇，光三十二，五、九）

“三十日”（6.21）安徽徽州府屯溪县饥民抢食。（东方，三卷七期）

“△”福建同安县农民殴伤英国商人。（同上）

五 月

“初二日”（6.23）湖北兴国州开办学堂，抽收米捐，农民聚众砸学堂。（汇，光三十二，五、二）

“△”江西建昌府（今南城县）属各县自南昌教案后，又发生水灾，会党活动频繁，抢米事件层出。（同上）

初三日（6.24）奉天辽阳州农民焚毁州署。（东方，三卷七期）

“△”浙江仙居县饥民往缙云县一带抢米。（东方，三卷七期。
汇，光三十二，五、十四。时，光三十二，五、六）

“初五日”（6.26）江西瑞昌税卡勒索农民，被千余人捣毁，（东方，三卷七期。时，光三十二，五、五）

“初六日”（6.27）湖北沔阳州新堤镇商民罢市抗捐。

(东方, 三卷七期。汇, 光三十二, 五、六)

“△”奉天锦州一带“胡匪”韩乐子等大肆活动。(汇, 光三十二, 五、六)

“△”甘肃宁远县回民起事。(汇, 光三十二, 五、六)

初七日 (6.28) 浙江新城县红帮黄道士等二百余人, 焚教堂, 攻县城。(东东, 三卷七、八期。汇, 光三十二, 六、八)

初旬 湖南衡州、永州一带灾民结队到湖北通城县署求赈, 知县诬指灾民为“小刀会”, 开枪打死五人。(汇, 光三十二, 六、五)

十二日 (7.3) 浙江武义县履坦庄会党抗捐, “哄闹”县署, 打伤兵丁及差役, 释放监犯, 并焚毁勒捐的徐氏群英学堂及学董徐永享、徐行两家住宅。(汇, 光三十二, 六、五, 八)

“十三日” (7.4) 浙江余杭、临安、新城、富阳四县交界处有帮会聚众, 约期去事。(汇, 光三十, 五、十三)

“△”江西奉新县饥民聚众拆毁县署, 并抢米店多家。(同上)

“△”江苏海州“盐枭”闹事, 州城暂闭。(同上)

十五日 (7.6) 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清赋局委员下乡, 催逼十余年前旧粮, 骚扰勒索, 激成民愤, 群众动手殴打委员。十六日, 数千人进城, 要求减征, 并抢火药库, 毁断电线。(东方, 三卷八期。汇, 光三十二, 六、一, 十二)

△江苏山阴县饥民抢米。(时, 光三十二, 五、二十三)

“十九日” (7.10) 上海英租界日商三泰纱厂工人罢工, 抗议日本工头等虐待。(时, 光三十二, 五、十九, 二十二)

△江苏宝应县富绅屯谷居奇, 激成众怒, 农民捣毁绅宅, 围县署, 殴官吏。(东方, 三卷七期。时, 光三十二, 六、十三)

二十三日 (7.14) 江苏泰州官盐栈被抢。(东方, 三卷七期)

“△”江西新昌县民变。(汇, 光三十二, 五、二十三)

“△”山西会党活跃, 民间流传歌谣曰: “三月四月旱, 五

月六月乱，七月八月烂（时事糜烂），九月十月换（换朝代也）”。
(同上)

二十四日 (7.15) 江苏扬州贫民聚众抢劫米店。（东方，三卷七期）

“△”河南商城县有群众暴动。（同上）

二十五日” (7.16) 直隶高邑县“义和拳”数百人起事。
(东方，三卷六期)

“△”广东连平州防营数百人哗变，围攻州署。（东方，三卷八期）

“△”广西宜山县兵变。（同上）

二十八日 (7.19) 江苏镇江米价飞涨，群众捣毁运米船只。
(时，光三十二，六、三)

二十九日 (7.20) 安徽霍山县张正金联合英山、麻城、蕲水、罗田会党二千余人，攻清军防营。（汇，光三十二，六、二十六）

“△”江苏江都县仙女庙镇贫民抢米。（东方，三卷七期）

“△”南京新军三十三标第一营管带扣发欠饷。士兵三四百人冲入管带室内，打毁物品，殴伤队官，欠饷才一律照发。（时，光三十二，五、二十九）

六 月

初二日 (7.22) 江西余干县黄花墩等地数千人反对开办白土统捐，本日又有千余人参加。（时，光三十二，六、十四）

“初三日” (7.23) 上海城厢内外皮箱业工人聚议，要求增加工资。（时，光三十二，六、三）

“△”上海英租界水木作工人罢工，要求加资。（同上）

△安徽歙县群众捣毁深川学堂，并波及学堂控办人罗某房屋。
(汇，光三十二，八、五)

初五日 (7.25) 浙江仁和县塘棲镇农民聚众拆毁学堂。
(汇，光三十二，六、十二，二十六)

“初七日” (7.27) 湖北蕲州(今春县)有群众暴动。（东方，三

卷八期)

- “△”奉天辽东半岛貔子窝“马贼”攻抢日本税关。(同上)
- “△”湖北武昌农民反对苛征，殴伤知县方雷。(同上)
- “初八日”(7.28) 安徽芜湖米商罢市，反抗抽路矿米捐
(汇，光三十二，六、八)
- “十一日”(7.31) 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县)群众抢运军
米船只。(时，光三十二，六、十一)
- “十二日”(8.1) 江苏新阳县水灾米价腾贵，农民结队
报荒，县令不准，二三千人拆毁县署。(东方，三卷八期。汇，光三十二，六、十二)
- “△”江苏苏州、松江一带会党活跃。(光录，卷二〇一，页十三)
- “△”湖北罗田县会党联合农民反对教会。(汇，光三十二，六、十二)
- 十五日(8.4) 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商贩罢市，反对
屠捐，捣毁捐局及绅董住宅。(汇，光三十二，七、十三)
- “△”湖北汉阳县鹦鹉州木商三人因故被县令软禁，脚夫二
千人到县署大闹，并捣毁警察局。(汇，光三十二，六、十五)
- 二十日(8.9) 贵州毕节县“红灯教”数十人进入县城。(东
方，三卷八期)
- 二十二日(8.11) 杭州土药税局苛扰，土行商人罢市。
(同上)
- “△”江西宜春县知县阮保泰苛待农民，被农民殴打。(汇，
光三十二，六、二十二)
- “△”广西思恩府白山、兴隆、安罗、吉零、都阳、安定等
九土司地方群众反对清政府的压迫，群起反抗，聚众百余股，每
股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屡攻宾州、迁江、贵县、武缘、上
林一带。(同上)
- “△”江苏扬州大桥镇农民抢米店。(同上)
- “二十六、(8.15) 浙江浦江县农民要求完粮以洋银计

算，千余人大闹县署，焚毁各库书家。（汇，光三十二，六、二十六。
时，光三十二，六、十九）

“△”山东曹州府（今菏泽县）会党联合农民抗击军队镇压。（汇，光三十二，六、二十六）

“△”江苏扬州汜水农民千余抢米店和粮船。（汇，光三十二，
六、二十六）

“△”江苏泰州马家庄群众捣毁初等小学堂。（时，光三十二，
六、二十六）

二十八日（8.17）安徽霍山县会党毁教堂。（东方，三卷八期）

△广西桂林府永福县农民捣毁高等小学堂。（汇，光三十二，六、
二十九）

“△”山东潍县酒商罢市，反抗加税，延续达一年之久。最后
知县允许每缸抽税由二十五文减到十三文才告解决。（同上）

△山西左云县“义和拳”进入县城，强迫知县供给粮食。
(汇，光三十二，八、十二)

××日 奉天岫岩县开办督销局，群众乘机抢盐斤。（汇，
光三十二，八、五）

七 月

初五日（8.24）江苏崇明县数千人捣毁学堂，初七日又烧
毁学董住宅。（汇，光三十二，八、五）

初七日（8.26）安徽霍山县张正金率众千余人围攻千坂岭
教堂。（汇，光三十二，七、十七）

初九日（8.28）安徽阜阳县征收房、铺、烟、酒各捐，
商民以铜元交纳，一枚只准当制钱八文照收，激成罢市。（时，光
三十二，八、四）

“初十日”（8.29）湖北光化县群众暴动。（汇，光三十二，
七、十）

“△”湖北通山县群众暴动。（汇，光三十二，七、十）

“△”山东曹州破产农民转入直隶南乐、清丰两县境内活动。
(同上)

“△”江苏金坛县农民聚众报荒，大闹县署。
(同上)

十六日 (9.4) 江苏通州南乡川港农民捣毁学堂。(汇，光三十二，八、五)

“十七日” (9.5) 热河围场厅农民反对学堂捐，痛击该厅同知及其随员。(汇，光三十二，七、十七)

二十五日 (9.13) 江苏震泽县震泽镇平粜局及米店被群众抢毁。(时，光三十二，八、一)

“△”江西都昌县黄土嘴地方农民罗来委、江绍桂等联合景德镇窑工，准备起事，事泄失败。(东方，三卷八期)

二十六日 (9.14) 浙江德清县饥民数千人进城捣毁库总、库书数家。(时，光三十二，八、五)

“二十七日” (9.15) 山东棲霞县有“马贼”活动。(中外，光三十二，七、二十七)

“△”安徽霍山县张正金率众进入湖北罗田、麻城两县境内活动，聚众数千人。(汇，光三十二，七、二七)

八 月

初一日 (9.18) 浙江鸟程、武康、德清等县水灾，饥民抢谷仓及县署吏役多家。(东方，三卷十期)

“初二日” (9.19) 安徽青阳会党暴动。(汇，光三十二，八、二)

初三日 (9.20) 安徽歙县濶川罗凤藻等创办学堂，传说将抽人口捐、菜子捐、米捐、牛猪捐等，群众深夜捣毁学堂与罗宅。(汇，光三十二，八、五)

“初五日” (9.22) 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群众树“奉天灭洋”旗帜，反对教会。(汇，光三十二，八、五)

“△”上海引翔港二十三保十一图厚仁堂平粜局存米被抢，

浦东塘桥妇女百余人因米滋闹。（时，光三十二，八、五）

△苏州浒墅关米店被抢。（时，光三十二，八、九）

初旬 四川渠县土地场团总陈鸿图杀差祭旗，聚众三四百人，反抗酒捐。（时，光三十二，九、二）

十四日（10.1） 江苏青浦县杨思桥等处饥民七八百人抢米。（汇，光三十二，八，十六）

“十六日”（10.3） 奉天岫岩州福来社农民聚众反抗盐税。枪毙督销委员数名。（同上）

二十日（10.7） 江苏海州会党领导饥民暴动，安东、阜宁、盐城等县饥民响应。（光录，（五），总5581）

△通州川港公立小学堂被农民捣毁。（时，光三十二，九、四）

二十三日（10.10） 山东曹州马在田、朱明等聚众八九股，每股二三百人或百人，转入河南永城、夏邑等县活动。（东方，三卷十期）

“△”安徽天长县数百人绑走知县。（汇，光三十二，八、二十六）

“二十七日”（10.14） 广西梧州府郁林州有群众暴动。（东方，三卷十期）

“三十日”（10.17） 山西辽州、左云县两地连续发生群众反教会事件。（汇，光三十二，八、三十）

九 月

“初三日”（10.20） 安徽芜湖南市米商罢市，反对抽路矿捐。（汇，光三十二，九、三）

“△”安徽舒城商人罢市，抗议知县强行摊派各项捐款。（汇，光三十二，九、三）

“△”浙江德清、乌程、归安等县灾民报荒殴官。（同上）

初十日（10.27） 广东香山县申明亭乡开办地方自治。初十日，突有农民鸣锣聚众，千余人拥入自治公所，抗议抵制。（时，光三十二，九、二十四）

十三日 (10.30) 浙江缙云县壶镇官吏设立乡柜征粮。十三日，突来数十人抢去流水帐簿和银洋，并掳去征粮官吏。（时，光三十二，九、二十）

“十四日” (10.31) 奉天锦州近有大股“马贼”活动。宁远县亦有数千人活动。（汇，光三十二，九、十四）

“二十一日” (11.7) 河南洛阳县关林涂农民抗花布捐。（汇，光三十二，九、二十一。时，光三十二，九、二十）

“△”浙江绍兴盐贩反对加价，捣毁盐仓。（汇，光三十二，九、二十一）

“△”河南信阳州蔡永年与罗山叶天飞等聚众五千人，准备在信阳、汝宁一带起事。（同上）

△贵州贵定县苗民罗法先为首聚众百余寨数万人，反抗教会，抗击清军。（光录，(五)，总五六〇九——五六一〇）

二十五日 (11.11.) 浙江仙居县方锡汉因米贵，联合温州、处州两处农民起事。（东方，三卷十期）

二十六日 (11.12) 江苏江都县瓜洲镇商人罢市，抗议瓜洲司巡检搜刮。（时，光三十二，十、三）

二十九日 (11.15) 江苏北部淮阳、海州水灾饥民流落扬州就食者近二万人，两淮运司赵某强行遣送回籍，饥民聚众抗拒。（时，光三十二，十，六）

十 月

初一日 (11.16) 安庆中学堂学生罢课，反对监学。（汇，光三十二，十、六，十三）

初二日 (11.17) 山西太原绅士学生等开会，反对英商福公司侵夺山西矿产。（同上）

△福州武备学堂招考人员舞弊，引起罢课。（同上）

初三日 (11.18) 浙江萧山县新坝镇因巡警欺压农民，警察局被捣毁。（时，光三十二，十一、三）

初六日 (11.21) 江苏长洲县农民数百人结队到县署报荒，要求地主停止征租。(时，光三十二，十、十一)

初七日 (11.22) 福建同安县农民打毁灌口土捐局。(汇，光三十二，十、十三)

初八日 (11.23) 浙江新昌县与嵊县交界之龙泉山后湾村“盐枭”与农民抗拒缉私巡勇，掳哨官，夺枪械、号衣等。(时，光三十二，十、二十)

初九日 (11.24) 浙江缙云县学堂师生反对知县任意拘留学生，滥施酷刑，全体散学。(汇，光三十二，十、十三)

初十日 (11.25) 河南归德府虞城县群众捣毁县署。(时，光三十二，十一、一。汇，光三十二，十一、十二)

二十日 (12.5) 安徽繁昌县获港商民罢市，反对官卡苛征。(汇，光三十二，十、三十)

“△” 江苏徐州府丰县、沛县、砀山等县农民因农作物受灾，抗拒地主逼租。(时，光三十二，十、二十)

二十一日 (12.6) 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矿工、会党及农民联合起义，此即同盟会员和会党发动的萍乡浏阳之役。(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丙午萍乡浏阳醴陵之役’)

二十二日 (12.7) 奉天安东县老爷岭一带农民四五百抗人警捐。凤凰城、九连城亦有抗捐群众二千人。(时，光三十二，十一、十，十五，十六，二十八)

“二十三日” (12.8) 浙江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学生罢课，反对学堂监督。(汇，光三十二，十、二十三)

十一月

初一日 (12.16) 陕西扶风县筹办铁路，按亩加捐，催科急迫，民怨沸腾。群众千余人在武举张化龙领导下，围攻县城，迫使知县接受所提条款。(时，光三十二，十一、二十三。汇，光三十二，十一、十八)

初四日 (12.19) 陕西渭南县群众捣毁厘金局、缉私卡、土药统捐分卡。(光三十三, 二、十, 陕西巡抚唐鸿勋奏折, 故宫档案)

初五日 (12.20) 山东东阿县突有大股“土匪”起事, 其势甚凶。(时, 光三十二, 十一、十六。汇, 光三十二, 十二、六)

初七日 (12.22) 山东曹州(今菏泽县)“土匪”在河南睢县、考城县一带活动。(时, 光三十二, 十一、十九。汇, 光三十二, 十一、二十五)

初九日 (12.24) 安徽宣城县饥民抢粮闹事, 官府残酷镇压。饥民八百余人起而反抗。(东方, 三卷十二期。时, 光三十二, 十二、一)

初十日 (12.25) 江苏嘉定县南翔镇有江北难民数百人抢粮。(时, 光三十二, 十二、十一, 二十一)

十九日 (1907.1.3) 江苏苏州葑门巡警调戏丝厂女工, 殴辱其夫, 激起公愤, 商店罢市。(时, 光三十二, 十一、二十二)

二十二日 (1.6) 江苏山阳县板闸镇官绅遣散灾民回籍, 玩忽职守, 激怒群众, 米店被抢。(时, 光三十二, 十一, 二十八)

△安徽宁国县冒埠饥民暴动。(汇, 光三十二, 十一、二十五)

下旬 贵州都匀府独山州农民聚众, 围攻天主堂。(汇, 光三十三, 八、十四)

十二月

初六日 (1.19) 陕西华阴县因造铁路, 开办亩捐, 武功、扶风, 富平、郿县、葭州、蒲城、高陵、临潼、渭南、华州、潼关、朝邑、同州各县农民纷起反抗, 焚捐局, 拆学堂, 毁电线。(汇, 光三十二, 十二、十三, 三、一)

初八日 (1.21) 河南卫辉府汲县农民拆毁小学堂, 并抢创办学堂的绅士李某家。(东方, 四卷一期。时, 光三十二, 十二、十五; 光三十三, 正、六)

十五日 (1.28) 山东曹州(菏泽县)“匪徒”进到江苏沛

县一带活动。（东方，四卷一期）

十七日（1.30） 江苏金匱县北门外群众五百人围攻教堂。
(时，光三十二，十二、二十一)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正 月

初五日（2.17） 江苏阜宁县灾民一千多人涌进县城，捣毁仓书陈某和县书潘某两家。初六日，又聚二千人抢经、谷两家。十一日，约五千多人到县署大堂“滋闹”，抢走警察号衣、洋枪。
(时，光三十三，正、二十二；二、二)

初七日（2.19） 江苏扬州外来饥民拒绝遣返，聚众殴官。
(时，光三十三，正、十。汇，光三十，正、十八)

△江苏扬州城内巡警多人捣毁张绅住宅。（时，光三十三，正、十七）

十一日（2.23） 江苏清河，桃源、安东等县饥民抢粮物。
(汇，光三十三，正、十五)

十四日（2.26） 江苏如皋县石庄镇官盐分栈巡缉私盐，欺压平民，激起民愤。农民七千多人抢盐场、抢当铺、砸学堂，并立年号曰“顺德元年”。(汇，光三十三，正、二十九)

△江苏扬州饥民暴动，焚劫米店。（汇，光三十三，二、七）

十八日（3.2） 湖北武昌恺军因遣散，要求发饷银一年，连日闹事，抢劫店铺，砍毙统制张彪坐骑。商店闭门，停止营业。
(时，光三十三，正、二十九；三、一。汇，光三十三，二、三)

十九日（3.3） 安徽灵璧县群众暴动。（汇，光三十三，二、七）

二十日（3.4） 江苏江阴杨库镇地主董简堂收租千余石，囤积家中，被饥民抢光。（汇，光三十三，二、七）

二十一日（3.5） 江苏高邮县饥民数万人捣毁囤米富绅杨福臻住宅。（汇，光三十三，二、十。时，光三十三，正、二十五，二十七）

二十三日 (3.7) 浙江余杭县闲林镇纸行工人联合贫民二千人，砸毁米店。第二天，当知县前往查勘时，兵役以藤鞭捶挞群众，激起公愤，纷纷抢夺兵役枪械。这次事件起于米业商人大斗改为小斗，贫民不平。（东方，四卷二期。时，光三十三，二、二）

二十五日 (3.9) 浙江象山县群众捣毁教堂，抢义仓积谷。（时，光三十三，二，三，四）

△浙江绍兴城内贫民聚众捣毁米店。（时，光三十三，二、三）

△广东东莞县饥民数千人拆毁米店，商店同时罢市。（时，光三十三，二、五。东方，四卷二期。汇，光三十三，二、三）

二十六日 (3.10) 浙江奉化棠岙有饥民数百人赴县乞食。（汇，光三十三，二、三）

二十七日 (3.11) 浙江萧山县闻家堰十七家米店被贫民与过境难民抢光，商店停止营业。（东方，四卷二期）

△江苏南通州大汐港初等小学堂刚开工兴修，即被农民六七百人捣毁。（时，光三十三，二、三）

“△”江苏甘泉县邵伯镇贫民聚众抢米。（东方，四卷二期）

二十八日 (3.12) 浙江奉化、余杭县饥民暴动。（汇，光三十三，二、七）

二十九日 (3.13) 浙江余杭、绍兴等府县饥民捣毁米店。（汇，光三十三，二、三）

△杭州贫民聚众抢米。（东方，四卷二期）

“△”安徽盱眙县帮会联合饥民暴动。（汇，光三十三，一、二十九）

二 月

初一日 (3.14) 江苏扬州饥民“挨吃富户”。（汇，光三十三，二、七）

初二日 (3.15) 江苏娄县泗泾镇饥民抢潘某家存米。（汇，光三十三，二、七）

△江苏娄县泗泾镇附近孟、杨二富户囤米五百多石，为四乡

贫民抢光。并发生抢米船事件。（汇，光三十三，二，十。时，光三十三，二，六）

初三日（3.16）安徽太平县群众千余人抢河内米船。（汇，光三十三，二，十）

△上海县虹桥饥民登船抢米。（同上）

△浙江余姚县竹山港饥民千余人将厘局房舍及附近之土药局全行捣毁。（时，光三十三，二，四）

△江苏如皋县白蒲镇贫民抢米。（时，光三十三，二，十）

初四日（3.17）江苏青浦县七宝镇管家村饥民数千人将富户管某囤米抢光。（汇，光三十三，二，十）

初五日（2.18）上海县庄家泾米船五艘载米被群众抢去大半。又，日前浦东六里桥富户夏某囤米二三千石被抢光。（同上）

初六日（3.19）江苏嘉定县纪王庙镇、上海县红桥贫户抢米。（东方，四卷三期）

△安徽霍山、六安、寿州交界隐贤集贫民抢米。（东方，四卷三期）

“初七日”（3.20）江苏南通州农民焚毁大汐港初等小学堂。（汇，光三十三，二，七）

“△”湖北鹤峰、长乐与湖南石门、慈利等县饥民暴动。（汇，光三十三，二，七）

“△”山东曹州（今菏泽县）破产农民四处抢劫，蔓延至河南铁路沿线，抢修武、新郑两县火车站。（汇，光三十三，二，七）

初八日（3.21）江苏江都县马桥镇等处群众抢米。（东方，四卷二期）

十一日（3.24）浙江长兴县李家港客民抢米。（东方，四卷二期）

△江苏如皋县林梓河东、河西两乡千余人抢米，并砸毁学董陈某家及两家米店。（汇，光三十三，二，十八）

十三日（3.26）安徽芜湖东乡落湾篷饥民聚众抢富户洪子

才米船。又，近日有人大张揭帖：“年岁饥荒，米价高昂，官富无状，贫苦难当。约期已定，着坊供粮；若有阻隔，拚命抵偿”。（汇，光三十三，二、十四）

“十四日”（3.27）浙江仁和县桥司等处“沙民”抢米。
(汇，光三十三，二、十四)

△河南开封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反对取消官费。（汇，光三十三，二、二十一）

十六日（3.29）浙江富阳县西北乡农民聚众抢地主家存米数百石。（时，光三十三，二、二十八）

十七日（3.30）浙江奉化县松岙因饥荒，数百贫民抢米。
(时，光三十三，二、二十二)

“△”贵州独山州杨及成、罗朝印起事。（汇，光三十三，二、十七）

十八日（3.31）江苏无长县黄家镇贫民抢米。（东方，四卷三期）

二十一日（4.3）江苏武进县小河镇贫民抢米，并焚毁乡董郭世贤家。（东方，四卷三期）

“二十三日”（4.5）安徽南陵、繁昌县交界之郑家渡贫民抢米。（时，光三十三，二、二十三）

“二十四日”（4.6）江西南丰县群众反对教会。（汇，光三十三，二、二十四）

“△”湖南益阳县官绅勾结，禁阻平民开锑矿，千余群众捣毁杨某所开矿厂。（汇，光三十三，二、二十四）

“△”江苏桃源县仲兴地方，饥民六千余人反对放赈委员侵吞赈款，该处商店闭市。（汇，光三十三，二、二十四）

△安徽和州土捐局委员逼死人命，激起公愤，群众捣毁捐局。
(时，光三十三二、二十八；三、三)

“△”安庆枞阳闸过卡米粮全被饥民抢走。（汇，光三十三，二、二十四）

“△”江苏常熟、昭文两县群众抢米。（同上）

“△”江苏青浦县白鹤江镇饥民抢富户陶、戴、杨等姓十数家存米。（同上）

“△”浙江长兴县“棚民”聚众抢米。（同上）

二十七日（4.9）南京下关忽来饥民二千多人，沿途抢食。二十八日晚，在水西门抢米店。（汇，光三十三，二、七。时，光三十三，三，四）

“二十八日”（4.10）浙江富阳县农村饥民抢米。（汇，光三十三，二、二十八）

△江苏武进县福兴州劣绅郭世颜抽捐办学堂，本月初，学堂房屋刚建成，即被人放火烧毁。泰兴、丹阳等县农民四五千人将郭宅烧毁，并烧毁地主多家。（同上）

△安徽当涂县群众千余人抢过境赈米。（汇，光三十三，三、五。时，三十三，三、一）

二十九日（4.11）江苏镇江对岸江都县瓜洲镇过境饥民数千人抢米行。（时，光三十三，三、五）

△江苏宝山县罗店镇贫民抢米。（东方，四卷三期）

三十日（4.12）江苏江宁县贫民抢米。（同上）

三 月

“初一日”（4.13）湖北广济县富池口过境船户聚众，捣毁厘卡。（汇，光三十三，二、一）

初二日（4.14）杭州各茶馆罢市，抗议征收学堂经费。（时，光三十三，三、六）

初三日（4.15）安徽芜湖停集载运磁器船只五百艘，要求减税。（汇，光三十三，四、七）

初五日（4.17）江西新建县生米司巡检署被游勇抢劫。（同上）

“△”河南信阳州所存皖省赈米被抢万余石。（同上）

“△”浙江奉化、宁波两县交界樟树林农民备械悬旗，准备起

事。（汇，光三十三，三、五）

初六日（4.18） 广东琼州南路续备军第五营团管带克扣月饷，士兵饥饿哗变，杀死哨官、管带，附近居民响应。（时，光三十三，三、二十九）

“初八日”（4.20） 江苏武进县中兴洲居民反对地方绅董征收学捐，聚众烧毁学堂及绅董数家。（汇，光三十三，三、八）

“△”直隶静海县为筹陆军军饷及警察等经费，摊派牛马捐，农民数万人进城抗议。（汇，光三十三，三、八）

十一日（4.23） 汉口扬家河米船上黄陂、孝感两帮雇工因议加工资，集众数千人，将黄陂公所捣毁，打坏警局官吏肩舆。（时，光三十三，三、十七）

△镇江洋务局被宁沪铁路小工数百人砸毁。（汇，光三十三，三、十九。时，光三十三，三、十五）

“十二日”（4.24） 江苏常熟县各烟馆罢市，反对加膏捐。（汇，光三十三，三、十二。时，光三十三，三、十三）

十四日（4.26） 浙江宁波师范学校学生与监学冲突，全体退学。（汇，光三十三，四、七。时，光三十三，三、十五）

十七日（4.29） 广东钦州三那（那彭、那黎、那思三圩）农民反抗清政府藉办“新政”征收糖捐。群众二三千人，在会党人物刘思裕领导下，组成团体，名叫“万人会”。同盟会即派员前往联系，发动钦廉防起义。清廷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新军标统赵声各带三五千人前去镇压，起义失败。赵声策动郭人漳起义不成，（周集，五集，四月十七日电稿。逸史、五集，第一一七页）

“二十八日”（5.10） 直隶深州农民抗拒官吏查禁私盐。（时，光三十三，三、二十八）

“二十九日”（5.11） 安徽望江县县衙差役，借办案为名，下乡敲诈勒索，农民聚众反对。（汇，光三十三，二、二十九）

四 月

初六日 (5.17) 江西九江南昌间铁路工人因索取工资，将新坝分局捣毁。(时，光三十三，四、十)

初八日 (5.19) 广东合浦县农民闻钦州抗捐，遂集数百人进城，要求减低谷价。十一日，千余人大闹县署。十二日，抢教堂。(国，光三十三，六、八、九)

十一日 (5.22) 广东潮州府饶平县黄冈征收厘捐激起民愤，革命党人乘机发动起义，群众杀官吏，焚衙署。(详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丁未黄冈之役’。东方，四卷五期。时，光三十三，四、十六。大公，光三十三，四、十九，二十五，五、一，六、十三。)

十二日 (5.23) 浙江嵊县“乌带党”起事。(汇，光三十三，四、十八。)

十四日 (5.25) 浙江富阳县米店商人擅将当十铜元折价为九文，激成民愤，农民捣毁所有米店。(时，光三十三，四、二十一。大公，光三十三，四、二十五。)

“十六日” (5.27) 浙江余姚县北乡农民抗捐，捣毁捐局，烧巡船、伤巡兵，并捣毁高等小学堂。(时，光三十三，四、十六。汇，光三十三，四、十八。)

“二十日” (5.31) 广东汕头民变。(汇，光三十三，四、二十一。大公，光三十三，四、二十。)

“二十一日” (6.1) 福建诏安县农民反抗教会。(汇，光三十三，四、二十一。大公，光三十三，四、二十六。)

二十三日 (6.3) 四川开县因抽猪捐、土膏捐、学捐过重，农民和“红灯教”徒二千余人，拆毁各地教堂、学堂及教民住宅。(时，光三十三，五、十二。大公，光三十三，四、三十，五、八，十六，十八，六、十一。)

△广东惠州七女湖同盟会员邓子瑜发动会党起事。(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未惠州七女湖之役’。时，光三十三，四、二十八。)

△福建建宁府城（今建瓯县）商人罢市，抗议米价昂贵。
(时，光三十三，五、五)

二十五日（6.5）浙江嘉兴府学堂学生反对校长，全体罢课。
(汇，光三十三，五、五)

“△”福建福安县群众反抗教堂。
(同上)

“二十六日”（6.6）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处有“胡匪”
千余人活动。
(大公，光三十三，四、二十六)

二十九日（6.9）浙江萧山县金山镇农民育蚕收丝，系主要副业。向章每两抽捐七文，该镇厘卡又外加五文，藉此苛扰，致干众怒。农民多人将厘卡捣毁，并吊打司事巡丁。
(时，光三十三，五、七)

五 月

“初二日”（6.12）浙江嘉兴县农民聚众反对厘卡加倍抽收丝捐。
(汇，光三十三，五、二)

“初四日”（6.14）山东济宁州农民万余人，反抗官吏收粮时擅将铜元折价。
(大公，光三十三，五、四)

“初六日”（6.16）黔、桂交界处苗民数万人起事，广西庆远、柳州汉、僮等族农民给予支援。
(大公，光三十三，五、六)

初九日（6.19）江苏华亭县小茅地方“盐枭”打死缉私营勇九人，烧毁巡船。
(东方，四卷六期)

“△”河南陕州“大刀会”数百人抢劫运往新疆伊犁军事物资二百多车，其中主要包括军装、弹药、快枪等。
(汇，光三十三，五、九)

“△”福建武平县“三点会”起事。
(大公，光三十三，五、九，二十四，二十五。汇，光三十三，六、四)

初旬 广东南雄县百顺司地方“三点会”千余人暴动。
(汇，光三十三，六、十五)

“十一日”（6.21）湖南浏阳会党江召棠等数百人起事。

(大公, 光三十三, 五、十一)

“十二日”(6.22) 奉天辽阳州官吏派遣捐局局员下乡, 擒人民户, 视牛马之大小, 任意断捐。农民两千多人入城(一说二三万)拆毁衙署, 商店罢市。(时, 光三十三, 五、十六。大公, 光三十三, 五、十二, 十六。汇, 光三十三, 五、十二)

十五日(6.25) 江苏松江府得胜港“盐枭”多人轰毁盐捕巡缉枪船两艘, 打死巡勇多人。(汇, 光三十三, 五、十六)

“△”浙江绍兴府皋埠贫民抢米。(东方, 四卷六期)

“二十六日”(6.2) 江苏震泽县震泽镇“盐枭”六七百人近日公开在镇上活动。(汇, 光三十三, 五、十六)

二十四日(7.4) 浙江定海厅农民反抗官绅勾结, 借口筹集学堂经费, 加征粮税, 四千多人进城, 捣毁厅署、学堂及教堂, 并波及创办学堂之士绅家。(东方, 四卷六期。汇, 光三十三, 六、一, 八)

“二十六日”(7.6) 四川开县、万县“红灯教”联合农民反抗教会压迫。(汇, 光三十三, 五、二十六。时, 光三十三, 六、三)

“二十七日”(7.7) 湖北罗田县凌家嘴地方农民因新设立的淮盐分销局, 高抬盐价, 聚众将盐店捣毁。(时, 光三十三, 五、二十七)

二十九日(7.9) 安徽涡阳县群众起事。(汇, 光三十三, 六、四)

六 月

“初四日”(7.13) 江西建昌县群众三千人意图暴动。(汇, 光三十三, 六、四)

“△”浙江临安、昌化两县有千余人暴动。(汇, 光三十三, 六、四)

“初六日”(7.15) 河南林县土税分局被农民打毁。(时, 光三十三, 六、六)

初八日(7.17) 浙江秀水县南汇镇“盐枭”夜袭防营, 抢去军械子药多种。(东方, 四卷六期)

“△”浙江处州（今丽水县）与永康交界地方民变，捣毁学堂。
(汇，光三十三，六、八)

十二日 (7.21) 浙江海宁州长安镇农民因路局征购土地，
聚众万余人捣毁铁路工程，并殃及学堂、教堂。(汇，光三十三，六、
十五，七、六)

十七日 (7.26) 湖北潜江县郭家嘴地方群众数百人反教会
(张集，卷二〇〇，页七)

二十二日 (7.31) 江苏娄县农民数百人拦阻苏路公司在小
赤壁一带采集石子，并捣毁该公司股东绅士张敬垣家。(汇，光三十三，
七、十六)

“△”安徽贵池县六都湖农民聚众包围“垦殖局”，抗议侵占农
田。(汇，光三十三，六、二十二。时，光三十三，六、二十一)

“△”直隶沧州汉、旗、回民数千人联合暴动，欲捣毁教堂、
学堂。(大公，光三十三，六、二十二)

二十五日 (8.3) 湖北夏口厅厅丞马箕勾结绅耆，政声甚
劣，最为民恨。卸任时，地方士绅送德政牌，被商民拦路打毁。
(时，光三十三，七、一)

七 月

初四日 (8.12) 安徽芜湖三山镇农民聚众打毁米店及三山
公所，各行商店罢市。(汇，光三十三，十二、一)

“十一日” (8.19) 河南汝州农作物收成减产，田主催纳租
税急如星火，农民联合抗租。(时，光三十三，七、十一)

△湖北随州“洪江会”起事。(汇，光三十三，七、十六)

△上海新租界威海卫路二百十号洗衣店工人罢工，要求增加
工资。(时，光三十三，七、十二)

“十六日” (8.24) 北京木商六百余户罢市，反抗铺捐。
(汇，光三十三，七、十六)

“△”浙江秀水县油车港镇“枭盐”首领之一夏小辫子（夏竹

林)等五百余，驾船三十余艘，抢合镇富户及米铺。(同上)

十八日(8.26)浙江黄岩县农民聚众捣毁西门土捐分局。
(汇，光三十三，七、二十七)

“二十三日”(8.31)直隶南宫县农民打死知县。(汇，光三十三，七、二十三)

“△”浙江平湖县商人罢市，反抗抽收茶捐。(同上)

“二十七日”(9.4)浙江钱塘江边官绅修塘，擅在界外开沟，侵占农田，农民千余人聚众捣毁局所，殴辱官绅。(汇，光三十三，七、二十七)

二十九日(8.6)广东防城县革命军联合“万人会”抗糖捐群众起义，攻克县城。(汇，光三十三，八、四。大公，光三十三，九、十二。建刊，三卷三期)

“△”安徽庐州府全椒县许道昌联合“盐枭”暴动，抗击前往镇压的清军。(时，光三十三，七、二十九)

月末 广东大埔县农民百余人捣毁潮山小学堂。(汇，光三十三，八、十八)

八 月

初八日(9.15)安徽芜湖万顷湖佃户千余人抗租和反对夺佃，抢“富康公司”的稻谷，抗击前来镇压的军警，捣毁垦殖公司的办公处。

万顷湖原为江宁(南京)驻防旗兵牧马场，后设屯垦局，准许农民开垦，每亩交官本洋三元。该湖位于芜湖、当涂、宣城三县交界，周围约六十里，在芜湖东乡二十里。按照局章规定：成熟后第一年免租，第二年半租，第三年全租。开垦佃民除少数系本地土著外，大多来自河南、湖北以及庐江县、无为州等地破产农民，辛苦经营。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江水灾，稻谷被淹，本年初有收成，应按成熟第一年免租办法。而湖田早已由屯垦局以廉价或营私舞弊办法转给私人。当时一些官吏和地主多以垦殖

公司招牌掠夺大片湖田，然后转佃屯户。据当时报纸记载：“公司之田官界居多数，绅界次之，商界又次之。其时局无善章，任其领垦，垦局只知售田，公司商贾得而射利。局章每亩三元，商贾亲相授受，加至五、六元之多，甚至有不费一钱，执田千亩者”。各公司业主索取每亩租额一百四十斤，时稻价每担一元二角，一年即可收一元七角，薄本厚利，或无本求利，残酷剥削农民。广大佃农不断进行着抗租和反夺佃的斗争。(时，光三十三，八、十，二十一。东方，四卷九期)

“△”广西贵县游勇夺取防营船只军械，高竖“官逼民变”旗帜。(时，光三十三，八、八)

初九日 (9.16) 浙江淳安县农民反抗征收学捐，聚众捣毁学堂，围县署。(东方，四卷九期。大公，光三十三，九、九。时，光三十三，八、二十四)

“十一日” (9.18) 湖北随州大碑地方，“红灯教”李国宾等千余人起事。(汇，光三十三，八、十一)

十二日 (9.19) 江苏南通州马塘地方绢私盐勇纪律极坏，强赊硬欠，抢商店，打居民，全镇罢市。(时，光三十三，八、十七)

十五日 (9.22) 浙江秀水县乡民万余人进城，向府县报荒。(汇，光三十三，八、二十一)

△福州人民集会反对日法协约有损中国主权。(东方，四卷九期)
(注)：《日法协定》于1907年6月10日签订，在秘密换文里却具体划定互相承认在中国境内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关于法国者为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关于日本者为福建及在东北日本有特殊权利之满蒙”。福建人民当然感到有切肤之痛。

十九日 (9.26) 江西南康、赣州会党、农民聚众毁天主堂及耶稣堂二所。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并聚众数万，围攻赣州府城。(汇，光三十三，八、二十五。大公，光三十三，九、十一，十二)

二十日 (9.27) 广西梧州厘局勒索，商店罢市；南宁各店亦停止营业。(时，光三十三，九、一。汇，光三十三，八、二十八；九、六)

- “二十五日”(10.2) 浙江于潜县营勇聚众，拆毁教堂。(时，光三十三，八、二十五)
- “二十八日”(10.5) 陕西白河县金花寨梁和尚聚众数千人暴动。(汇，光三十三，八、二十八。时，光三十三，八、二十九)
- “△”湖北南漳县群众抗烟酒捐，毁筹饷局，殴官、抢税款。(汇，光三十三，八、二十四)
- “××日” 黑龙江城(今齐齐哈尔市)城南兵变。(大公，光三十四，二、二十)

九 月

- 初三日(10.9) 浙江秀水县扬库镇有大股“盐枭”抢劫绅富多家。(汇，光三十三，九、十)
- 初四日(10.10) 浙江东阳县群众结党起事。(大公，光三十三，九、十一)
- “初六日”(10.12) 杭州城郊靳家村农民砸毁教堂。(大公，光三十三，九、六)
- “初十日”(10.16) 江西乐平县夏病意(即光绪三十年领导抗捐的夏廷义)聚众起事，捣毁税卡。(汇，光三十三，九、十)
- 十二日(10.18) 浙江新昌、嵊县一带会党首领竺绍康领导群众暴动。(《东方》，四卷十一期。汇，光三十三，十、四，十一，二十四)
- 十四日(10.20) 江苏扬州警兵聚众反抗官长。(汇，光三十三，十、四)
- “十六日”(10.22) 浙江杭州绅民开会反对清政府出卖苏杭甬铁路。(汇，光三十三，九、十六)
- “二十日”(10.26) 浙江缙云县学堂存谷八千石被抢。(汇，光三十三，九、二十)
- 二十一日(10.27) 直隶鸡泽、平乡两县商民罢市，反对统捐，农民逐走局员。(汇，光三十三，十、四)
- “二十四日”(10.30) 江苏太仓州沙溪镇有群众暴动。(汇，

光三十三，九、二十四）

“三十日”（11.5）浙江淳安县营勇打死平民三人，激起群众反抗。（东方，四卷十期）

十 月

初一日（11.6）浙江湖州土绅开会抵制美籍传教士倚势欺人。（东方，四卷十一期）

初四日（11.9）上海张园江苏铁路协会召开苏路拒款大会，有二千余人到会。马相伯挥泪演说借款修路的危害，群众深为感动。（时，光三十三，十、五）

初五日（11.10）上海旅沪浙人召开浙江铁路拒款会。（东方，四卷十一期）

初六日（11.11）安徽铁路公司在安庆召开大会，反对江浙铁路借款，并力争自办浦（口）信（阳）铁路。（东方，四卷十一期）

初八日（11.13）江苏铁路股东在上海召开拒款大会，公举王文韶为代表，进京力争。（同上）

初十日（11.15）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在上海愚园开拒款会。（同上）

十三日（11.18）北京旅京江浙两省八学校生共六百余入，上书力争自办苏杭甬铁路。（汇，光三十三，十一、七）

二十日（11.25）杭州浙江各界群众开国民拒款会。（同上）

二十一日（11.26）浙江海盐县沈荡镇有“盐枭”数百人连抢典当、衣庄及米铺等，打伤军队及巡警。（汇，光三十三，十、二十九）

△浙江嵊县会党起事，转向兰溪县马铃山一带，浦江、金华、兰溪等县同时戒严。（汇，光三十三，十一、二十四）

二十二日（10.27）安徽师范学生罢课要求废除铜官山和

浦信铁路两项出卖利权之合同。(汇, 光三十三, 十、二十九)

二十九日 (11.4) 河南商城县县南某寨会党起事, 旗帜为“力扶汉种, 志夺坤乾”。(大公, 光三十三, 十二、十七)

“××日” 湖南沅陵县民变。(大公, 光三十四, 二、二十)

十一月

“初九日” (12.13) 浙江萧山县“沙民”聚众, 反抗丈量牧地。(东方, 四卷十二期。时, 光三十三, 十一、十五)

十三日 (12.17) 上海旅沪皖省人士召开保卫路矿大会, 反对清政府出卖皖省路矿利权。(东方, 四卷十二期)

二十二日 (12.26) 上海黄浦江东岸南北渡口数处, 开浚马路, 增加渡资, 引起附近经常过往农民反抗。数千人捣毁图董、地保房屋及路政公所收钱处等。(汇, 光三十三, 十一、二十八; 十二、一, 五)

二十四日 (12.28) 山东沂水、莒州、临清等州县有暴动。(汇, 光三十三, 十二、十)

“△”浙江归安县苛征漕米, 农民聚众反抗。(汇, 光三十三, 十一、二十四)

二十八日 (1908. 1. 1) 黑龙江爱珲城军队四百人哗变, 攻墨尔根城, 被巡防队击退, 后又联络“胡匪”四出活动。(汇, 光三十三, 十二、一)

“△”浙江太平县警兵因米贵聚众捣毁局所, 商民罢市。(汇, 光三十三, 十一、二十八)

××日 成都驻防满人暴动。(大公, 光三十四, 二、二十)

十二月

“初一日” (1.4) 浙江“盐枭”由嘉兴进至湖州, 蒜湖、新市、双林等处一律戒严。(汇, 光三十三, 十二、一)

初二日 (1.5) 浙江海宁州漕折苛刻, 激成民变。农民万

人捣毁学堂、铁路工程处、购地处、邮局、轮局、警局、厘卡、汛署及镇绅、店铺、钱庄、布行等多家，烧毁天主堂一所。初五日，攻桐乡县城。（汇，光三十三，十二、十四。光录，（五）总五八一四。大公，光三十三，十二，二十，二十四；光三十四，正、六）

初三日（1.6）浙江桐乡县七家庙、殷家船一带，农民聚众二千余人拟攻县城。初五日，桐乡与海宁州农民六七千人联合攻破桐乡县城，毁学堂，烧教堂，拆毁县署、班房，释放监犯。湖州、孝丰、安吉等处群众响应起事。（大公，光三十三，十二、二十，二十四；光三十四，正、六）

△江苏青浦县三家湾地方有大帮“盐枭”调集船只七十余艘与军队交战。（汇，光三十三，十二、十五）

“初五日”（1.8）江苏高邮州有“盐枭”二百余抢陶公泰典铺。（汇，光三十三，十二、五）

二十二日（1.25）江苏松江属“盐枭”调集船只数十艘，抢招商局利享山轮拖船。又在华亭县百鹤港抢日本大东公司船。（光录，（五）总五八三七——五八三八）

二十八日（1.31）广西郁林县沙塘圩团防局被抢。（大公，光三十四，二、十九）

光绪三十四年（1908）

正 月

初六日（2.7）广西贵县龙山圩有大帮“匪徒”与军队交仗。（大公，光三十四，二、十九）

△奉天广宁县（今北镇县）北界蒙古之医巫闾大山蒙民，聚众起事。（同上）

“十一日”（2.12）湖北武穴镇米贵，群众组织民食维持社，劝谕富户平粜，以救眉急。（汇，光三十四，正、十一）

十二日 (2.13) 浙江青浦、嘉善，江苏金山等县夏竹林、余孟享、江北阿四等帮“盐枭”聚众连日与清军交战。(光录，(五)，总五八五一—五八五二)

二十四日 (2.25) 杭州风林寺召开追悼秋瑾烈士大会。秋瑾之至友徐寄尘与学界男女四百多人参加。秋瑾于去年(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晚被捕。初六日，为绍兴知府贵福等杀害，桐棺久暴，无人敢收。直至岁暮，始由徐寄尘、吴芝瑛出面营葬于西冷湖畔。(时，光三十四，一、三十，二、六)

二十九日 (3.1) 浙江归善县“盐枭”抢毁富绅沈姓家。(大公，光三十四，二、十六)

△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处杨集镇有大刀会、白莲教、联门教联合起事。(汇，光三十四，二、五)

三十日 (3.2) 浙江嘉善县干窑镇地方“盐枭”抢绅富及米店等。(同上)

二 月

初六日 (3.8) 湖南东安县农民捣毁花峙小学堂。(汇，光三十四，三、二十五。时，光三十四，三、二)

十三日 (3.15) 姜桂题率毅军南下，镇压江浙太湖流域“盐枭”，路经安徽和州，大肆骚扰，戕毙民命，群情愤激，商民罢市。(时，光三十四，三、一)

十六日 (3.18) 直隶隆平县知县吕调元举办四乡巡警，兼筹学堂经费，擅将各村“看青会”应摊粮麦，改为折收制钱，完粮时交由在城绅董照收。东北乡枣林等十数村，地多沙碱，乡民很苦，数千人进城要求免去捐款。知县关闭城门，群众立向城上抛掷砖石，掷伤巡官李道明，坠落城下。警兵开枪，打死农民五人，伤六人。群众气愤之下，攻入城后，砸毁巡警局，释放习艺所罪犯。(谕折汇存，光三十四年六月五日《直督杨士骥奏隆平县因捐滋事折》。

汇，光三十四，三、十八）

十八日（3.20） 广东自治会因二辰丸事件，在广州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到会群众数万人，当场烧毁日货，决定推行维护主权，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这次事件的真象是：粤海关缉私船只在九洲洋面缉获日本商船二辰丸私运大批军火，侵入中国领海，当即予以扣留。日本政府借此大肆反诬广东地方当局非法扣留日本货船、侮辱日本国旗，制造反华舆论，并授意其驻华公使林权助，出面向清外务部施加压力，百般恫吓，清政府被迫接受五项屈辱条款。主要内容为：“一、惩罚侮辱日本国旗之官员并华轮，同驻粤日本领事在二辰丸停泊附近鸣炮道歉；二、释放二辰丸号船只；三、所运军火由中国政府备价购买；四、华官调查办理此案不合之官吏予以惩罚；五、日政府允许嗣后严禁运军火输入中国境内”。

日本政府这种侵略行为立即激起了广东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二月十六日，“粤商自治会”召开大会，率领万余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粤督张人骏拒绝接受各项屈辱条款。清政府无视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全部答应了侵略者的苛求。广东各界人民闻此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不期而至者千余人，大家散发传单，决定十八日再次召开大会。

开会时，“粤商自治会”代表陈惠普任大会主席。会场正中悬挂白布一幅，上书“国耻大纪念”五个字，以示哀痛。到会群众数万人，大家一致认为主权丧失、任人凌辱，国将不国，哭声不绝于耳。会上共同议定以十七日（释放二辰丸的日期）为国耻纪念日，当场烧毁大批日货，声明决不承认赔款。又设立“死绝会”，分电各埠，号召和平抵制日本政府侵犯我主权的行为。电文为：“日丸蔑弃约章，全国蒙耻，请速普开国耻纪念会，忍辱联盟，誓死昭雪”。广东各界掀起了一次广泛抵制日货运动。

广州磁器行商人开会议决，此后专销景德镇磁器，“不运日

货”。海味行商人也议定，不再置办日本产品，违者处以五百元罚金。广州附近芳村搬运工人数百人，拒绝为某洋行卸下日船运来的煤油。在香港，中国人往外寄递的邮件上面加盖“国耻”二字印章；另外有人组织“敢死会”，对售卖日货者以割耳相恐吓。南京、福州、厦门以及爪哇、美、澳等地华商都有电报到粤，声援广东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汇，光三十四，二、二十三，二十六；三、八，十一，十五）

二十日（3.22） 直隶沧州有“匪乱”。（汇，光三十四 三、八）

△新疆维族群众二万余人暴动。（汇，光三十四，二、二十六）

二十八（3.30） 上海新租界聘自尔电车公司工人罢工，要求缩短工时。（时，光三十四，三、一）

三 月

初三日（4.3） 杭州浙江各界士绅代表为收回路权自办，召开全体铁路保存会。（东方，五卷四期）

初五日（4.5） 广州广东省妇女二千余人召开大会，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藉二辰丸事件公然侵犯我主权。（汇，光三十四 三、十一）

初九日（4.9） 安徽芜湖磁船帮聚众捣毁巡警局。（汇，光三十四，四、三）

十七日（4.17） 广州各乡镇小轮拖船因差役苛索，一律罢市。（汇，光三十四，三、二十二）

二十日（4.20） 浙江海盐县西塘桥大批“盐枭”活跃。（汇，光三十四，四、三）

二十二日（4.22） 广西雒容县徭民千余人起事。（汇，光三十四，五、一）

二十七日（4.27） 浙江宁波中学堂学生反对校长，全体罢课。（汇，光三十四，四、三）

四 月

“初二日”(5.1) 安徽英山县农民聚众毁天主教堂，焚县署，释放监犯。(东方，五卷五期。时，光三十四，四、二)

“初十日”(5.9) 浙江上虞县官吏审讯案件不公，城乡各学堂一律罢课。(大公，光三十四，四、十)

十三日(5.12) 浙江宁波各店户罢市，反抗征收清道捐。(汇，光三十四，五、五)

十四日(5.13) 汉口巡警局禁止设摊，小贩万余人反抗，毁警局，合镇罢市。(汇，光三十四，四、二十一。东方，五卷五期。时，光三十四，四、十九)

△云南河口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革命军占南溪，铁路工人作响导。(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戊申云南河口之役》。汇，光三十四，四、二十)

十六日(5.15) 福建泉州马家巷农民械斗，杀死官吏。(汇，光三十四，四、二十)

“二十八日”(5.27) 福建漳州巡警擅自捕拿师范生，学堂一律罢课，并捣毁警局，要求撤去警察坐办。(汇，光三十四，四、二十八)

五 月

“初一日”(5.30) 福建厦门抽捐苛刻，各商店罢市。(汇，光三十四，五、一)

初三日(6.1) 汉口后湖乡民反对清丈局新章，聚众捣毁清丈局。(汇，光三十四，五、八。时，光三十四，五、八)

“初八日”(6.6) 安徽全椒县胡登贵聚众暴动。(汇，光三十四，五、八)

十二日(6.10) 江西萍乡乡民反抗教堂。(东方，五卷六期)

“十三日”(6.11) 江苏泰兴北乡张家河一带“大刀会”约

二百余活动。(大公, 光三十四, 五、十三)

“十五日”(6.13) 直隶景州筹办巡警, 增加牲口捐, 农民聚众反抗。(汇, 光三十四, 五、十五)

十九日(6.17) 湖南新宁县盐商垄断盐利, 纵勇杀人, 激成商店罢市。(汇, 光三十四, 六、六)

“△”安徽宁国县仙家村熊大嘴聚众起事。(汇, 光三十四, 五、十九)

二十二日(6.20) 浙江秀水县王江泾镇窑抵制实行每枚铜元贬值作九文, 商人罢市。(时, 光三十四, 五、二十六)

二十三日(6.21) 直隶蔚州农民数千人抗捐, 进城捣毁巡警传习所, 释放被押苦工。(大公, 光三十四, 六、十八)

“二十六日”(6.24) 浙江台州军队殴伤学生, 南监等校罢课抗议。(汇, 光三十四, 五、二十六)

“××日” 江苏海州大荡、板浦镇竹枝沟一带有大帮“盐枭”抗击清军。(大公, 光三十四, 六、十三)

六 月

初一日(6.29) 安徽滁州商民罢市, 反抗境内设捐卡。(汇, 光三十四, 六、二十)

初二日(6.30) 湖南湘乡县知县、典史与钱店、米店偷运谷米出境, 以致米价日贵。群众数千人将甘和米店七家及官当局、钱店捣毁。(大公, 光三十四, 六、二十七; 七、三)

“初三日”(7.1) 福州日本人讹诈书商, 激成罢市。(汇, 光三十四, 六、三)

初四日(7.2) 江苏扬州巡警罢岗, 抗议饷银照七折扣发。(汇, 光三十四, 六、二十七)

“初十日”(7.8) 江西鄱阳县苛罚商民, 激成罢市。(汇, 光三十四, 六、十)

十二日(7.10) 山东宁海州(今牟平县)农民数万人拥进

州署，要求废止学堂，惩办绅董和豁免亩捐三事，并围困绅董住宅，商店罢市。（大公，光三十四，八、二。汇，光三十四，六、三）

△安徽凤阳府、颍州府境内有大盐帮“盐枭”与清军交战。
(汇，光三十四，六、十七)

“十七日”(7.15) 直隶蠡县地方官吏，擅自规定百姓以制钱向官府交税纳款，并以制钱七文抵铜元一枚；而县署发官款则全以铜元支付，并作制钱十文，因此激起众怒。农民遍发传单，三日内聚众万余人，捣毁县署。（汇，光三十四，六、十七）

“二十日”(7.18) 安徽芜湖磁器工人聚众捣毁窑户坯坊二十余家。（汇，光三十四，六、二十）

二十一日(7.19) 浙江乍浦因铜元折作九文，商人罢市。
(汇，光三十四，七、十二)

七 月

十二日(8.8) 广西桂平县大湟江圩巡防营勇哗变，杀官员，抢铺店、枪械等。（汇，光三十四，七、三十）

十九日(8.15) 吉林长春府双城堡巡警队百余名因欠饷哗变，将商店抢掠一空。（汇，光三十四，八、十五）

二十日(8.16) 江苏丹徒县各机户日前向各绸户要求增长工价，绸户不允，遂一律罢市，并捣毁绸业董事曹森家。近有八九百人至道署要求增长工价。（大公，光三十四，八、一。时，光三十四，七、二十四）

“三十日”(8.26) 广东海南岛海口商人罢市，要求撤换税务司。（时，光三十四，七、三十）

“△”广西贺县商人罢市，抗议知县袒护盐商，草菅人命。（同上）

八 月

初二日(8.28) 浙江武康县农民二千余人进城报荒，捣毁

虐民官吏家宅。五、六、七日又有同样事件发生。(汇，光三十四，八、二十二)

“初七日”(9.2) 山西沁水县农民反抗烟膏统捐，殴打办捐绅士。(汇，光三十四，八、七)

“△”山西黎城县北乡农民抗拒地税。(汇，光三十四，八、七)

△河南邓州知州温某滥开田亩及骡马税捐，以饱私囊，劣迹多端，激成民变，二千余群众毁署劫狱。(汇，光三十四，八、七)

十一日(9.6) 福建建阳县农民立“五谷会”(神农会)，聚众三四千人，树“农务分会”大旗，向县署提出四项要求：一、蠲免各项苛捐；二、降低盐价；三、释放督犯；四、拆毁学堂。当地会党数万人纷纷起事。(大公，光三十四，九、十)

“十四日”(9.9) 上海十家染坊工人罢工，要求坊主增加工资，并封闭染缸，不准开用。(时，光三十四，八、十四)

“十五日”(9.10) 江西崇义县出现粤省散兵六百余，毁教堂一所。(汇，光三十四，八、十五)

十七日(9.12) 浙江归安县城厢内外各机户克扣人工工资，机工七千余人罢工。(大公，光三十四，九、一)

“二十一”(9.16) 广西贺县十二圩商人因官吏苛扰，连续罢市一月。(汇，光三十四，八、二十一)

“△”青岛华商罢市，抗议德殖民主义者官员加征苛捐。(汇，光三十四，八、二十一)

“二十四日”(9.19) 安徽含山县运漕镇兵变，商民罢市。(汇，光三十四，八、二十四)

“△”浙江武康县因旱成灾，农民聚众人城报荒。(汇，光三十四，八、二十四)

“二十八日”(9.23) 上海英租界切面工人罢工，向店主提出增加工资要求，并派代表在法租界秘密聚议，讨论对策。(时，光三十四，八、二十八)

九 月

“初二日”(9.26) 直隶冀州一带创办巡警，按亩抽捐，“联庄会”领导群众抗捐。(北京，光三十四，九、二)

“初六日”(9.30) 湖北德安府农民暴动。(大公，光三十四，九、六)

初七日(10.1) 江苏仪征县十二圩盐民船户数千人，反对往湖南运盐，强迫商店停止营业。(汇，光三十四，九、十六)

“初九日”(10.3) 广东惠州营兵强奸民妇，激起民愤，商店罢市。(汇，光三十四，九、九)

十六日(10.10) 奉天征收房捐，商店罢市。(汇，光三十四，九、二十七。时，光三十四，九、二十八)

△广东博罗县商人罢市，反对军队骚扰。(汇，光三十四，九、二十七)

“二十三日”(10.17) 广西桂平县大湟江兵变。(大公，光三十四，九、二十三)

十 月

“初三日”(10.27) 江苏南通州掘港场各轧车户聚众数百人抗轧车捐。(时，光三十四，十、三)

初四日(10.28) 广东南海县九江乡绅董拟抽鱼捐，群众反对，将抽捐人房屋烧毁。(汇，光三十四，十、二十五)

“初六日”(10.30) 四川巫山县东乡农民聚众抗捐。(大公，光三十四，十、六)

“十三日”(11.6) 上海英租界成衣庄工人聚众数百人，向各衣庄主要求增加工资。(时，光三十四，十、十三)

“二十日”(11.13) 山东青岛李村农民聚众反对征收秤费及牲畜杂税，四乡罢市。(大公，光三十四，十、二十)

“二十一日” 汉口商人罢市，抗议开设商捐局。(汇，光三十

四，十、二十一）

十一月

“初九日”（12.2） 川、滇边彝民暴动。（宣政，卷二，页九）

十二日（12.5） 浙江黄岩县下四乡农民二三千人反抗禁烟。（大公，光三十四，十二、三）

“二十三日”（12.16） 湖南武冈县设局，征收纸、竹、木、靛、谷、米、铁、煤八项货捐，木商及群众数百人捣毁捐局。（汇，光三十四，十一、二十三）

“二十五日”（12.18） 河南光州与安徽霍山县会党暴动。（汇，光三十四，十一、二十五）

“二十八”（12.21） 黑龙江××白杨木地方新设捐局，农民聚众反抗。（大公，光三十四，十一、二十八）

△吉林吉林府征收家畜捐，四乡农民反对，百数十人赴府署要求减免。（同上）

“二十九日”（12.22） 湖北蕲水、罗田，安徽英山、太湖等县留学生黄某（改姓石）等鼓吹革命，倡议“学义会”，加入者数千。（大公，光三十四，十一、二十九）

“△”安徽英山县“哥老会”首领张洪儿聚集二三百人筹划暴动。（同上）

“××日” 青岛木工工人罢工，反对德人克扣工资。（汇，光三十四，十二、十五）

十二月

初三日（12.25） 台湾省北部高山族起义，反抗日本侵略军，连日获胜。（时，光三十四，十二、四，七）

△福建同安县知县下乡调查禁种罂粟，农民聚众反抗。（汇，光三十四，十二、十八。大公，宣元，七、二十七）

“初四日”（12.26） 宁夏回族抗捐。（时，光三十四，十

二、四)

“初八日”(12.30) 山东曹州“大刀会”四出活动，并进入河南。(大公，宣元，十二、八)

“△”科布多哈萨克牧民抗捐。(时，光三十四，十二、八)

初十日(1909.1.1) 浙江庆元县“拳党”数千人意图起事。(大公，宣元，正、十九)

△广东南海县佛山镇群众反对葡萄牙人在轮船上踢死乘客暴行。(时，光三十四，十二、十二)

“十一日”(1.2) 广东河源县忠信圩巡警借“国邮违例剃发”，大肆苛扰，激成商人罢市。(时，光三十四，十二、十一) (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载湉死，次日，慈禧太后那拉氏死。清制国丧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百天，理发亦属违例。

“△”湖南会党首领杨玄德在湘、黔、两广拥有会员二万余人，酝酿在广西柳州起事，事泄，被捕。(大公，光三十四，十二、十一)

“十二日”(1.3) 福建财政局拟加征厘金补水四分，各商反对，一律停运货物。(大公，光三十四，十二、十二)

“△”湖南长沙北门外兴修驳岸马路，工人八十余人停工，要求增加工资。(同上)

十五日(1.6) 湖南衡州改门税为落地厘金，较前增加十倍，商人散发传单，全体罢市。(汇，宣元，正、十六)

“十七日”(1.8) 江南大庾县边界有会党五百余人，毁教堂，巡署，围攻郡城。(宣政，卷五，页二。时，宣元，十二、二十二)

“二十六日”(1.17) 成都发生群众暴动。(宣政，卷五，页二十二)

“△”察哈尔张家口外有蒙、汉群众闹事。(同上)

××日 江西崇义县会党暴动。(大公，宣元，正、十三)

山西“五卅”运动宣言

山西省博物馆张献哲供稿

编者按：本期发表的山西工学农商各界支援“五卅”运动宣言十种和沪案演讲稿五种。原件大多数是当时的油印品，甚为难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资料是由当时参加这一活动的杨友凤同志保存下来的，于一九五四年捐献给山西省博物馆。这次发表时对原件重新作了标点、校勘工作。

太原陆军工作厂为沪案后 援会全体工人宣言

自沪上噩耗传来，凡属国民莫不义愤填胸。查此次沪案之起，先以日本纱厂华工备受种种虐待，不得以〔已〕而罢工，要求改革。厂主不准不纳，反以武力胁迫，任意枪杀，毫无忌惮。学生为正义所激起，作工人后援，到处演讲，申请乞援，理由至正而手段和平。乃英捕（就是亡国印度奴）不顾正义，蔑视人命，一再枪击，登时负伤者累累一片，殒命者数十。冤声载道，惨不忍闻。噫！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有鬼出率兽食人。尔固素崇基督教，推之最信。该教固以爱人如己为教旨，竟非人类之所为，人道何存？教道安在？出此残忍蛮横之手段，以此谓公理，尚可为〔谓〕邦国敦交足云其知〔何〕！我国人苟稍有血气，岂能坐视不顾，忍为蹂躏耶？望我界同人，迅发良心所激，愿为沪案被害同胞、已罢工之工人作一度之募捐供给，暂作沪案后援。爱就实力之真能办到者，共誓数则，敬盟山河。

- 一、凡英日货物誓死不用！
- 一、誓与英日经济根本绝交！
- 一、誓不与英日机关住所充佣合作！
- 一、伏望公正之外人仗义直言，起而为我华人鸣援不平！

太原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对沪案宣言

同胞们呀！此次上海英日惨杀我们学工商各界同胞一百余人，都打得肉飞骨碎血流遍地。这种消息传来，诚使我们心痛愤起，怒发冲冠，热泪纷下！同胞们！要知道上海是我们的他方，帝国主义竟然敢在我们国内如此横行，眼中早没有中国了，也将变成亡国奴了！这样辱我国体，杀我人民，我们既然是中国人，中国是我们大家的。现在帝国主义欺侮我们同胞，就是欺侮我们；辱我国家，就是辱我大家的中华民国。我们不是冷血动物，岂能受□比亡国奴还利害的蹂躏吗？同胞们！中华民国尚未完全亡尽，我们要快快联合起来，尽我国民的一份责任，誓死反抗！我们反抗的方法：

- （1）商人不买英日的货物，我们也不卖给他。
- （2）我们给外人作工的工人，决不为饭碗而卖国卖祖。
- （3）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家中有在教会学校的子弟，都一律退学；还有洋奴的同胞们也罢业。这三条若能真正实行，我们不反抗□□就致于死地了。

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全体□告

太原学联会募款启事

诸位父老兄弟姊妹们：

在前沪案发生，已经是我们的无上耻辱了！那知道帝国主义

者凶气日炽，把我们的同胞看起来连猪狗都不如，随意在各地屠杀起来。大家晓得汉口、广东、重庆、福州、九江、安东……等地方的同胞，被帝国主义者拿枪炮打死了好几百人么？

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亡了，为什么要让他们英、日鬼子们在中国境界里蛮横无理？所以现在上海英、日人所办的工厂、洋行里的中国人，已经老早完全罢工了。英、日人因此受了极大的损失。但是，现在各地接济罢工工友的款项，几乎要断绝了。英、日人还要故延宕，不能急速解决此案。哎呀！这就是要命关头了！如果我们大家不愿当亡国奴，不愿教帝国主义随意宰割，那只好赶快来帮助上海罢工工友们。因为他们是和帝国主义搏战的主力军，如果他们要失败了，便是我们失败了。那时我们大家就都免不了要尝尝亡国奴的滋味啊！

我们这次演电影募款的原因是为的：

一、接济我们在前线与帝国主义搏战的罢工工友们！
一、希望早日解决此次惨案，须在（？）此次各种运动不可停止！

一、使帝国主义生怕，因为上海同胞有了各地的后援军！

一、山西的宣传，极应继续努力进行，促醒未觉同胞！

一、各地准备实力，以与帝国主义搏战！

大家都是热心国事的，尤其是这回要紧不过的惨案，还希各界的同胞们尽量来帮助才是！

山西学联会学生军筹备委员会宣言

处此弱肉强食之际、鹰瞵虎视之秋，公理灭绝，强权是尚，苟非效命于枪林弹雨之中，势难生存于武装残暴之下。故欲脱离野蛮政治之侵略、帝国主义之压迫，报国仇于今日，雪奇耻于将来，舍此铁血主义，实无由以解决也。不然帝国主义之压迫不止，野

蛮政治之势焰日炽。国家前途何堪设想。此次沪汉惨案之发生，实吾国空前之奇辱，稍有血气者莫不愤气填胸、眦裂发指。然徒托空言无补实际，况值此险象环生，事急时迫，刻不容缓之际乎。敝会有鉴于此，爰组织学生军筹备委员会，筹备一切，期与全国学生军一致进行，以与彼野蛮帝国争此轩轾，以巩固国防、抵御外侮为标题，求国际平等、作外交后援为目的。同舟共济，众志成城。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疆场之外，为我四万万同胞共争幸福，恢复国权，歼彼仇雠，庶可慰我流血先烈之灵魂于地下。倘英日尚不自悟，是终不能以公理屈服，则振拔师旅，率我三晋健儿与彼争锋，虽肝脑涂地，血溅沙场，亦所不惜也。愿终为我同胞作外交后盾，誓死无他。

山西学生学生军筹备委员会（联合会椭圆楷书朱印章）

山右大学全体学生对于沪案宣言^①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领土，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弱小民族，我们那里敢希望自由、平等、幸福。不过我们觉得人类既然和别的动物不同的，直立直行，圆颅方趾，总该至少也不至比别的动物更为残忍！但是我们看看这次沪案的悲惨，帝国主义的英、日，比豺狼虎豹尤为野蛮与残忍！

工人因为生活问题，要增加工资，在各国也是常有的事。学生因为人类的同情与互助，出来援助更是义不容辞的重责。固然弱肉强食，为世界的公理，但在我们中华民国招牌没有完全打破的现在，于本国领土之内，呻吟我们的病苦，谁也不应认为过分。即以服从根深奴隶成性的印度巡捕，若没有英帝国总领事积极指

① 在这份宣言书右上角和天头绘有插图，图中的口号是：

其一、可杀的倭奴！可恨的英夷！和英日经济绝交！！！其二、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地！收回领事裁判权！非达到目的不可！！！全国民众联合起来啊！奋斗！！

挥，绝不自相残杀东亚民族，况我们为世界无产阶级工人寄同情的学生赤手运动，更□有防卫的必要。

我们翻开中国外交史看，外人所称东方犹太的中国教案义和团，中国历史所载的不人道的李自成、张献忠，杀戮无辜，也未必如这次无缘无故的对知识界青年学生诬以赤化，饮以枪弹的这样蛮横。同胞啊！记得你们割地的损失吗？记得你们谢罪、杀戮亲王大臣祸首的奇辱吗？我们在外国领土内能自由谈话吗？晓得我们对于洋大人鸡犬不敢叱咤吗？我们对倭奴地震的恤怜吗？我们怎样被人给予报酬呢？死了数十无罪的同胞，伤了几百个可怜的工人与学生，这是何等可伤心的事啊！

我们国家虽弱，也是四千余年的文明古国；民族虽衰，也有四万万的同胞；财政虽穷，也有二万万的土地。十四年前，国人对于满人奴隶我们，是何等激昂！何等悲愤！现在被蜂目豺声的倭奴、碧眼黄发的岛夷，如捕蝇扪虱的杀□〔戮〕，若不早为自救，恐怕不到几年，茫茫神洲变成荒草一片，被英、日帝国主义者在这亚东大陆，放马饮牛。济济的黄帝子孙，一个一个作了巡捕枪下的死鬼，南京变成英人羊圈，北京化作日人牛牢，所叫灿烂的中华民国，不过在世界史里，留人暗淡的印象。同胞到那时候，做鬼也无处寄托了。

呜呼！人孰无情，对这国家存亡，民族废兴关头，若再不振奋一呼，要这行尸走肉何用！？要知楚虽三户，足以亡秦；此利时小国，尤抗强德；况我“三晋健儿”为天下莫强的子孙，若能团结牢固，至死不变，努力联络全国同胞，一致反抗那神人共弃的英、日，抵制他们的货物，拒绝他们的钞票，以断其“经济侵略”。再加上不供给他们的粮食和煤铁、原料，必至英、日在中国的工厂一齐倒闭，公司银行完全关门。所叫隆隆大炮也再不去炸那可怜同胞的头颅，吱喇吱喇锅炉也再不去吸收那工人的骨髓。世界上从此绝了杀机，大家笑着携手。所以这次反抗英、日的行为，不

只为死者数十人伸冤，更为生者四万万同胞保存生命，不但为中华民国延长国祚，更是为人类驱逐凶天〔妖〕。内面团结得钢铁一般，外面引起良心未泯的国际友谊，这样重大的责任，完全负在我们青年学生肩上，所以我们山右大学学生，特为宣言，非做到：

(一)、惩办英、日驻沪总幹事。(二)、处开枪巡 捕以死 刑。
(三)、收回外人在中国所有租界。(四)、废除不平等条约。(五)、英日在中国之工厂公司，一律取消。(六)、厚恤死者家属，并与□〔死〕者立碑建祠。(七)、英、日两国政府，向我国道歉，并慰问死者家属。(八)、英、日在华所有之军舰队伍，一律撤退。

以上各条，认为最小限度之要求，如不能达到，我们即演玉碎之战争，亦所不惜！总之，士可杀而不可辱，国可亡而种不可灭。我们现在只掬泪以告世界人类，求其援助，务使倭奴、岛夷的恶劣民性，再不至为人类制造惨剧。

同胞呀！事急了，请放下□□〔你们〕的锄头、斧头、笔头、算盘，装起来你们的热血和赤心，来和这人类蟊贼英、日宣战！我们要□□〔高呼〕三声：

全三晋同胞团结起来！

全中华同胞团结起来！

全世界弱小民族团结起来，和英日残忍的帝国主义者决斗！

太原外国语专门学院为沪汉案宣言

沪案未平，汉祸又起，同胞之死者九泉含冤，同胞之罢工后援者嗷嗷待哺，全国譁然，同声抗外。本校主张，有五条件：

- (一) 收回租界地及领事裁判权。
- (二) 惩罚驻沪英日领事。
- (三) 取消不平等条约。
- (四) 赔偿死伤同胞。

(五) 不买英日货。

(“山西太原外国语专门学院图记”椭圆章)

敬告我山西父老舍死救国
救同胞的宣言

我的父老兄弟姑姊妹们快醒吧，快快觉悟吧！

从前日本欺虐我国，我国同胞都以他是三尺高的小孩国，不值与他相斗；不料如今又射出个不要脑袋的英国，也要效法他三尺高的小孩国作事。这种无人道无理性的两国，真是教我们可恨可杀啊！若现下再让过他们，不与他们力敌，简直往后没有我同胞们生存的余地了。

此次上海工人罢工，乃是由于渡〔度〕不了日子，出于不得已所致。既罢工之后，而日人致〔置〕之不理，于是上海学生为援助华工生活起见，乃游行讲演，唤醒人民。而无人道无理性的英日，竟能用兽类的手段，横行于我国，始而阻止学生讲演，夺市民自由，既而竟能开枪乱杀，杀死我上海学生数十人，受伤者不计其数，流血满地。英日既不怜惜，反自为快。

同胞们啊！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人都是我们的亲父老、亲兄弟，我们岂可袖手旁观，坐观成败，甘心受这残无人道，忍无理性的侮辱吗？世界人那个不是爹娘生的，为何我同胞要吃这种痛苦呢？可恨的英国人，可恶的日本人，看我同胞的生命，就连猪羊鸡狗也不如。我中国的同胞们，以〔与〕其他看我们不如猪羊……我们何不与他大闹一场，力斗一下？

大闹力斗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我们拒不买英日两国的货，万勿因他们货贱些我们就买，就是倒找我们钱，也绝绝对对不要买。能如此实行下去，不限半载，日本的小鬼，完全要饿死，而英鬼子虽不能完全饿死，也要饿他个七离五散了。同胞们啊！快起来奋斗，快起来救国，快快拒绝英日货物，至终也不用买了！

万勿中途而止，这就是保全祖国惟一无二的妙法子了。同胞们，努力！努力！

山西省立第一师范第廿六班泣启

太原平中学生为英日惨杀 上海同胞第三次宣言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均鉴：自英日惨杀上海同胞案发生以来，学生等曾发出第一、二次宣言，以冀唤醒国人，誓与死斗。不意数日以来，吾全国上下愤懑已如此。而持强盗主义者之横暴犹如彼，上海杀之而不足，复继之以汉口；巡捕杀之而不足，复调来以舰队。吾侪今日在我无事之山西，作平安之运动，尚不知此时与英日租界接触之几许同胞，作人弹下冤魂也。呜呼！苟非全无血气之伦，焉能不闻之发指，思之断肠也哉！同胞乎！须知吾人处此公理灭绝、强暴横行之世界，国家存亡，种族绝续，胥视吾人奋斗之精神以为断。同人不敏，谨陈二策：（一）就积极一方言，吾人当打破世界和平之迷梦，注意军事训练，实行武装卫国，以为外交后盾。（二）就消极一方言，当与彼经济绝交。我之所有，不售于彼，以绝若辈往居我国之生路。彼之所有，我不购买。彼皆以工业立国，而常以我国为大销货场，积物既无所售，生计自然凋弊。此谁〔虽〕视若平常，实足以致彼死命。夫三户亡秦，一旅兴夏，苟民心之不死，中国运之必昌。四万万同胞，其共勉旃！

进山学校学生会为沪 案二次宣告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境内，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种种侵掠，已非一日了。而最可恨的英、日帝国主义者，竟以武力保证他们的各种侵掠政策，输送鸦片来毒害我国同胞，供给军火、

借款助长我国内乱，起初他们还都带有假面具，装成文明的样子。以诱惑我们同胞。现在呢？他们的野蛮横暴确是露骨地表现出来了，居然明目张胆地来欺负我们同胞——一方面日本人在青岛枪杀中国工人，英国人更在上海大肆惨杀我赤手空拳地〔的〕爱国工人、商人、市民、学生。这是多么无人道的行为，使我们如何的痛心！他们英日帝国主义，打死我们好几百同胞，不但不向我国谢罪赔款，反给我们一种无理的不负责任的答覆，诋我为“排外”、“暴动”、“赤化”，以遂其凌辱宰杀的野心。并且现在还继续地向上海进兵，准备以武力屈服我国的国民，真是万恶之至！中国尚未亡国，竟有这样可耻的事发生。全国的同胞们！我们现在无论农人、工人、商人、兵士、学生，大家快快团结起来，一致的反对英、日两国，共作上海被难同胞的后援；一面和英、日两国断绝经济的关系，誓不买英日货物，誓不与英日两国往来。同时监督政府，对此无公理无人道的惨杀案件，始终严重抗议，绝勿屈服于英、日威吓之下，失了我国的独立自由权。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及领事裁判权。我们的目的不达，誓死奋斗不止！

全国的同胞们联合起来！

打倒英日德国主义！

太原进山学校全体学生泣告九日

阳兴中学校全体学生

第三次宣言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同鉴：天祸中国，英日肆虐，抵抗不力，胡焰益张。我苟稍示退让，共管之局即成。今幸苏、浙、鄂、湘及冯、张各军，函电交驰，同深情激，且提出严重抗议。所以北大学生军、中大救国团等，群起响应。民气之盛，于斯可见。据昨报载苏浙已出兵沪上，厉兵秣马，荡扫以豺狼成性之英日，挥汨

出师，实非得已。同心敌忾，天日可表。同人闻讯之馀，不禁拊膺浩叹，愿随其后，誓死反抗。为公理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存亡而战，为我全国人民之人格而战。不达下列之目的，誓不罢休。

- 1、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 2、处开枪英捕以死刑！
- 3、解散工部局！
- 4、英日须赔偿伤亡学生市民之损失！
- 5、英日两国政府须向我国道歉！
- 6、收回各地英日租界！
- 7、收回英日领事裁判权！
- 8、与英日经济绝交！
- 9、抵制英日货物！
- 10、不受英日两国商业公司寓所之雇佣！

太原崇实高小全体学生会宣言

同胞！同胞！亡国奴的滋味，我们快要长〔尝〕了；亡国奴的待遇，我们快要享受了。你们知道么？唉！血腥的滋味，苦〔苛〕刻的待遇，是多么难忍受呵！现在可恨英夷、可恶的倭奴，在上海大逞其帝国主义的手段，枪杀学生工人及市民了，这就是我们做亡国奴的先声。我们大家要是不赶快起来打倒他铲除他驱逐〔逐〕他，那我们做亡国奴的时候就在目前了。同胞！我们一定要做朝鲜印度的后继工么？现在他们也想还复原状，可是再也不能的了。同胞！现在不奋斗更待何时候，亡国后的返复，真难于倒山了。同胞！赶快起来奋斗，赶快起来极力而不怕死而能流血的奋斗！

六月二十五日太原市民示威运动秩序

（甲）开会次序

（一）振铃开会。（二）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三）公祭沪汉被害诸烈士：1、奏哀乐；2、向烈士行三鞠躬礼；3、奏哀乐；4、公祭礼华。

（四）自由讲演

（五）宣告游行次序

（六）游行

（乙）游行纪律

（一）由各团体各学校推举秩序员、□〔招〕待员各一人，维持各团体秩序。

（二）游行时不得任意滋扰及其他规外行动。

（三）游行时由各团体各学校代表及本会职员先喊唱口号一次，然后由该团员一齐喊唱。

（四）沿游行路线返归陈列所后，整齐喊唱口号一次，再分组讲演。

（丙）口号

收回租借地！取消领事裁判权！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惩法沪汉祸首！

与英日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国民救国！

（丁）游行次序及路线

（一）游行次序

乐队 童子军 女师 女美师 尚女 公女 育德 加辣
尊德 山大 法专 商专 农专 工专 育才馆 山右 兴贤
大通外专 美专 医专 三晋 云山 一师 一中 阳兴 国师

平中 新中 进山 崇实 成成 博文 职师 青中 青华中
 山西公学 明原 斌中 职业中 工人联合会 一师附小 模小
 贫小 尚志 阳曲各高小 阳曲各国小 农界 工界 商界 政
 界 军界 警界 市民 各团体

(二) 游行路线

由文瀛公园东南门出皇华馆 红市牌楼 桥头街 东洋市
 西洋市 估衣街 灰市街 三桥街 西缉虎营 东缉虎营 上肖
 墙 柳巷桥头街 由文瀛公园东门进

山西学生联合会抵制英日货委员会传单

英日货的种类很多，要想一时完全调查清楚，很不容易的。兹先将已调查出的纸烟牌号，胪列于左，以便同胞们随时随地的抵制。

英日烟卷调查表：

英国吉士，吾的，赢家，旅客牌，金平果，自行车，雪田，议员，鸵鸟，电扇，锯木，木房，法官，牧师，朝颜，红平果，牛牌，旭日牌，洋车，蛛纲，大吉羊，金光，成理施厂，朝鲜牌，伞牌，莺，满月，大门，长寿，双十，吉兆，金山，老头，弓手，寿字，西江，丁财贵，邮票牌，心牌，三猫，玉枚牌，三五字，扑克牌，三点牌，金枝玉叶牌，双撑船，鸟笼，划船牌，树叶，藤花，花瓶，金丝，踢球，大炮牌，五世其昌，金蛋牌，五色旗牌，平安，欢迎，楼牌，黄狮，金狮，燕子，大婴孩，棋盘牌，双刀牌，多福牌，第一香烟、古印，百子，红印，八卦，金山牌，称人牌，大号庙堂牌，中国香烟，多福牌，粉包，(又名红锡包)大炮台，老炮台，刀牌，大前门，红司令，绿司令，哈德门，翠鸟，大翠鸟，熊牌，黄金牌，电灯，埃及人牌，五角牌，马蹄铁，双人头，航船，地球，梅花，大地图，小地图，金星，金板，大御代，桃园

结义，三金钱唛，象牌，潜山舰，汽车，老巴夺烟卷，双莺，保险，
鹦鹉螺，电车，双三点，牧童牌，小鸭，火车，星牌，秋金，狗
牌，瞭望，桃花，蜻蜓，双桃，海陆军，帆船，红雀，金帽，双
马，政府，金花，仙女，蓝炮台，红桥，白狮，金印，蟋蟀，石
榴，鹅牌，眼镜，猎人，梅树，中华国，子鸟，双童，招财，脱
帽，军帽，宣传，大小鸡，美鹰。日本东亚公司的：云龙，蜜蜂，
三三烟，三九字。福星烟公司的：德胜门，大福，太平，三光，
第一关。

此外尚有King Whips香烟和Pandors香烟两种都是英国货。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山西学生联合会抵制英日货委员会印

沪案演讲稿

山西省博物馆张献哲供稿

自 叙

自沪案发生以来，仆服务太原学生联合会，担任讲演一事。自维才浅识陋，言语又短，若讲演于稠人广众之中，何能动听者之心。故于讲演之先，自拟标题有五：（一）警告山西同胞急起援助沪案；（二）吾国对于英、日历来外交之失败；（三）端午节应为御敌救国之纪念日；（四）反抗英、日帝国主义；（五）对英单独宣战之我见。准此标题，日在晋省街衢及文瀛公园，按照次序，轮流讲演。虽暑天炎热，不惮其苦。无如我之意见，只能宣传于省城一隅，我之责任犹有未尽。现为普遍起见，照演稿抄印多份，散给省外各县地方。凡我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见之，如果赞成鄙意，务望振尔臂，奋尔力，捐尔身，输尔财，坚尔心志，竭尔才智，愤而必兴，蹶而后起。勿怠勿惧勿颓勿丧，鼓起敌忾之气，团结卫国之心，以作政府之后盾，而为外交之声援。万一英、日怙恶不悛，率以惨杀我同胞施其高压之手段，则我国与之交涉，自不得不为之决裂。凡我同胞当怀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之决心，纵使血肉相搏，剑铳相接，亦所甘愿而不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曰共和，谁为其主，我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其速起而共拯吾人身家之所托性命之所寄，不可一日离弃而存亡兴废正值一发千钧之间之堂堂神洲中华古国也。此叙。

民国十四年七月七日（即旧历五月十七日），之祯识于太原国

立山西大学。

沪案演稿五种目录

- (一) 警告山西同胞急起援助沪案
- (二) 吾国对于英日历来外交之失败
- (三) 端午节应为御敌救国之纪念日
- (四) 反抗英日帝国主义
- (五) 对英单独宣战之我见

(一) 警告山西同胞急起援助沪案

此次我们学生会游行讲演，却为何事？是为上海租界地内，有日本纺纱工厂一处，其中工人多系吾们中国籍。但是，日人向来对待华工，多不讲人道，以致同一厂内作工，其享受是极不平等的。例如，同一工人作的是同一样事，若是华人则工作时间多，而所得工资少，且少有不到处，轻则任意慢〔漫〕骂，重则鞭棍交加。其虐待情况，实非言之所能尽。近来诸华工，因上海生活程度一日千里的积长增高，每月所得之少数工资实难以养家糊口。因不得已，共同起来向日人再三恳求增加工资。无如日人之视华工，比牛马奴隶而不如。如聋似哑，置诸不理。诸华工以吾们与其作工而饿死，何若坐以待毙之为愈。况离开此厂尚可到他厂去作工，或者可得充足之工资，故大家团结起来，一齐罢工。奈惨无人道之日本鬼子竟视我华夏堂堂同胞连亡国奴而不如，饬令其部下开枪，射死工人数名。余多拘押厂内，不准外出，仍强迫照常作工。此即五月二十九日夜间事也。次日，上海各校学生，愤日人之霸无人道，悯同胞之死于无辜，不期而集会者数万人。一面游行讲演，借唤醒各界同胞，一致起来，与日经济绝交；一面要求政府，急速提出抗议，严重向日本交涉。孰意目无天理公法之英国鬼子，竟助桀为虐，使其如狼似虎之巡捕印奴，射死学

生多人，而带伤者则难计其数。并将死骸用汽车载去，没于江海之中；用水洗去街上血色，以灭痕迹。此等惨剧，为吾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奇辱，亦为英、日实行分灭中国之先声。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非鱼鳖，孰无血性。因斯国内各地学校学生陆续响应起来，作同样之爱国运动，并募款援助上海之可怜工人、被难同学。吾们太原数十余校同学，亦于月之六日，一致罢课，曾作大规模之示威游行，并连续每日沿街讲演。其讲演宗旨，无非唤醒大家一致起来，与英日经济绝交，实行吾爱国运动，以保全吾中国。乃竟有许多不明大体的父老兄弟们咸谓此次学生举动，不及前次应当。前次反抗房税，每家可省大洋若干元，此次患难发自上海，而吾深居内地，以远近亲疏而论之，似与吾等无关也，呜呼噫嘻！此言大错而特错矣。殊不知上海蒙难工人、学生，亦即吾之同胞骨肉手足兄弟也，况彼等舍生杀身，犹为吾山西而死也。何谓为吾山西而死？诸君要知英、日为当今世界富强国家，然煤铁为立国之要素，早为全球人所共认。而英、日国家地方均属小岛，地内煤铁无几，现已采掘一空。而吾山西遍地有煤，铁矿又富，久为世界各国所注目。而英、日两国早已着手经营，在历史上犹有劣迹可考，无如迭次失败，难以到手。近鉴吾国内乱方殷不暇外顾之秋，突用此高压之手段于上海学生、工人，以试吾中国人之硬度为何如耳。如果力软，则必实行分灭中国，先开山西煤铁之富源，增进其富强耳。到那时候，国既云亡，纵有富豪之家亦被搜括一空；则处处有工厂，人人皆工人耳。欲不受英、日人慢〔漫〕骂鞭打〔不〕为英、日人之牛马奴隶，得乎！现上海学生、工人虽死于毒手，犹有全国学生为渠等追悼致祭，游行讲演，作正当对付之举动，并要求政府严重抗议，极力交涉，非达到赔偿惩凶道歉等条件誓不停止。试问国亡之后，遇有此等不幸，何人敢出而为后盾？何人敢出而为之抗议耶？故曰山西人将来惨死于英、日人之手，不及上海人万分之一也。同胞们，何不敢〔赶〕快起来救国么！何不敢

〔赶〕快起来救国么！救国之道：第一、与英日经济绝交。经济绝交就是中国人不买英，日货，而中国货不卖与英、日人。有在英日银行存储款项，请即立时提出。第二，对英日抱不合作主义，不合作主义即中国人不在英日工厂内工作。如中国工厂、学校以及其他机关，若及有英、日人则斥而不用。如教会之内，凡系英日人，则一切拒绝之，不与之来往。第三、各界一致起来，作最大之游行示威，并为政府之后盾，力与交涉，非达到目的，誓不停止。第四、慷慨捐款，汇往上海，以济被难众同胞。以上四项，若能奋勇之前，极力进行，坚持到底，则在此短时期内，定可得最后胜利，不然中国之亡，可立待也。将来人民受英、日人之惨苦，定没过于吾们山西也。大家还不觉悟么！

（二）吾国对于英日历来外交之失败

上海英、日惨杀学生工人经过的情形，国内各地人民进行爱国运动的热烈，以及吾省同胞应当与英、日格外抵抗的原因，昨天已经说过了，兹不再述。而我今天要给大众说的。就是英、日欺侮我们中国，不是近几年才起首，已经多少年了。不仅这一次，已经有许多次了。自前清末年以来。割我土地，得我赔款，害我民命，一日一夜二十四个钟头内，恐怕说也说不完的。我把大概情形，略给大众表一表吧。英国在欧洲最西部，与吾国相距甚远，只以其国小民众，生计艰难，自明末清初，渐次向东南开拓领土，印度适当其冲，为吾国数千年邻邦，历史上很关密切。元时有蒙古人名巴拜尔者，曾建国于其地，是吾国之属邦矣。英人经营多年，至道光二年间，遂并有印度全部。印度产物以米、麦、棉、麻、森林、茶叶为大宗，英人既得其地，则其衣食住三者自无不足之憾矣。而印度孟加拉省又为鸦片产地，英人由海道贩运，流毒我国，日甚一日。清命林则徐赴广东禁之，绝英人互市，焚鸦片二

万余箱。英人以兵攻粤，不克；转扰沿海，进攻南京。清廷乃斥林则徐，与英人和。（一）纳军费、商欠及鸦片赔偿费共二千一百万两；（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港，许英人通商；（三）以香港之主权让与英政府。（尚有五条从略）事乃已。此乃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二年间事也。惟对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概未只字争及，于是华人吸食之者，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后因粤人反对广州通商，粤督叶名琛对外政策欠妥，引起亚罗船拔旗事件。英军乘我不备，攻陷广州，虏名琛去。复与法军同盟，率舰北至天津，陷大沽炮台，京师戒严。清廷派大学士桂良、花沙纳二人到天津开议，结果：（一）于旧五口通商外，增开牛庄、登洲、台湾、潮州、琼州、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又商船得在长江一带航行；（二）赔偿商亏军费各二百万两（英尚有五十四条，法犹有二十四条，从略）。^①此乃天津条约。咸丰七年间事也。这次条约言明，一年之后到天津来，彼此交换。英国政府有意挑衅，当时派了使臣来，兵舰一定要从白河驰赴天津，中国以大沽不便行走，请改由北塘口进。英人不听，遂起冲突，结果彼败我胜，英使逃往上海。后来英、法大举入犯，由北塘入，陷大沽炮台，天津继陷，北京又陷。清帝走热河，圆明园被毁。经俄使力任调停，议决英于原定条约外续增九条（法亦续十条），更辟天津为商埠，许各国派遣公使及领事驻中国，割九龙半岛与英人，又把赔款数目改为八百万（法亦改为八百万）。此乃北京条约，咸丰十年间事也。我们中国南部，原来有三个属国：一个叫做安南，一个叫做缅甸，一个叫做暹罗。这三国土地肥美，物产奇异，历来向中国政府进贡，是我们常听得说的。无如前清季年，政府对于领土概不注意，而外交、军事均极腐败。你想，英人既得印度，又与缅甸接壤，豺狼无厌足之心，焉有不经营之理么。光绪十一

^① 此说有误。应是英为五十六条，法为四十二条。此处史实叙述多有舛误，不一一订正。

年，遂由印度进兵占领缅地。清遣使向英廷抗议，卒无结果，竟成画饼。法亦于光绪十一年灭了安南。及十九年，英、法订立协约，割分老挝之地；暗使暹罗独立，与中国脱离关系。说甚么独立？明明受英、法扰害，为英法之保护国矣。若非其介乎二强之间，则必步安南、缅甸后尘矣。日本在我国之东，太平洋之西北隅，其国小民多，生计艰难，更甚于英国。故其开拓领土之进行，较英更烈。琉球为海中岛国，与日本毗连，世受封于中国，自称为子国，日人以其弱小而远于中国，遂起而经营之，久欲并为已有，恨无时机可乘。同治十年。适琉球人航海遭巨风，飘流至台湾，为生番所掠杀。日本起而诘问。清政府惮交涉，以生番系化外为辞，日本遂派兵至台湾讨生番。政府始起而力争，幸日军不服水土，和议乃成。赏军费及抚恤银五十万两，而琉球遂为日本之属邦矣。至光绪五年，日废琉球王，改其地为冲绳县。古人说的好。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到后来果然闹出朝鲜的事来。朝鲜也是中国的属国。同治年间他的国王李熙年纪尚小，一切政事还是他的生父李显应管理。这李显应是很顽固的，西洋人来求通商，一概拒绝不许，还要杀害外国的教士。西洋人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来与中国政府交涉，你道中国政府如何答复呢？他说是朝鲜的事，我们中国不管。咳！这话岂不说错了么。那有属国闹下事，主国有不负责任的道理呢。日本得了这个消息，趁此机会，设法与朝鲜订立了条约。约中第一条，便明言朝鲜是个独立自主之邦，于是世界各国遂不复认朝鲜为吾国之属国矣。光绪二十年，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告急于我。日本见我国出兵，他亦出兵。会乱党已平，中国请日本撤兵。日本以改革朝鲜内政为辞，乘我不备，突击沉我运兵船，败我陆军于牙山，于是两国遂公布宣战。我海军又被击败于黄海。日军屡胜，由平壤进渡鸭绿江，陷辽东诸州县，又陷旅顺及威海卫，尽燬中国舰队于刘公岛，营口及澎湖群岛相继陷。政府大惊，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专使伊藤博文

会议于马关。经五次之修正，认日本之要求，结媾和条约二十一款。其主要如下：（一）认朝鲜为完全独立自主国。该国向中国修贡献典礼等，自后全行废弛（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澎湖群岛与日。（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二百兆两。（四）除中国现今已开通商口岸之外，为日本新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除汉口至海长江一带，得与英法享同等权利外，自宜昌至重庆，自上海入吴淞江，入运河，至苏州、杭州间之航路，准日本汽船通航。此乃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间事也。马关条约既定之后，俄人以辽东半岛归日，不利于己，因纠合德、法胁日人还我。日人虑力不敌，不得已而从之，而增索军费银三十兆两，以为还地代价。然俄、德、法以有功于我国，咸欲索地为谢。政府不能拒，于是德占胶州湾，法占广州湾，俄租旅顺大连湾，英人亦租威海卫，并租香港对岸九龙地方。各国索租无已。固自开直隶之秦皇岛、江苏之吴淞、福建之三都澳等为商埠，以杜各国之要求。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后，旅顺、大连又为日本续租。越五年为宣统二年，日遂合并朝鲜。迨民国三年，青岛又为日人所占。庚子拳匪乱起，八国联军入华，陷北京，清帝、后西走长安。次年议成：（一）赔偿军费四亿五千万两。（二）派亲王大臣到日本等国谢罪。（三）将大沽一带炮台及天津城垣削平，不准再建。（四）准各国驻兵京城，保护使馆。（五）仇教地方，停试五年。（六）惩办罪魁。此乃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间事也。细究其致乱之由，实由鸦片战后，中国屡次失败。而甲午中日一役，中国海军全军覆没，陆军又大败特败。因斯之故，一般教徒颇有倚恃教力，欺侮平民者。官吏不能持平，遂激成仇教巨案。故虽事关列邦，而致乱之道（导）火线实英、日也。英人既灭印度、缅甸，复从事于西藏。光绪十六年间，灭藏属之哲孟雄地；并收布丹、尼泊尔为保护国，与中藏脱离关系。三十年，又进兵入藏，与藏官私订条约于春丕。其大要者

如下：（一）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二）赔偿军费七百五十万两。是即印藏条约也。袁世凯为大总统时，日本人屡向政府要求条款。其已被承认者，有轻减满、鲜国境关税条约四条，满蒙铁路建筑权五条，及无理要求吾国人民誓不承认有效之二十一条密约是也，由此言之，英、日前后割了我们印度、缅甸、香港、九龙半岛、琉球、台湾、澎湖群岛、朝鲜、哲孟雄、老挝等地，并使暹罗、布丹、尼泊尔等独立，为其保护国。合计面积之大，实不亚于吾汉人所居之十八省，约占原来国土五分之一。而较英、日两国则大三四倍也。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北京条约赔银八百万两，台湾和议赔款五十万两，马关条约赔银二百兆两，归还辽东半岛赔银三十兆两，辛丑条约赔银四亿七千九百五十万两，印藏条约赔款七百五十万两，合计共赔银二百三十兆五亿一千三百五十万两。前后共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镇江、九江、汉口、天津、沙市、重庆、苏州、杭州、长沙、秦皇岛、吴淞、三都澳、亚东、江孜、噶大克等数十余处为商埠。数十年来，英、日由商务上吸去吾国钱财，较诸上项赔款更烈数百倍。此即吾国财政穷乏之最大原因也。胶州湾、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等处，为吾国最良之军商港口，反被英日等国占去，不惟军事、商业上大受损失，且亡国灭族之祸即基于此。鸦片之输入，流毒我全国，竟使开化最早之堂堂神州好像病夫一般，弱种灭族，荡家破产，鬻妻卖子之事，常见不鲜。其祸可谓巨矣。印度、朝鲜被灭之后，受英日之惨杀，受英、日之苛，较诸鸡犬牛马犹不如。且持灭族主义，从政治上进行，以摧残我同胞，其手段毒辣，言之令人痛心。近来，又在上海横行无忌，逢学生便打，逢工人便杀，是英、日人之欺侮我们中国人已达极点了，若再隐忍不言，则豺狼无厌，得寸进尺，吾国之亡可立待也。所以盼望大众赶快一致起来。进行爱国运动，作为政府后盾，严重与之抗议，不达要求目的誓不行。

停止。并盼望大众延长爱国热度。从现在起。力图自强。以期将来收回我领土，交还我租界，归还我赔款，取消种种不平的条约，救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乞大众特别注意焉。

(三)端午节应为御敌救国之纪念日

今天旧历五月初五，是古时候传下来的端午节，俗说今天为五毒日。毒虫伤人，所以家家户户门插蒲艾，酒饮雄黄，就是堵挡毒虫伤人的意思。试问近来英、日两国在上海地方，无故打死我们中国须〔许〕多工人、学生，是不是一种毒虫伤人的举动么？唉，实实在在论起来，比毒虫伤人还要更加百倍利害哩。毒虫伤人是极不常见的，且是一件最小的事，而我们大家还要年年如斯的堵挡他。上海这次惨杀案，是我国外交史上未有之奇耻，显系英、日侵灭中国之初步，伤害我四万万同胞之先兆。大国反置诸脑后，弃之不理。适逢午节。仍旧穿绸挂缎，男的一群，女的一伙，无论老幼均是欢天喜地、扬扬自得的来这文瀛湖边游玩。试问大家是不是朦朦胧胧还在睡梦之中么？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敬请大家一致起来，效今天端午节堵挡毒虫的法子，赶快去堵挡英、日。堵挡的方法，据兄弟看来，即是与之经济绝交。因为英、日两国地小人多，本国每年所出的粮食不得够本国人吃。其素来维持生计，全凭由吾国贩卖原料运往彼国制成货物复运售于吾国，所得利益很是不少。又连购买吾国粮食运往彼国，以供食用。如我们现在大家团结起来，不卖给粮食，不卖给原料，并且不买英、日工厂所制出的货，则不出三年，即可困英、日于东西两大洋之中。我国卜得最后之胜利矣。再者各界同力合作，为我国政府之后盾，严重与之抗议，非达到圆满程度誓不停止。假若英、日抱定其侵略主义，一味顽硬到底毫不让步，吾国政府与之交涉无效，诸军阀又不肯出兵为武力上之援助。到那时候，只有全国

同胞共同起来，组织民众救国军，与之决一死战了。诚能如是，则不枉今天过节吃粽子吃凉糕咧。近事必有远因。大家要知道这粽子凉糕的来历么？昔日战国时候，秦欲灭楚。楚有贤大夫名屈原者，本血性男儿，不忍社稷沦亡，于是振作精神，行救国之运动。无奈楚王昏庸，听信谗臣之言，弃而不用。屈原万般无奈，乃作《离骚》，冀王感悟。后楚王为秦掳去，死于关中。少主继立，复信谗言，谪原于江南。原见楚国将亡，不忍目睹，乃作《渔父》诸篇，以明其志，于五月五日，沉汨罗江而死。后世之人，悯其尽忠而死，爰于每年五月五日，包粽子，蒸凉糕投诸江中，以祭屈原大夫亡魂。北方之人亦有南望而祭者，是以遂演成今天吃粽子吃凉糕之习惯。所以我们大家今天一见粽子凉糕，应当想起昔日屈原来。屈原能为国尽忠而死，难道说我们不能为国尽忠么。所以我说政府若一旦与英、日交涉决裂，见诸战争时，则我们大家奋勇直前，效力疆场，虽胜负谁属未可逆料，而上下一心，定可致胜。俗话说的好，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与其国亡了活着为人牛马、奴隶，倒不如在两军阵前与之战斗遂觉得扬眉吐气，畅快高兴哩！古人有的说，人不怕死，只怕死后无名；若是死后有名，虽死何惧。屈原死了已经两千余年，我们照旧的纪念他，崇拜他，羡慕他，试问有名无名呢？若我们大家效屈原之忠于国家，后世之人一定能照样的纪念我们，崇拜我们，羡慕我们了。真所谓与江河同流，与日月争光者也。故吾曰不幸我们生于外夷侵扰之时，犹幸我们得逢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际遇也。不有元人之南侵，不见文天祥之贤。不有清兵之入关，不显史可法之忠。岳武穆所以能享俎豆于千秋者，以其能御外侮也。木兰女得垂芳名于百世者，以其能从戎也。由斯言之，则大家不是当特别勉力么。我的话前后总括起来，可简单再说一遍。大家要知道，今天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堵挡毒虫伤人之日，即是壮士奋勇救国之日，并不是大家吃好的穿好的高高兴兴到这文瀛湖边游玩之日。大家须该醒悟了

吧，大家须该知道了吧。既醒悟了，既知道了，那么大家就当一致对外，奋力救国罢！

（四）反抗英日帝国主义

自沪案发生以来，我对于英、日非常愤怒，除加入公共团体进英、日行爱国运动外，而我各〔个〕人单独所进行的约有四事：一、誓不买货。二、与英、日人断绝来往。三、预备投身学生军。四、向大家讲演。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反抗帝国主义。我这反抗帝国主义的讲题，本是预备昨天讲演的，因为昨天下雨，未能出来，所以没讲。幸而今天与大家在此相遇，不防〔妨〕将我昨天欲说的话，今天为大家说说吧。昨天七月三日，不是普普通通的日子，是一个特别特别反抗帝国主义的大纪念日。因为民国六年间，有长江巡阅使张勋领兵占住京都，逼走总统黎元洪，要保逊帝宣统复位，各省人民群起反对。临时执政段祺瑞虽辞国务总理，尤为愤激，即于是日在马厂誓师，杀进京城，战败张勋，推倒复辟，再造共和。国人以其反抗帝国主义有功，所以年年于七月三日这天纪念。而纪念之用意，即示吾人，凡遇有持帝国主义者，即应起而反抗之。试问英、日两国是何等的国家？且沪案之发生，发生于资本家虐待劳工，继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处横行无忌，打死吾国同胞无算。平心论之，是不是帝国主义么？诸君呀！确系帝国主义，而毫无疑问的。且英、日之帝国主义较张勋之帝国主义，其利害毒恶不只是大一倍两倍，实在是大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而不止的。张勋帝国主义不过略有贵贱阶级满汉分别而已，而英、日帝国主义则是分我中国，取我土地，灭我种族，要我性命的。由斯言之，张祺帝国主义既小且微，我们大家还要起来反抗他，难道说英、日帝国主义既大且毒，岂可置之不理么？所以我说非大家起来反抗不可的，非起来积极反抗不可的。民国六年，我们起来一反抗，

在野之段祺瑞即应声出来，替我们效力办事，结果推倒张勋帝国主义。现在段祺瑞还在，且升为执政，军政各权操之他手，难道说不能替我们效力办事么？我知道他一定能替我们效力办事的。只要我们能一致起来，始终坚决反抗英、日帝国主义，我敢断定我们中国将来必能得最后之胜利的。大家若不信，试看近来日人消形缩影，大告退步而特告退步，且希望纱厂案件先行单独解决。英人亦不似以前之强硬顽固，在广州已有不欲中国开战之表示。其他各国公使出任调停，与吾国外交界诸公数次接洽，交换意见，行将开议。吾国政府所提出要求之十三条，其一至五各条，大有可即办到之希望。其所以变化若斯之速者，实系吾国各地各界同胞反抗之热烈，与吾国政府交涉之出力也。所以我说昨天是反抗张勋帝国主义的纪念日，而现在是反抗英、日帝国主义之纪念日也。深望大家努力直前，作为政府之后盾，不达到目的，誓不停止的。

（五）对英单独宣战之我见

此次沪案之发生，其最初原因是为上海日纱厂内华工要求加薪，与厂主言语冲突，日人遂开枪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等，并拘迫其余工人照常作工。本与英国是毫无关系的。次日上海各校学生游行讲演，起而干涉，是反抗日也，并非反抗英也。奈英人事不关己而强行加入，即令其如狼似虎之巡捕开枪打死学生多名，而带伤者无算焉。不仅此也，又变本加厉相继在汉口，九江、广州、香港、重庆等处横行无忌，计打死我国同胞有数百之多。是英人之有意欺我，而我想避之，亦避不及矣。且其凶恶狠毒，较诸日人又不啻倍蓰焉。凡事宜权轻重，又宜审时量力，君子见机而作，此为无上妙策。故吾日以英、日之欺辱吾国论之，则日轻而英重。以吾国现下之情势论之，则国贫而兵弱。若不幸交涉决

裂，为时势所迫不得不诉之以武力，则惟有放弃日本，对英单独宣战一途耳。况日人自英肇事之后，即深悔于中，近来消形缩影大告让步而特告让步，且请纱厂案件，先行单独解决。据连日各报载，日登入于吾国工会所提出之七条要求，除二、五两条尚未完全承认外，其余各条已照数容纳，是中、日之纠纷不难于短时间内告结束也。故吾深希吾国同胞，放大眼光，暂勿积极排斥日本，宜积极单独对英也。至单独对英具体办法之初步，仍希吾国外交诸公继续提出抗议，严重交涉，苟有圆满解决之方法。吾又何必妄启衅端，甘为戎首耶。若英人一味桀傲不驯，竟至交涉决裂之时，则惟有上下一心，全国一致，下最后之决心，与之一赌胜负耳。吾国纵无完全之海陆军及精良之器械，以与英战，然赖有激昂慷慨之义气，必能拼命于疆场。故与其不战而亡，究不如一战而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背城借一，虽败犹荣。德人有言曰，战争者，权利也，义务也，希望维持现状者即所以致亡也。况我与英战，英有可败者数，而我有可胜者亦数也。今姑为吾同胞约略言之，师直为壮，屈为老。英以强暴，我以公理，是我直彼屈，此英败而我胜之点一也，以逸待劳，以守待攻，彼远涉重洋先劳其师，我地势熟悉，要害深知，主客与异势，胜负岂待卜筮。此英败我胜之点二也。得知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英惟恃强权，亲戚殆将离叛（英国劳动界曾大伸正义，反抗帝国主义，表同情于吾国）。我坚持公理，天下定多援助。此英败而我胜之点三也。再者，英人如此横暴，实不知正义人道为何物，今日施于吾国者，安知异日不施于他国乎。吾今为拥护正义人道而牺牲一切，则世界各国对此人类之公敌，纵不我助，亦必严守中立，绝不肯助桀为虐也。英本非陆军之国，一旦与……（下缺）

张敬尧在天津的地产

吕万和辑

【辑者按】：张敬尧(1880—1933)，字勋臣，安徽霍邱县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历任标统、团长、旅长、师长等。1918年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20年6月被驱走。1925年任张宗昌之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任安国军第二方面军团副司令。1928年兵败后曾一度被蒋介石政府“通缉”，1930年取消“通缉”，被任为“讨逆军前敌招抚使”。1933年5月8日被国民党军统刺杀于北京。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十四页所辑资料说：“霍邱张敬尧……拥地七、八万亩”。下列档案材料说明，张敬尧所占土地远不止此数。他在其家乡安徽霍邱、颍上两县占地四万余亩，在天津县小站地区以“勋记公司”名义占有土地四万三千余亩，在静海县的新海、潮宗桥、上吉林一带又以“勋记公司”名义占有碱荒地五千九百顷(合五十九万亩)。以上三处共达六十七万余亩，是一个广占土地的大地主。

(一) 姚汉生呈报张敬尧田产的呈文

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日 ①

为奉令呈报庆余堂所营张敬尧之百忍堂、敬霖堂旗逆等产，并所欠债款前后二万五千元请为备案扣还，及十八年查封未启之地亩现有捏名变卖情事，殊难负责，例应收回，拨地作价，扣偿债权或援案收回，仍令按其三年期满字据，继令承包，届冬租金交县，恳请备案由。

① 此件录自原国民党天津县政府档案，津县知284卷。

窃生于四月二十六日奉到官产处及县政府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第六十八号印传通知，令将庆余堂所管张敬尧名下曾于十八年业被查封，迄未奉令发还启封之百忍堂、敬霖堂旗逆等产分别呈报，以便处理扣偿等情。查庆余堂前于张敬尧生前欠有债款二万五千元，经其亲笔签字盖章，立有交管包租及押款字据，故于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由庆余堂正式接管有案。今奉通知，自当遵谕分别附单呈报。倘遵：二十二年秋季安徽霍邱、颍上两县其家乡地亩四百余顷，曾于民国十八年阴历二月十八日同时与天津县之地亩查封在案。复于去秋，霍邱、颍上，因其附逆，危害民国，呈报财政厅，除将其所欠债款十八万元，拨地作价，代其清偿外，余地均行收为县有。今天津县亦未奉令启封发还，例应援案呈报，将所欠庆余堂二万五千元拨地作价，清偿债款。其余地亩约值五十余万元，收回归县，俾作救急事项，以济时艰。再，查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张宅布告内云：已将白洋淀、西官地、小徐家洼、西堼、万长港、白沙头等六处，计地二百余顷，言明每亩价洋三元，卖于鹤姓等情。然以租约未解，债权未偿，捏名变卖，似恐没收，以掩众目，强迫占据，尚有布告为证。惟前天津县查封呈报时均有定数，今庆余堂虽属债权包管，然此地经县查封有数，今租限未满，遽被捏姓变卖，倘一旦查文，数目遽少，责无旁贷，理合恳请转呈援案收回，拨地作价，扣回债款，并于此期内预为布告中唐小站民众周知，无论何人，不得擅自买卖租兑查封未启之旗逆等产，以资办理，而维债权。伏乞钧鉴，批示祗遵。

谨呈

天津县政府县长陈

具呈人庆余堂地亩管理处经理姚汉生谨呈

【编者按】此件指明：①张敬尧在其家乡占地四百余顷。②以“庆余堂”（即“勋记公司”名义）在小站一带所占土地约值五十多万元。③另以“百忍堂”、“敬霖堂”等名义占有财产。具呈人姚汉生，其父

姚善亭，系张敬尧部下。此呈文递上后，时天津县政府于八月间出布告称：“勋记公司”房屋田产，未经启封，不得擅行买卖。张敬尧的家属张贾敬兰等则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姚善亭父子伪造文据，经法院判决姚汉生败诉。（见下件）

（二）张敬尧田产争讼书^①（摘录）

被告 姚善亭：即姚宝苍，男，46岁，
江苏人，住特区福州路三条胡同十四号，经租人。

姚汉生：男，年三十岁，籍住同。所在不明。

犯罚事实

缘被告姚善亭曾在已故军官张敬尧部下充差。张敬尧原在小站地方置有荒地数百顷，派人开垦经租，设立勋记公司账房，每年所得除开支外，约八、九千元。去年废【历】三月十六日，张敬尧嫌前派之人办理不善，改派姚善亭为全权代表赴小站□□勋记公司经理，更换租约及用人等事。当令姚善亭之子被告姚汉生代笔书立委派字据一纸，经张敬尧签名盖章为凭。……同前四月中旬，张敬尧在北平被刺身死，其家仅由嫡妻张敬贤（即张万氏）主事，长妾张贾敬兰辅佐之，并无当事之男丁。被告父子利用张敬尧既死，主事之张敬贤不知底蕴，又系妇女不识文字可欺，遂思霸占经租地亩。于是年六月下旬，令姚汉生在所持委派经租字据切切二字后之空白处，私行添载“并年终净交四千元，准其自行包租三年”等字样，并愚弄张敬贤更出办理其夫善后借款六千五百元之借据，及“以该借款为押租，由姚善亭代还”之字样各乙纸，均系姚汉生一人代书。是后，即将经租改为包租，更易庆

^① 此件系1934年6月23日，河北省天津地方法院对姚善亭父子的起诉书及7月28日判决书，均于同年8月2日载于天津《大公报》。

余堂管理处图书，年终仅交租洋五千三百余元。适去年底，张敬贤亦因病亡故，家事遂由张贾敬兰及其女张继侠主持，……状诉被告等侵占变造文书、伪造印章及诬告等情，侦悉前情，认为应行起诉。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地方法院法字第九〇三号布告，判姚善亭行使变造文书，处有期徒刑五月，被告未经拘押，毋庸折抵，委任书据变造部分没收。姚汉生停止审判程序。

【编者按】此件指明：张敬尧在小站地区地租净收入每年约八、九千元。法院公布判决书后，张贾敬兰即据以呈请天津县政府取消关于“严禁盗卖张敬尧田产”的布告（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四五号布告）。九月二十六日，勋记公司经租人王子明则呈请愿以一千元充作县公安局经费为条件，请求派警察护秋并准其收租。十二月二十日张贾敬兰又呈请“发还田产”。（见下件）

(三)张贾敬兰呈请发还田产的呈文^①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为证明取消通缉，恳请转呈发还田产由”。“呈为证明取消通缉，恳请转呈发还田产，□□□□□□□□□尧生前置有天津县属小站荒地数段，设立勋记公司，派人经垦，招佃收租，历经有年。只因民国十八年，有安徽省同乡马祥雅，以其兄马祥斌前被张宗昌杀害，疑系氏夫唆使，遂怀怨忿。以政治嫌疑而控氏夫于安徽省政府，呈请国府通缉，并由内政部转饬河北省民政厅将小站田产查封，经厅饬令钩县遵照，而钩县正在查办，未及实行间，适于十九年八月三日，氏夫奉有取消通缉明文，并于是在八月十四日奉蒋总司令委充讨逆军前敌招抚使。氏夫即于是在十月致钩县长艳电一件，声述通缉业经取消，并派喻锦涛前赴小站经管田租，请为查照保护。因此，自十九年以迄今年夏间，所有小站田

① 此件录自原国民党天津县政府档案津县知284卷。

产完全属于氏家管业，并无问题。不意于今年秋间，因姚善亭与经管收租人王子明以争管经租权而起讼端，姚善亭以伪造氏家文件败诉，被处徒刑。姚善亭忿无泄，乃借词氏家小站田产系属查封之逆产，现将盗卖而呈控于钧县。于是，钧县为慎重公令起见，即依照十八年原案于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示布告，内开：此项田产在未奉令启封发还以前，不得私擅买卖，仰各周知等因。

查氏家小站田产虽于十八年曾有一度查封之令，但未实行，不久即有取消通缉明文。此项明文，氏夫在日当然存有底稿，惟自上年氏夫惨于北平仓卒遇害身死后，家人奔播迁徙，主事无人，所有文字，多已零失。此案原文虽一时无从寻觅抄呈，而氏夫生前既已指明确于十九年八月三日取消通缉并有致钧县艳电一件，当非私人空口无据所能云。而况有年月可凭，政府岂能无案可稽？一经按照查检，不难得其详细。况再进一步证之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蒋总司令之委任令，更可见氏夫生前之通缉实属确已取消。盖揆察事理，必通缉取消而后方可任以官职，否则万无有尚在通缉之人而政府遽以职务委任之理。煌煌委令，力足证明。

且不但此也，复查国府所颁二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大赦条例第一条内载：凡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政治犯均赦免之。又第二条内载：因政治被通缉者视为政治犯。据此条例而言，是氏夫生前之通缉，纵不必有八月三日取消之明文与蒋总司令之委任之两项证明，只依此条例论之，亦当在取消通缉与赦免之列。

……（以下四行文字与土地占有无关，从略——辑者）

现在，氏家仅有氏与弱女继侠一人，既乏成丁之子，又鲜可靠之亲。奸人窥觊，时思倾害。加自氏夫故后，积蓄早已一空，

经济又无来路，困苦艰难已达极点，所恃尚可以糊口者仅此田产一项。而此项田产，虽总数号称四百余顷，但荒地居多，已经垦熟者尚不过半，除开销歉短，每年所收，只有三四千元，区区之数，维持一门生活，已感拮据。今遽并此而停之，是无异扼氏家之吭而断氏家之食。

徬徨瞻顾，愁虑倍增。倘长此迁延莫决，在氏家不生不死，势必有饿莩之虞。而案件久悬，恐亦非公家慎重公令之初意。况国家近来政尚宽大，所有因犯政治嫌疑者无不网开三面，既往不追。即便氏夫生前偶有错失，绝非元恶大恶，当此人已云亡，亦可曲加原宥，不罪妻孥，以副先总理扶贫济弱之怀，而符党国一视同仁之意，为此不避忌讳，冒昧泣陈，伏乞县长怜念氏门孤寡，特沛鸿慈，慨施衿恤，俯赐加具按语，转请民政厅呈部鉴核，准予启封，发还氏家所有小站田产，俾便管业收租，以维全家生命而保原有产权，则此后有生之日，无非戴德之年矣。

再，此项田产，前本由氏家派有专人经管收租，适姚【善】亭与王子明二人因争经管收租而起讼端，□□□□□□□□，此为另一问题，与此启封发还无涉，倘蒙准予启封发还，□□□□业权仍属氏家，与该二人均无关系。其后经租应用何人，由氏家另行委派。惟是对于县属学警各款，自当尽力捐助，合并附陈。除分呈民政厅外，所有证明氏夫生前通缉确已取消，恳请转呈核准启封发还小站田产各缘由，并连同影印委任状备文具呈恳请鉴核训示施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天津县县长陈。

附呈影印委任令一份

具呈人张贾敬兰

女，四十七岁，安徽霍邱县张家楼村人。现住天津英租界伦敦道萃耕里一号。

【辑者按】此件除说明了勋记公司田产情况外，还提供了蒋介石上台后与北洋军阀合流的情况。此件呈上后，原天津县政府命令公安局查明张敬尧田产情况上报。（见下件）

（四）查复张敬尧在小站田产的签呈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①

为遵令查覆张敬尧遗产地亩数目、坐落村名、佃户姓名，以及张姓有盗卖各情形由。

“案奉钧府天字第五〇四〇号训令内开：

为训令事：查张敬尧坐落小站一带地方田产，曾于民国十八年间奉河北省民政厅转奉内政部令饬查封造册呈报在案。嗣因奉令覆查暨张敬尧以招抚司令名义，电请发还，致该地租款，迄尚悬搁，未经收取。照据姚汉生以此项田产因债务关系已于二十二年三月间经伊庆余堂接管，讵张姓私将白洋淀、西官地、小徐家洼、西堼、万长港、白沙头等六处计地二百余顷卖与鹤姓，呈请将张姓所欠庆余堂债款二万五千元拨地作价清债，其余地亩约值五十多万元，收回为公；并据张敬尧遗族张贾敬兰委托经收租人王子明，先后呈请姚汉生意图霸产，在未解决前，请准由张姓收取租款各等情。兹经呈奉民政厅转奉内政部令县查覆，并以本案地亩在未经呈覆转部以前，不但不能由县有何处分，而且不能准该遗族及原经租人有所干与等因。即经传讯王子明，不认张姓有盗卖白洋淀等六处地亩情事，并称张敬尧坐落小站一带田产，实计四百三十顷余，当饬开具清单一纸呈案，合行抄同十八年查封地亩清册，令仰该局长遵照，迅速遴派委员，带同王子明前往确查地亩数目、坐落村名、佃户姓名以及张姓有无盗卖情事，并估计全部地亩现时是否价值五六十万元，另造详册，据实呈候核夺，毋稍徇隐干咎，切切此令。计抄发清册一本。□□□，等因奉此。

① 此件录自原国民党天津县政府档案津县知第284卷。

遵即派本局教练员王志昆，会同第七区分局局长韩际□带□□□□□〔托经收租〕人王子明，前往实地勘查去后，兹据该教练员分局长等【报称】：“查张敬尧田产坐落小站暨第五区分局辖境中唐村、霍家甸等□□□，又一部分坐落沧县境内。自本月十三日，教练员等带同前勋记公司经理王子明，前往中唐村、孙家甸、张家【长】港子、小猪圈等地方，集合庄头张庆山、李朋云，分向各处履勘，并招集该处村民代表魏文玉等，通知各佃户，实行调查。计查孙家甸子一段园田稻田共二十七顷二十五田余，村庄、沟河、道路约占六顷五十亩；又查张长港子一段稻田十六顷九十九亩余，苇洼一段约六顷余，荒地约十七顷余，村庄、道路、河沟约四顷五十余亩；十四日，复带同王子明前往中唐村附近张家大洼、小芦洼、狼窝、十三顷、白洋淀、西官地、小徐家洼、万长港、旱草洼、薛家堼等地方，集合庄头张庆山、李朋云，分向各处绕视一周，随即折回中唐村，招集村长贾玉魁及各佃户，集中该村，分别调查。计查张家大洼一段，稻田十一顷三十四亩，荒地约三顷七十余亩、村庄、沟河、道路约占八十余亩；小芦洼一段，稻田十三顷零四亩余，荒地约四顷余，村庄、沟河、道路约占一顷余；狼窝一段，稻田七顷一十九亩余，荒地约十顷余，沟河、道路约占六顷余；十三顷一段，稻田九顷四十五亩余，荒地约十顷余、村庄、沟河，道路约占三顷余；西官地一段，稻田五顷八十二亩余，荒地约八十五顷六十亩，沟河，道路约占四顷五十亩；白洋淀一段，荒草洼淀约有三十七顷余；小徐家洼一段，荒草洼约二十二顷；万长港一段，荒草洼约有二十三顷；旱草洼一段，荒草洼约有八顷；薛家堼一段，荒草洼约有六顷。十五日，复带同王子明，前往前后翟家甸、西堼、大芦庄、北双闸、十三顷等地方，带同庄头张桐分向各处履勘，□□□□家甸及大芦庄，招集村长、村副周凤岐等集合各佃户分别调查，计【前后翟家】甸一般，园田稻田共九顷三十余亩，村庄、沟河、道路约□□□□□

□□□□□□，【西堼一段】旱田共二十二顷零九亩余，荒地约一顷三十八亩余，沟河、道路约占十五顷余；【大芦庄】一段，园田稻田共十三顷四十七亩余，村庄、沟河、道路约占四顷余；北双闸十三顷一段旱草洼约十三顷余，以上共十六处园田、稻田统计一百三十五顷九十八亩余，苇洼一段约六顷余，荒草洼淀共二百四十顷零六十八亩余，村庄、沟河、道路共占四十六顷七十余亩，综核园田，荒熟洼淀村庄沟河道路等统共四百二十九顷三十六亩余。以上所有园田稻田，均由各村庄头先后分别开具坐落地点、佃户名姓、地亩数目，已经教练员等按名质对相符。复询诸地亩来源，据各村村长、村副等均称于前数年在小站勋记公司内，承领佃种，辟荒承熟，每年按季与该公司纳租，每亩租价一、二元不等。

至民国十九年，经张敬尧遗族张贾敬兰，次女张继侠等将坐落前后翟家甸、西堼、大芦庄等三处园田，包租与翟家甸村副李玉山、张万银，租期七年，每年包租洋二千二百元，其余各处佃户，每年租款仍向小站勋记公司纳租。迨至民国二十二年春季，小站勋记公司改为小站庆余堂地亩管理处管理，所有各处地租，亦均归庆余堂收纳，此外尚有荒草洼淀数处，如张长港子苇洼、白洋淀洼淀共两处，经中唐村村副刘恩潭、村民薛玉山等，先后分别定期承租。北闸十三顷一处，系张敬尧生前，于民国十八春间，抵押于咸水沽明久堂管业，转租于翟家甸村正冯德明，每年租价洋四百元。其余荒草洼淀，位居下游地带，加以连年荒旱，承租乏人，故仍为勋记公司及庆余堂先后自行管理。

饬查张姓有无私将白洋淀、西官地、小徐家洼□□□□□□长港、西堼、白沙头等六处，计共地二百余顷，卖与鹤姓，□□□□□□□□□□□□该庄头及各村长佃户等，证明并无卖与鹤姓情事，惟□□□□□□□□□□□□最前任经理朱永魁之妻朱陈氏承租。当经王子明电召朱陈氏来站，□□□问。据朱陈氏声

称：“白沙头海水地一段，约有三百八十九顷，原业主闻系葛沽张李氏。民国七年，氏夫即任小站勋记公司经理。至十一年冬季奉地东张敬尧函称，购得白沙头海水地一段，当时无款拨付，经氏夫朱永魁，暂措借洋四千六百元代付，嗣后张敬尧遗族无法偿还，此款经张万敬贤、张贾敬兰、张继侠等，以氏夫病故，身后萧条，嘱将白沙头租款每年一百二十元，作为抵补买白沙头借款利息，迄至于今。”以上各情，均有相当证据。至张姓将白沙头海水地一处盗卖一节，并无其事各等语。

复查张敬尧所有田产上下不等，按现在价额估计，全部平均约值洋三十余万元左右。除将查勘事实，取县各村庄头暨村长副等甘结十份证明外，理合造具张敬尧田产现有数目及佃户姓名清册一份，表一纸，一并汇呈鉴核。附清册一份、表一分、甘结十份，等情。据此，查核无异，理合检同清册一份，表一纸，甘结十份，一并呈请鉴核施行。谨呈县长陈

附呈送清册一份、表一纸、甘结十份。

天津县公安局局长白伦壁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五）张敬尧在小站所占地亩的包租额^①

谨将查封张敬尧勋记公司地亩坐落、租户姓名、亩数、租额等项造册，呈请鉴核。

计开

（一）前后翟家甸园田地每亩租价二元。（佃户姓名及亩数均从略，下同——辑者）

^① 摘自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天津县政府致县公安局天字5040号训令所附民国十八年查封张敬尧田产清册。

- (二) 前后翟家甸园田地每亩租价一元七角。
- (三) 前后翟家甸旱地每亩租洋八角。
- (四) 大芦庄园田地每亩租价二元。
- (五) 大芦庄稻田地每亩租价一元七角。
- (六) 张家大洼甲字稻地租价两元。
- (七) 小芦洼乙字稻地租价一元八角。
- (八) 张长港乙字稻地租价一元八角。
- (九) 张长港南头为丙字稻地，地价【每亩】一元六角。
- (十) 狼窝稻地丙字，地价每亩一元六角。
- (十一) 十三顷丙字稻地，地租【每亩】壹元陆角。
- (十二) 孙家淀稻地甲字，地租【每亩】二元。
- (十三) 张长港东边乙字稻地，地租每亩洋壹元八角。
- (十四) 小猪圈稻地乙字地，每亩壹元捌角。

荣庆堂永租荒草洼等处地租例：

西官地、万长港子、小徐家洼、旱草汙字四处共一百一十顷，原租九百元，民国十五年起每年加租五十元，本年应交租一千一百五十元。

(六) 张敬尧在天津小站地区的土地

分布及佃户数字①

【编者按】此件说明：张敬尧的“勋记公司”，在小站地区共占有园田稻地共一百三十五顷九十七亩九分三厘六毫；苇洼六顷；荒草洼淀共二百四十顷零六十八亩，村庄河沟道路共占四十六顷七十亩。总共四百二十九顷三十五亩九分三厘六毫。其名为“公司”，实则包租分佃，坐食地租，属于封建剥削。其经收地租人则进行中间剥削。它所占有的四万三千余亩土地，被分割成三百九十多块出租，共有佃户三百六十

① 据《佃户姓名清册》摘编，田亩细数与第四件“签呈”微有出入。

九户。其中少数大佃户租地一、二百亩（很可能是二地主或佃富农），多数佃户租地不足十亩，极贫苦者租地只有几分。（见下表）

地 点	土 地 面 积	佃户数字
孙家甸子	熟地二十七顷二十五亩六分	袁金荣等六十户
张长港子	熟地十六顷九十九亩二分二厘苇草地六顷余荒草洼十七顷	张景山等三十五户
白洋淀	荒草洼约三十七顷	
张家大洼	熟地十一顷三十四亩一分三厘荒地三顷七十余亩	张富有等二十七户
小芦洼	熟地十三顷零四亩七分五厘荒地约四顷余	刘培生等三十三户
狼 窝	熟地七顷一十九亩五分荒地约十顷余	孙富荣等十七户
十三顷	熟地五顷八十二亩一分三厘荒草洼约八十五顷六十亩余	田嘉祥等二十八户
小徐家洼	荒草洼约二十二顷	
万长港	荒草洼约二十三顷	
旱草洼	荒草洼约八顷	
薛家堼	荒草洼约六顷	
前后翟家甸	熟地九顷三十亩三分四厘	周凤岐等四十八户
西 墓	熟地二十二顷零九亩五分八厘四荒地三十八亩草洼一顷余	周凤起等四十七户
大芦庄子	熟地十三顷四十七亩六分四厘二	郭长安等七十四户
河北十三顷	旱草洼约十三顷	

(七) 前后翟家甸佃户租地状况(“勋记公司”)

土地分割出租示例)①

周凤岐	一顷一十七亩八分六	李长发	七亩□□
张 奎	七分	王国三	六亩三分
吴凤林	十二亩七分八厘	王金荣	七亩□□
杨凤玉	□□□□□□□	李 典	二亩六分七
李占奎	三亩零九	张 启	三亩三分
		周文盛	四亩一分五

① 摘自《佃户姓名清册》。

朱槐启	四亩八分	韩绍森	二十一亩五分
朱槐发	十亩零一分九	程光河	六亩九分八
朱槐金	二亩六分九	沈庆奎	四亩九分六
刘富有	四十七亩六分一	商子兰	十二亩五分三
房玉臣	一亩三分五	李庆禄	十三亩
李玉山	九亩四分九	王玉春	十九亩四分二
马长元	三亩	冯德明	七十亩零一分
高延举	六亩四分五	冯德贵	三十亩零九分六
卢富春	五亩九分二	冯德全	七亩五分四
韩宝树	三十三亩五分三	赵文有	六分
刘振东	七十二亩六分八	张大印	六分六厘
刘宝富	三十一亩四分	张连城	一亩五分
张宝年	三十一亩五分	王培珍	二亩□□□□
刘长春	十二亩八分	薛景春	三亩
刘长立	十一亩二分八	刘宝发	□□□□□
刘宝善	四亩六分九	刘德发	四十七亩六分一
张义	二十亩零五分三	程光水	□□□□□□
遵义堂	一顷九十一亩八分九	陈兆泉	二亩六分
		张振卿	五亩四分

以上共计熟地九顷三十亩三分四厘，佃户四十八户。

(八)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后张敬尧小站

田产之转移情况^①

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张继侠曾以“小站祖遗稻田431顷”“被日寇威逼强购”，呈请国民党政府发还。对此，河北垦业农场小站农区对张敬尧田产在天津沦陷期间之转移情况作

^① 摘自国民党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档案，1946年，第95卷。

了调查，其调查报告略称：“此田系前充湖南督军张敬尧之产，以敬业堂勋记公司出名购置。……民国二十五年间，河北省官立清理遗产处委员会对张之产业均经没收管理在案。……后来，遗产处经萧^①盖^②二人私自改为“逆产处”，事为宋哲元^③查觉，饬令解除，并令将张家之地一律发还，……延三缓四，对地仍未发还。……日寇进入天津以后，敬霖堂因不甘心，遂由张敬尧之太太委托天津大汉奸谢龙阁代为设法索取契纸，以便出卖或管理。谢转托日本宪兵队朱下大队长派人将盖宗谋捕入宪兵队扣留，……将各地契在盖宗谋家中搜出。二十八年，由谢等经手将此地四百三十一顷一并卖与宽怀堂^④经营。敬霖堂共得地价三十七万五千元。不过，谢等代办此事，……是否不知此数，无从查知。……”

【编者按】此件说明：张敬尧这批田产，在抗日战争以前并未得发还。日寇侵入华北以后，其家属勾结汉奸，作价盗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日寇投降后，又被国民党农林部垦业农场所接收。

(九)建生堂为永佃勋记公司的呈文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⑤

查公民等于本年四月一日以建生堂名义永佃到勋记公司所有座落天津静海、新海、潮宗桥、上吉林一带碱荒地共计五千九百顷，经于四月十二日委托律师刘蓬瀛代表登载天津《民国日报》声明在案。现值春耕播种之期，拟即于钩治小站镇组设办事处，经理放租浚渠并督饬耕作等事。惟该处曾经沦陷，今尚萑苻未靖，实有赖官厅保持协助，方易推行无阻。为此检同原声明报纸一份，具文呈请鉴核批示，并准予在小站地区由钩府张帖布告晓喻居民，

① 萧振瀛，天津市长。

② 盖宗谋，遗产处处长。

③ 宋哲元，时为河北省长。

④ 宽怀堂，日本藤井公司之化名。

⑤ 此件录自原天津县政府档案津县田649卷

俾众周知，实为德便。谨呈

天津县县长刘

附呈天津《民国日报》启事一纸

具呈人建生堂代表

任晓民

于介中

安士元

住址：本市第一区华中路十一号

附一：天津县政府布告（秘字第471号）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八日

（实贴小站）

案据建生堂呈：为前于本年四月一日永佃到勋记公司所有座落天津静海、新海、潮宗桥、上吉林一带碱荒地共计五千九百顷，业经登报声明，并拟于小站组设办事处，经理放租浚渠等事，请出示保护等情到府。事关发展农业，应准所请，除批示外，合行布告，仰尔民众一体周知，此布。

附二：律师刘蓬瀛代表建生堂声明永佃权公告^①

查勋记公司所有天津静海、新海、潮宗桥、上吉林一带碱荒地共计五千九百顷已经勋记公司财产继承人张继侠、张钟继芳等设定永佃权，与建生堂名下永远佃用，双方签订契约，即日发生效力。如对于该项碱荒有权力者希三日内通知，否则建生堂概不负责，特此公告。

事务所：天津迪化道（旧宫岛街）
三十八号。（电话2.7204，2.3219）
北平大兴县胡同二十七号。
(电话：4.1378)

^① 此件载于1946年4月22日天津《民国日报》。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4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3

新民市药材

新民市药材公司

3038/27

近代史资料

总49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74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9,800册

统一书号：11190·101 定价：0.82元